

110
110.45
35

俄 羅 斯 水 兵

索 洛 維 約 夫 著 逸 塵 譯

華 北 軍 區 政 治 部 翻 印

一 九 四 八 年 七 月



3 1772 6688 3

目錄次

軍醫陰溝邊談	一
作客事寺	二
在途中	三
到前途去	四
策賦文戰鬥	五
在轉盤中	六
從西東轉盤寫發卷「機	七
朋義	八
朋義	九
朋義	十
朋義	十一
朋義	十二
朋義	十三
朋義	十四
朋義	十五
朋義	十六
朋義	十七
朋義	十八
朋義	十九
朋義	二十
朋義	二十一
朋義	二十二
朋義	二十三
朋義	二十四
朋義	二十五
朋義	二十六
朋義	二十七
朋義	二十八
朋義	二十九
朋義	三十
朋義	三十一
朋義	三十二
朋義	三十三
朋義	三十四
朋義	三十五
朋義	三十六
朋義	三十七
朋義	三十八
朋義	三十九
朋義	四十
朋義	四十一
朋義	四十二
朋義	四十三
朋義	四十四
朋義	四十五
朋義	四十六
朋義	四十七
朋義	四十八
朋義	四十九
朋義	五十
朋義	五十一
朋義	五十二
朋義	五十三
朋義	五十四
朋義	五十五
朋義	五十六
朋義	五十七
朋義	五十八
朋義	五十九
朋義	六十
朋義	六十一
朋義	六十二
朋義	六十三
朋義	六十四
朋義	六十五
朋義	六十六
朋義	六十七
朋義	六十八
朋義	六十九
朋義	七十
朋義	七十一
朋義	七十二
朋義	七十三
朋義	七十四
朋義	七十五
朋義	七十六
朋義	七十七
朋義	七十八
朋義	七十九
朋義	八十
朋義	八十一
朋義	八十二
朋義	八十三
朋義	八十四
朋義	八十五
朋義	八十六
朋義	八十七
朋義	八十八
朋義	八十九
朋義	九十
朋義	九十一
朋義	九十二
朋義	九十三
朋義	九十四
朋義	九十五
朋義	九十六
朋義	九十七
朋義	九十八
朋義	九十九
朋義	一百

夜間.....	七四
偵察.....	八〇
棕色王子.....	八六
鐵錘害了他.....	九四
軍事計謀.....	九九
襲擊.....	一〇四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底功績.....	一〇八
我們軍隊開始進攻了.....	一一二
宣誓.....	一一四
好朋友.....	一九
考驗.....	二四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的罪行.....	三二
最後一夜.....	三八
瑪露霞的被難.....	四二
劊子手們逃跑了！.....	四五
在渡口.....	四九
不平衡的戰鬥.....	五四
伊萬·尼古林名垂不朽.....	五九
前進，到西方去！.....	六六

軍醫院裏

海軍醫院底總醫生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安古金諾夫，在每次診視伊萬·尼古林的時候總是讚歎道：

「嘻，真是天生的健將！力氣有多大啊！」
他總喜歡把尼古林的光背狠狠一拍，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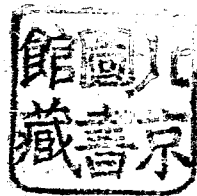
「真響！像撞鐘聲！」

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很喜歡強壯有力的人。他之所以愛重尼古林，除此以外，還有另一個原因：據他看來，這位當過頓巴斯礦工的水兵就是醫學萬能的一個活証據。在一個月之前，當把尼古林送到該醫院的時候，值日醫生失望的說道：

「不行了。頂多活不到兩天。真也奇怪，怎麼竟能送到了。」

當時這位水兵的傷勢確實不好。全身都是子彈和炸片的傷口，甚至已經不會呻吟，面色發青起來了。這種面色是醫生所熟悉的。

把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請來了。於是在這個四支挺直，氣息奄奄的尼古林跟前



就開始了他和值日醫生間的爭論，甚至變成了小小口角。

「我告訴您說，可以治好！」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生氣道。「您看看他的胸脯，看看他那大胳膊上的筋肉！簡直就是大力士麼！我們若連這樣的人也醫不好，那我們還有什麼用處？只好到廚房裏去刨土豆吧！」

「可是血已經出那麼多了！」值日醫生說。「肺也打穿了……沒有希望。」

「我不許您說這話。在我醫院的醫生應當相信自己才對！」

「莫非要違背智力，拒抗科學不成？」

「不對，這正是憑藉智力，憑藉科學。醫生不崇信醫學，那就不是醫生而是個馬馬虎虎的皮匠了！」

「請你不要……」值日醫生生氣了，挺直身子，扣着外套的上扣子說。

「夠啦！」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也挺直身子，森然命令式的截住了他的話。「我預告您，要遵守院規，不許反駁。這個傷員由我親自來醫。請您吩咐人給我預備好注血桌子就行了。」

這真是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下了個大賭。他大冒其險的以自己的威信，以自己的職業名望作賭。不過，在海軍中服務（雖然是在非戰鬥的醫務部隊裏服務）確實鍛鍊了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底性格——他有了新穎純潔的海軍特質：不逃避危險，不怕困難，既然賭就賭個痛快，既然冒險就不要瞻前顧後：

他居然賭贏了！當他拿着準備隨時動用的樟腦藥和注射針，在尼古林床前一直坐到天亮的那一緊張困難之夜，是使他終身也不能忘記的。水兵有時動彈，有時磨語，有時呻吟——這是在他的雄壯身軀中進行着拚命鬥爭。他的心房有時「息」幾乎停止了，——這時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亦就趕緊給以幫助。打了藥針之後，稍微安靜一下，然後機體內的鬥爭又開始起來。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亦屏息靜氣的注視着，只怕稍有遺誤……「可恥的東西，白白試探吧，反正不叫你弄死他！」——他咬牙切齒的咕囔道。

到天亮的時候，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亦這番苦心就獲得報酬了：他那聽覺敏捷的耳朵聽出了水兵的頭一聲安靜呼吸。

尼古林睡覺了。

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亦也向藤椅上一輪，合上了眼睛。他累極了，覺得口乾頭昏。可是在他這種極度的疲憊中却在內心的深處湧現着至高無上的快感。他高興的站起來，輕快的伸張了一下，兩手捋到了後腦上。於是鏡子裏映出了他的乾枯面容，強悍的下巴頰以及硬挺挺的斑白短髮。「謝爾格，你真行！」他對着鏡子低聲自語。「今天可以值得叫人誇獎了！」

他走到窗前，把窗簾一拉。庭園中拂曉時的清爽新鮮空氣，迎面撲來。太陽初昇，耀得樹梢遍紅着綠高的雲際漂漂盪盪，漸漸變成了金色。園中一切都甦醒了，樹林中的雀鳥啾啾、跳躍，以歡迎正在昇起的慈祥、熱烈、給世界帶來光明與生活的偉大大太陽。

作大事去

尼古林的傷，很快就見好起來。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亦極熱心關懷他的健康，每隔一天診視一次，每次都要更加用力，更加高興的拍拍他的光背說：

「真響！像撞鐘聲！體格多好，我就佩服這樣的體格！」

過了一個半月，尼古林開始到庭園散步了。又過了一個月，有一天清早，他竟然走到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亦的辦公室去。

「出了什麼事情？你說吧，我聽着。」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亦說着就把筆擱下了。

「我再不能蹬在這裏了，」尼古林說。「夜裏睡不着覺。若是我命該死在德寇子彈下面的話，我就應當去，我認爲去是對的。不然，若是老在這裏，也會因失眠而死掉的。」

「啊！哈！」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亦拉長喉音。「我懂了，問題很明顯……您不要害怕，睡不着覺是不會死的。我給您開幾包安眠藥，到睡覺時吃了就行了。」

「我不需要吃藥！」尼古林請求道。「還是讓我出醫院好了。我到前綫上去把傷養好。在這裏的癩再耐不住了。心裏真像着火一樣。」

「哎呀，真可憐！」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略帶開玩笑的口吻說。「又是失眠，又是心痛……那就是殘廢了，只好完全退伍吧。」

他又馬上瞪眼，喊道：

「行啊，不用多說，誰什麼時候出醫院，我自己知道，還用您教，往花園去散步吧！向後轉，開步……走！」

從此以後，他倆之間的這種談話在每星期都復演着。尼古林懇切請求，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堅決拒絕。

尼古林頗感愁悶，覺得那些在他以後進院而現時還輪着的同志們，都好像暗地說道：傷已經養好了，能走能動，飯量頂三個人吃，可是還不想回到前綫去……伊萬·尼古林是很知廉恥的人，這種推測確實使他忍耐不住。

宇宙間什麼事情都有完結；伊萬·尼古林的愁悶也到了盡頭。終於到了這樣一天：他脫下病人穿的外套，穿上自己的海軍襯衣，套上由子彈穿了許多洞而又經細工縫補了的舊制服和撒腿的馬色制褲。他從今天起，再不歸醫生和侍候人管轄，而已經是屬於前綫，屬於海軍了。

路費、車票、文據都已經裝在衣兜裏，行路食品也都領到，可以起程了！火車頭的汽笛一響，輪子將喀啞喀啞的轉動起來。火車將載着伊萬，尼古林閃過已呈秋色的樺樹林，轟轟隆隆的馳過凹地，穿破晨霧，往前奔馳，越來越接近砲火薰人的戰地。這裏，

只有這裏才是尼古林立足之地，只有這裏才能安定他那赤熱的心情，在這裏他將看着當下所打中的弗利茨眼坑而自語道：「伊萬·尼古林，你這樣活着才是對的！軍醫院裏沒有為你耗費藥品和綑帶！」

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亦爲要與尼古林送行，特將他請到自己的辦公室裏。

屋角間的無綫電輕輕響着，太陽光經過窗子照到光亮的地板上，桌上擺着一瓶紅酒，陽光透過酒瓶射到桌子上，映得桌布像透明的珠砂一般。

「尼古林，請坐下，」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亦說。「可惜我們要離別了。」
尼古林坐下。他因醫生這種關照而忐忑不安，於是暗聲答道：

「是的，要告別了。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亦，這有什麼辦法，——戰爭！」

「這固然是對的，」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亦回答。「可是總覺有些難過，——你是由我醫好的，我給你開過刀，綁過傷，用過各種各樣的藥品……」

「謝謝，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亦，」尼古林說。「難道我不懂得，若是沒有您，我早就死掉了。」

「唔，把您這樣的大力士腰抬掉，是要費若干功夫哩。呵，好吧，乾乾杯慶祝我們的再會吧。」

又向他向尼古林面前推了推頭裏盤，替他放好酒杯，然後拿起酒瓶，可是忽然又停住，思索了一下，說道：

「還有件事情，我想先給您照個相，當作紀念，好不好？您不反對嗎？那請您坐到窗戶跟前來，這裏光綫好些。」

他總督樞裏拿出「徠卡」照相機，把尼古林的正面，側面，自上至下，照了又照，直把一捲底片照完了。

「好，現在請到桌前坐下吧！」

喝了第二杯以後，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拿出一盒「頭等」牌香煙，遞給尼古林，說道：

「請您帶到路上去吸。吸的時候可以想起我來。可是吸完之後，也不要忘了我。」

尼古林的嘴唇一顫。

「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他帶着反駁的口氣說道。「難道我像弗利茨一樣忘恩負義嗎？我是俄國人，俄國人是不會忘恩負義的。」

他的臉紅了。隨後從兜裏掏出一個刻得很漂亮的小煙嘴。

「我已經想了好久——想送點東西給您作紀念。我本想刻個煙斗，我是刻煙斗的好手。可是這非要黃楊根不可，這裏哪能找到黃楊根呢？所以我就決定給您刻個小煙嘴，而煙斗就算我欠着。我若是陣亡不了，戰後回到高加索，找到黃楊根，一定刻個煙斗親自給您送來。」

「謝謝，」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說。「好，那我們就要告別了。」

他倆擁抱起來，連連接了幾個吻。

「尼古林，祝你一路平安。在前綫上要珍重自己，要當心敵人的子彈，不要亂碰。白犧牲了有什麼意思？」

「很對！沒有意思，又不光榮，」尼古林贊同說。「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請您不要爲我担心，我不會白白死掉。我需要活着，我並不是隨隨便便到前綫上去。我是有計劃的。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我還有一句話報告您，就是我無論是死，無論是活，然我作的事情，您總會知道！這是我的海軍軍人話！」

於是就分手了。

過了有半五分鐘，那個值日醫生來到總醫生的辦公室中，看見桌上擺着酒瓶和酒杯，這在大清早晨是覺得非常驚奇的。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解釋道：

「這是我同尼古林辭行哩。我送他到前綫去……」

他噓了口氣，又說道：

「小伙子作大事去了！」

在途中

水兵不喜歡單獨旅行，而且也不會單獨旅行；他們一離開那些穿短制服和戴無遮沿

帽子的親近同伴便覺得寂寞，沒有人可以來共同回憶一下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坡里的一些熟識人，談談軍艦上的事情，痛痛快快的打打骨牌了。

尼古林進到自己的車箱裏，從這頭走到那頭，可是在乘客中一個水兵也沒有看見。他很寂寞的坐到一個小窗跟前。

當火車進站速度剛一減慢的時候，尼古林便跳到站台上，隨火車走着，一心希望遇見自己人。他也真有運氣：遠遠就望見了一個紅色水兵。

「你好！」

「啊，朋友你好！從哪裏來，到哪裏去？」

海軍們見面後，並不需要多少時間，五分鐘後就熟識，十分鐘後就成了朋友。在打第二次開車鈴之前，尼古林便已完全知道了自己這位新朋友的一切來歷；他姓克雷洛夫，名瓦西里，住過軍醫院，現在是回黑海陸戰隊去。

「喂，瓦霞（註），好朋友，你拿着行李我們同上一輛車吧。」

到下一站，他倆出去散步，又遇見了三個人，瓦西里·克列甫曹夫，菲里普·哈爾琴科和查哈爾·福米喬夫。每當有五個水兵開始在某個車箱中打起骨牌來的時候，則其他車箱上的水兵一定也都曾湊到這個車箱中來。果然如此，不多時，搬到這個快樂團體

（註）瓦西里的簡稱，是表示親熱的意思。

中來的，首先就是尼古拉·如科夫，隨後就是謝列布良科夫和孔諾瓦洛夫，往下，尼古林就來不及數了。在每一站都有戴無遮沿帽的人到車門口來問道：

「我們的海軍軍人是不是在這輛車上？」

「在這裏！」都齊聲答道。「下鋪吧（註）！」

於是這樣下鋪下鋪，很快就集成了半車箱人。

尼古林高興說道：

「噫！我們現在可以編成一個完整的艦隊了。」

「足夠！」福米喬夫應道。「已經有二十四個人。整整一組。」

「不行！」克列甫曹夫說。「不是個整的。二十五個人才算整組哩。還差一個人。」

車門開了，好像是從回答克列甫曹夫一般，第二十五名水兵應聲而進。此人一見這多穿短制服，戴無遮沿帽子的人便說道：

「唔！難怪我一心想到這個草箱裏來呢，原來是聞出自己人的氣味來了！」

看這個人的樣子有五歲了，小鬚角蒼白，鬚子已成了銀色。他的裝束也適合他的年歲，一點也不帶孩子氣，而是很莊重、很完備、很周到的：右手提着一隻箱子，左手拿着一把大茶壺，還背着一個裝得滿滿的行軍囊。

（註）停下的意思，是海軍下鋪停船的慣語。

「噢嚇！汗出透了！」他說着，就在下層睡床上與孔諾瓦洛夫並排坐下，「孩子們，好晒！」

「好，老伯伯，你好！」尼古林答道。「老伯伯」這個字來得真是敏捷恰當，以後大家就都如此稱呼這位老水兵。不再也沒有另外的稱呼。

老伯伯揭開茶壺蓋，開了開茶氣。

「不錯，這還是上車以前沏的茶哩，」他解釋道。「我想讓它泡一會，好到車裏馬上就喝。喂，孩子們，拿茶碗來。」

老伯伯把各人的茶杯都斟滿之後，又解開行軍囊掏糖，先掏出一塊，只爲自己：這是他儉省慣了。但周圍滿坐的都是水兵，都是自己人。老伯伯躊躇躊躇的向各位紅色水兵望了一下，於是海軍的時性，畢竟在他的心靈上超過了儉省的慣性和其他一切情感。他躊躇了一下，便從行囊中掏出整包糖來，倒在報紙上，分給每人各一塊。

誰也不願落在老伯伯之後，於是有的開自己的小提箱裏有的開自己的行軍囊，有的開自己的軍用袋。這個拿出肥豬肉，那個拿出乾香腸，第三個拿出牛奶乾，第四個拿出餅乾。

當喝完茶的時候，尼古林便把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亦送給他的一盒「頭等」牌香煙拿出來，由一人遞給第二人，傳遞了一遍，二十五個人，恰好二十五枝煙，沒有輕慢一人。

……他們就這樣馳進着。根據共同的默認，尼古林就成了頭目。老伯伯經營給養，在這工作中顯出了他是個善於購買的能手，懂得每種貨物的成色，在購買東西時，寧願成批的買；若買煎魚，索性就買四大煎盤，若買雞蛋，索性就買它一百個，若是買蘋果或李子，索性就連筐買來。哈爾琴科和孔諾瓦洛夫因走路最快，就專門提開水。克雷格夫的工作是保管車票，他把大家的車票收存在一塊，以便給閱票員檢閱。關於這個瓦霞，克雷洛夫還得另講幾句。他有一種特出的天才——很容易結識少女……當火車還沒停穩的時候，而瓦霞却已在站台上了。過不了三分鐘，便已同車站上那些出來遊玩的當地少女們笑談起來，再過五分鐘就從衣袋裏掏出鉛筆、小本子寫通信地址。到第七分鐘的時候，汽笛已響，火車開動時，瓦霞才跳上火車，用自己的無遮沿帽子在窗戶口向外搖擺，一直擺到火車走到信號桿跟前為止。

水兵們都笑他。最使瓦霞難為情的就是那個愛搗亂的滑稽家——如科夫。他裝着憐憫人的樣子，搖頭嘆息道：

「哎呀，瓦霞，瓦霞，我真可憐你。我看你是免不了要支付撫養金了……」
克雷洛夫臉上緋紅，生氣道：

「壞東西，真沒出息！我絕不是爲這個……」

如科夫又說道：

「那你爲什麼？」

「我喜歡有人給我寫信，可是我沒有一個親人。所以就想在前線上照這些地址寫信，好得到回信。現在該懂了吧？」

如科夫仍不死心：

「呀！若是照這些地址都通起信來，那可要爲你專設個郵政分局啦！」

於是老伯伯插嘴了：

「嘿，糾纏什麼！他說他是個孤零零的小伙子，你還不懂麼？我看你就會噁呀。瓦霞，你不要聽他，由他胡說吧！」

談話就此完結了，因爲照海軍規矩，與年長入井嘴是不許可的。

水兵們都很尊敬自己的老伯伯。他實在也有令人可敬之點。三十年以前他曾在特魯別茨基分隊驅逐艦上服務，到過土耳其沿岸，同「默德日吉埃」和「布列司洛」兩艦隊交戰過，親眼看見過諾沃羅西斯克海灣上黑海艦隊的慘劇。老伯伯敘述起自己的家世，他的父親過去也是在海軍中服務，祖父是近衛海軍中的戰士，並因防守塞瓦斯托坡里而得了佐治亞十字勳章。據他說：

「從祖父時起，我家就姓乍哈吉舍也夫，我祖父離開克里木戰場時，胸前佩着十字勳章，衣袋裏裝着完全退伍證和一百個盧布獎金，可是往什麼地方去呢？無家可歸，他是個光棍漢。後來走到一個村莊，停在水井跟前，想喝水。忽見一個提着水桶的年青女子，長得很漂亮，面色白嫩，兩頰潤紅。祖父很會接近女子，於是開口了：「請借給我

水桶打點水喝吧。」接着就一句追一句的問起來：「丈夫在什麼地方？」「打仗去了，總也不見回來！」「真可憐，」祖父說。「沒有男人，過日子是很困難的，恐怕也很寂寞吧。」那少婦淚眼盈眶的回答道：「不用說啦！」「我祖父本來很能，懂得若是女人既肯向你流淚，那你就可垂手而得了，於是又說道：『小娘子，現在這樣辦吧？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可是我會料理家務，不比任何人差，至於別的方面，你放心，我也不比別人壞。我有二百個盧布的獎金，可以買幾頭牛，買些馬，』就讓我幫助你料理家務好了。」祖父的兩眼炯炯，鬚子漆黑，頭髮黑黑，胸前的十字勳章閃耀奪目，帽上綫帶飄舞，豈能不引動女人的心旌呢？她果然問道：「若是我丈夫回來了怎麼辦？」「回來更好，他回來我就走。我走，我一點也不反對。」「他若生你的氣，就會打我。」「你真是一個傻女子！我們同是塞瓦斯托波里的英雄，他能生我的氣麼？」總而言之，祖父把她說服了。他倆就過起日子來。她的丈夫也沒有回來，我的祖父也就永遠留在這個村莊上了。鄰人都稱他爲「乍哈吉舍也夫」（過路人的意思）。因而這個字也就成了我家的姓氏……

老伯伯所知道的故事真是無數，各種各樣的歷史，海上的傳說……聽來有的可笑，有的神秘可怕。他很高興講，水兵們也起勁聽，只怕聽漏了字句，這也正是使他覺得得意的。

水兵們問：

「這樣說來，你的祖父也許見過考什克英雄了？」

「可不是麼！」老伯伯應聲答道。「當然見過！不只是見過考什克，就是連檣什，那黑莫夫，科爾尼洛夫，托特列賓等英雄通通都見過！那黑莫夫還親自爲他呈請過嘉獎！」

押車員進來，掩好窗簾，開了電燈。老伯伯裝了一斗烟，吸着，沈思的向一個暗角上望着。

「還是在克里木戰役以前的事情。祖父撐過帆蓬戰船，到過土耳其海岸。當時他們到那裏去的任務，我說不清，但只知道是去了。過了一天一夜，祖父向隊長報告道：「報告大人，我們這次去可是不好呵。船上連一個老鼠也沒有——都上岸了。我晚上故意拿塊豬油放到床底下，至明早還是完整的。」隊長原是個很莊嚴的人，生氣道：「胡說八道！住口，竟敢驚動水兵們！」海軍規矩是顯然的——祖父向後一轉，再沒有說第二句話。

「夜間祖父上班去了。海上小風徐徐撲面，不到兩個風標，月光亮得刺目！他忽然看見一隻帆船，迎頭駛來。他剛要喊出聲來報告時，忽然又想到：一個帆船怎麼能直接頂着風走呢？又瞓了一下，嚇得連腳也站不住了。船後邊並沒有波浪！船走着，可是後邊却沒有波浪！仍往前進，完全接近了，大約只隔十五米遠。並看不見火光，甲板上是空的，在望台上站着一個似是而非的人，穿着白外套……當祖父甦醒過來的時候，帆船

已經不見，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可是船舷外邊似乎有個人很悲哀的在那裏涕哭。聲音很小……」

水兵們還沒有聽完這段神秘的故事，汽笛一鳴，火車快進站了。這原是最後的一站——客車到此終結，只有軍車能繼續前進。這時水兵們要碰機會才能到前線去了。

在漆黑的車站上，擁滿了軍人，這些軍人都是由軍醫院、休假、出差等等轉回前線去的。他們爭先恐後的向開往前線的列車上攀登。火車頭的汽笛聲，緩衝器的叮噠聲，幾百人的脚步声，叫喊聲，喝呼聲，冒罵聲，所有這一切都在黑暗中混成了一片毫無組織的緊張喧嘩聲。尼古林四下一望，聽了聽，搖頭說道：

「朋友們，這樣不行。我們若是自由散漫行動，那就要在這車站上蹲留三天……我們要整隊行動才行……那就來整隊吧！……」

站好隊，報了數。尼古林莊重的說道：

「聽呵，我們要說是一隊人，懂不懂？我們都是從一個醫院裏出來的。我是隊長。我們現在就去見車站司令，請求趕快把我們送走。」

計謀成功了。司令一見這二十五個穿海軍服裝的青年，便不加細問，直向副司令說道：

「趕快把這些人送走！」

正準備向南開駛的火車，原是一掛貨車，其中有幾個車箱是空着的。水兵們便佔了

其中一個車箱。

副司令對他們說道：

『這掛車原來是不載任何人的。現在因爲你們是一隊人，算是例外。同時在路上你們要保護火車才好。只可惜你們沒有武器。』

『不要緊，』尼古林高興回答。『萬一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幾十隻空拳也可以抵擋住。』

他豈能想到，自己這句話果然成了預言！

到前線去！

庫班草原上夜間噴着快人的香氣！尼古林與查哈爾·福米喬夫垂腿坐在棚車的敞門間，吸着乾艾和枯草的清爽氣味。其餘的水兵都早已躺下睡覺了。

『有一次我在醫院裏收到一封信，』福米喬夫說的聲音是啞啞難過的。『信封是極平常的，可是我心裏却慌張起來。不敢打開看。覺得這不是吉祥信：』

『這種情形是有的，』尼古林同意說。『好像信上帶着淚的氣味。』

『還不只是淚，簡直是血哩，』福米喬夫認真糾正道。『若只是淚，我還可以忍

住。可是血……」

他不說了，只聽着車輪喀噠喀噠的響聲。在陰暗而透明的上空閃耀着秋天星辰，有時被火車頭噴出的烏煙遮住。

『是血！』福米喬夫着重說道。『我的老婆在這封信裏說到我的兩個孩子——考良和克秀莎，都被德寇殺害了，把她也殘害得成了廢人，永遠失掉了人形。這就是信裏的內容！』

又是一場沉默。忽然像一個小車站似的一閃而過，或許是一間押路房，因為黑夜裏看不清楚。火車經過鐵橋時響得又短促又厲害，既而又恢復了常態。在遼遠的天際，升起了一道淡白的火光，大概是牧童或漁夫燃起了火堆。

『現在打算怎麼過活呢？』尼古林問。

『不知道，』福米喬夫答。『心裏像着火一樣，再也不能忍耐了。日夜焦心。我本來是個很健壯的小伙子，一隻手可以掄起三普特重，同時我的性情比任何人都綿軟。真像個小牛一樣……有時，醉鬼和我搗亂，我沒有理他，趕快躲到一旁去了，其實，我是可以用一個指頭就把他打倒的。我想：「由他去吧，作孽幹什麼……」可是一接到這封信，我自己竟不認識自己了。我變得非常兇野，完全像野獸一樣。直弄得竟發生了那麼一回事情；我在街上走，聽見前邊有兩個人說德國話。這可把我氣壞了。差點沒有打上他們。他倆的臉色頓時嚇白了。『水兵同志，您怎的咧！您怎的咧！』他倆原來是某

大學的學生，是在練習說德國話。既然是這麼一回事，我乃向他們道了歉，並告訴他們說：「親愛的大學生同志們，你們是研究科學的人，我很尊敬你們，不過請你們當着人的時候不要練習說德國話才好，要練習的話，還是找個僻靜的地方，免得人民聽見生氣。不然，現在俄國有許多多心焦的人，會對你們發生誤會：」

「這是對的，」尼古林沉悶說道。「現在這樣的人很多：」

他的肩膀往車箱裏縮了一下，背着風燃火抽煙。刮起的火星被風馬上刮滅了。

「現在我有一個念頭，」福米喬夫又說道。「就是到前綫去，同德寇撕殺。哼，看這場撕殺吧！我怕他們什麼，難道怕他們的機關槍？怕他們的坦克不成？我現在一個人要去撞他們整個鐵甲車。並且自己還不致犧牲！我現在已經學會理解軍事計謀了。說來這也奇怪，在沒有收到這封信之前，我一點軍事計謀也沒有。有一位步兵大尉曾在我們軍醫院養傷，他真是個好人。他有時對我說：「福米喬夫，現在給你個戰術習題：例如兩翼的情形是如此，火力點在那裏，此地是磨房，那邊是崖壑。敵方有一連人，你有兩排人，現在叫你去進攻，該怎麼攻法，要從什麼地方開始？」我只是連連眨眼，一點辦法也沒有。可是自從接到這封信以後，我却開始想這問題了——怎樣能更巧更有效地去打弗利茨。甚至躺着的時候也想：「假定我已經在前綫上，敵人有三個坦克向我開來，左邊還有他們一架機關槍也向我射擊。右邊是峻溝：」我把眼睛一閉，就覺得這一切都擺在眼前，簡直像真的一樣！並且馬上想出了辦法，使他們一個也活逃不了。我想的

辦法多極了，數不勝數。我一躺下就覺得不是同坦克隊，就是同摩托手，或是同騎兵作戰。有一次我在花園裏又遇見那個大尉，他又給我提出了一個戰術習題：「福米喬夫，你解答這個習題吧！」我馬上就解答了，而且解答得很周到，甚至使他奇怪起來。「那末，還有一個習題！」第二個習題我又解答了。他又驚愕說道：「這次雖然不完全合乎軍事學，但解答得很不錯。福米喬夫，你若這樣作下去，一定是會得勝利的。」從這時起，無論他給我什麼習題，我都可以馬上照自己的意思加以解答。因此這位大尉極滿意的說道：「福米喬夫，你很有軍事計謀，要進軍官速成班學習學習才好。」嘻，他以為我有軍事計謀，其實這是弗利茨在活埋我的孩子考良和克秀莎並摧殘了我的妻子時教會我的。我的軍事學識就是這樣來的！我現在到前綫去，心中只想，怎麼能殺掉一百個弗利茨才好。若殺死一百之後，自己再犧牲也不晚，不殺它一百，我是絕不該死去的。我的賬目就是一百！」

尼古林讚許道：

「想的很對。一百個，很不錯：」

「可是你的念頭怎樣？」福米喬夫問。

「我的念頭嗎？」尼古林微笑道。「我的念頭是這樣：把他們殺得越多越好。我的念頭是要使敵人再也不敢往我們俄羅斯來，叫他們的子子孫孫都記着往俄羅斯來是不行的，可是我並不想犧牲，我到戰後還需要學習。我要學當軍事工程師。」

福米喬夫也讚許尼古林的主張，又坐了一回，隨後才鑽進車箱裏面去，躺在老伯伯近旁的鮮草上。

剩下尼古林一人，迎風坐着，仰望着空中閃閃的秋星與淡白的銀河。他的想像是豁達遠大的。想到自己，想到福米喬夫，又想到俄羅斯。要知道，俄羅斯祖國不僅是太平洋與黑海之間的一塊疆土，而且是過去、現在以及將來千百萬人生靈的所在地。伊萬·尼古林不過是自己祖先和自己後輩之間的一個連環。生活猶如河川，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會間斷。這個簡單的思想掀起了尼古林的熱情，因為在這個思想中還隱藏着另一思想，即是個人有可能不滅的思想。他繼承了父親的生靈而再把它傳給自己的兒子，即是說其中沒有間斷！……他想到這裏，覺得精神爲之一振，很舒適、很暢快並且很有前途。『就是這麼一回事！』尼古林自語道。『怎麼會有間斷呢？沒有！』隨後尼古林的思念又轉到了德寇身上，於是他帶着鄙棄的神情洒然一笑：『哼，想消滅俄羅斯國家……那怎麼會行，就是連滅絕個人的根基尙且辦不到，他死了還有他的孩子，何況是滅絕國家呢！……』

由尼古林背後車箱裏邊的靜暗中傳來一陣陣水兵們的鼾聲，其中只有一個人，總在輾轉不寧的低聲嘆息着。

『福米喬夫！』尼古林小聲喊道。『跳蚤咬你嗎？』

『不是，是睡不着覺，』福米喬夫回答。

『又在想軍事計謀吧，』尼古林微笑道。『睡吧，天快亮了。』

「你咧？」

「我是隊長，」尼古林談諧答道。「我的任務明顯，要看守到早晨。」

天漸漸亮起來，濕漉漉朝霧的黎明到來了。尼古林覺得自己的海軍制服領上浸上了潮氣。附近的灌木叢和樹林現得隱隱約約，遠方還仍然隱藏在一片暗淡的冷霧中——完全像茫茫大海一般。可是在淡紫色的天空中已擴展着一束光芒，越來越大，即而忽然一道強光，穿破雲霧，直刺到尼古林的眼簾上。太陽出來了。尼古林笑意滿面的說道：「呀，可愛的太陽終於出現了！」

其餘的水兵也感到晨意而覺醒起來：有的伸着懶腰，有的打着響亮的呵欠，懶洋洋的走到敞着的車門跟前。一間開道房一閃而過；在岔路口站着一個年輕姑娘，舉着小綠旗。水兵們一面喊叫，一面搖帽致意；那姑娘微笑着，以小旗作答。當火車一轉彎，快要看不見開道房與那個姑娘的時候，如科夫便眯起紫千人似的俏皮眼睛，瞅着克雷洛夫說道：

「唔，瓦霞，你怎麼沒有寫下地址來？噠，瓦霞，真是沒有想到叫車停下來。」

最後起床的是老伯伯，他已經是有年紀的人，舉動穩健，態度莊嚴，對於美貌少女以及其他佳節美景等事都毫不介意，他覺得這對於人生都是愚蠢無益的。

「現在喝點熱茶多好，」他妄想道。「來，解開糧袋吧，到吃早飯的時候了。」

可是忽然出了事，——火車輪的保險軛，磨得吱吱直響，車走慢了，竟然停下。尼古林從車箱裏探出身子向一個跑過去的押車員問道：

「什麼事情？」

「聽說鐵軌被拆壞了。」

尼古林忽然猛的把門一拉，關上了，只留了一道小縫。當他面向同志時，大家一見他的神氣，就一目瞭然，知道是怎的一回事了。

「德寇？」老伯伯問。

一排自動槍聲回答了老伯伯的問題。的確，真是德寇呵！尼古林從門縫裏看見德寇從小樹林中跑出來，一面騾聲叫喊，一面開槍射擊：

第一次戰鬥

幾秒鐘的麻木狀態。而最急着向前跑的德寇，已經到了火車頭跟前。尼古林驚地望了望同志們的慘白面容而知道，若再這樣麻木上半分鐘，人們都會送命，一個也剩不下了。

德寇在火車週圍騾叫奔馳。

「臥下！」尼古林向水兵們下口令。「不要作聲！等毒蟲們來開車門的時候，就一躍而起，扳着他們的狗頭就搥！誰若奪到武器誰就往前去打其餘的德寇！」

都臥下了，一聲不響。響聲越來越近，已經聽出了單獨德寇的聲音。福米喬夫滿地站了起來。

『你幹什麼？』尼古林小聲喝道。

『有計謀了！』福米喬夫氣喘喘的低聲說。『想出辦法來了。要把他們誘到車箱裏來，在這裏收拾他們容易些！』

他手急眼快的用草掩蓋各水兵。剛把大家掩蓋好，德寇的聲音已完全到車箱跟前，門開了。

『羅斯，投降吧！』一個可憎的異人喊聲。『出來！』

一點聞聲也沒有，一點動靜也沒有。德寇於是裝腔作勢的咳嗽着，爬上了棚車，先上去兩個人，隨後又上了兩個。其餘的都在敞車門下的路堤上等着。

尼古林清清楚楚看出了眼前一個德寇的兩條粗腿，綁着裹腿，穿着粗笨的皮靴，皮靴後跟髒得成了銹色的。他就猛的把他兩腿一拉。於是德寇噁的一聲，臉栽到地上了，同在這一刻那間，他的自動槍已落在克雷洛夫手中。福米喬夫也一躍而起，照準站在自己跟前的一個德寇鬚角就是一拳，德寇頓時口破血流，一命嗚呼了。如科夫和謝列布良科夫結果了第三個德寇，而老伯伯在車箱角上收拾着第四個——他將德寇一把按到牆上，左手奪自動槍，右手拿小刀急忙直刺。這一切都是在一秒鐘內完成的，到下一秒鐘時，落在水兵們手中的德國自動槍，便已開始向集在車門跟前的德寇實行掃射了。德寇

混亂了。而這時從車箱中傳出來的却是我們人的吶喊、歡笑、踴躍跳車和口噴聲！德寇看見自己面前的俄羅斯水兵而戰慄不已，因為他們早已就把俄國水兵稱爲黑色閻王或花條死神了。水兵們從擊斃了的德寇手中取得了武器；於是德寇的手榴彈就馬上轉回頭去轟炸起他們自己來！……希特勒匪徒向樹叢中亂竄，水兵們跟蹤追擊，可是樹叢中有幾架重機關槍又迎面射來。使水兵大有猛衝不利之勢，同時留下守車的瓦霞·克雷洛夫又看見十來個德寇把機關槍拖到鋼板車上，正準備從車緣上射擊水兵後背。他就馬上拿起手榴彈向鋼板車撲去。爆炸了！鋼板車上罩起了一團烏煙。當烏煙剛消散了的時候，克雷洛夫已經架着兩隻手槍站在機關槍手面前。三個德寇被槍斃，餘者都舉起手來了。

『如科夫！福米喬夫！都到我這裏來！』

三個水兵迅速把德寇機關槍安置在敵車緣上。火力又兇猛，又準確。於是林中的機關槍聲息止了。我們人又開始了衝鋒。

戰鬥一共延長了半小時，這真是無可倫比的戰鬥：二十五個水兵抵抗一大隊全副武裝德寇的英勇戰鬥。六十八個德寇被擊斃，十二個被俘虜，其餘的竄逃了。

水兵們在這次戰鬥中沒有損失，只有福米喬夫在揮拳打那個德寇鬚角的時候把大擲指挫了一下：

在溝壑中

你既然自稱爲香菌，那你就得爲人享用：既然在戰鬥中當了指揮人，也就得當戰鬥後的指揮官。

總押車員和司機員都來到了尼古林跟前。該司機員是個老漢，神氣鬱鬱，白鬍子被煙氣薰得焦黃，肘上繫着綳帶的一隻手，赤裸裸的懸在油膩的外套之內。

「指揮官同志，」總押車員一面瞥着俘虜，一面說道，「列車怎麼辦？轉回去麼？」

「爲什麼轉回去？」尼古林詫異的問。「前線正等着用砲彈、槍彈，而您却想轉回去！既然規定了路程，就應按照路程開進。」

「路被拆壞了。」

「可以修好。你們押車的人一共有多少？」

「很少，擔負不了。」

「我把我所帶的人也派去。村中的集體農民也都會來幫忙。」

「有道理，」司機員的鬍子微微一動。此人寬肩大膀，矮個子，臉色濁黑，像生了

鏽似的。

「指揮官同志，你的人真是好漢！」他讚嘆道。「真不像平常人，簡直是些猛虎呵！他們真大胆極了，什麼都不怕！這真是使我永遠佩服的！」

尼古林聽了這一番讚揚而現出了滿面笑容。

總押車員下鄉去招集集體農民來修路。

尼古林把老伯伯叫到跟前，說道：

「請您帶兩個紅色水兵去把所有的寇軍死屍都搜查一遍。把搜得的文書信件以及其他字據都交給我。把搜得的武器、槍彈、用具，都收存起來。」

他爲要在這位司機老漢面前示威風，所以在下命令時故意按軍規，稱老伯伯爲「您」。老伯伯也明白了這個意思，就馬上一「立正」，兩手垂得挺直，答道：

「是，帶兩個紅色水兵去搜查所有的寇軍死屍。把搜得的文書信件以及其他字據都交給您。把搜得的一切武器、槍彈、用具都收存起來！」

「好，去執行吧！」

老伯伯滿現着老軍人的忠實風度，把腳跟拍的一併，向後一轉，走了。

尼古林悄悄望了望司機員——看他有什麼感應。老漢的確大受感動，皺起了眉頭，咳嗽了一下，就把頭一擺，說道：

「人們這樣大胆，這樣了解軍紀，真是好極了。我懂得這個，我參加過第一次世界

大戰，懂得軍事和軍紀。我當過第十二格列那得爾團的下士。」

隨後，他向自己的火車頭走去。尼古林望着他的後背，想道：「紀律真是件大事！原來人家都會看出來……」

尼古林派了一部份水兵去修路以後，自己就同克雷洛夫來審問俘虜。克雷洛夫曾肄業於中學，學過德文，現在還記得一點，幸而發現了德國俘虜中有一個馬馬虎虎說點俄國話的人。

福米喬夫來到跟前，一見德寇，臉都氣白了。

「哼，還同他們說話哩！……槍斃就算了！」

「你爲什麼到這來？」尼古林厲聲問道。「沒有聽見命令叫去修路嗎？」

「我就去。我要殺一百個德寇的希望，今天總算開始了！還差九十三個……」他說完就走了，他的樣子魁梧，有些笨重。

審問的結果把尼古林的計劃根本改變了。查明了襲擊火車的德寇隊伍原來是傘兵，是專門落下來破壞我們交通的。據一個俘虜說，在傘兵降落點近旁的溝壑中還藏有降落傘、機關槍、無線電機。因此散在溝壑周圍的殘餘傘兵很可利用這種裝備和武器。

中午時，路軌已經修好。總押車員請水兵們上車。而尼古林却說道：

「不，我們還得就誤一下，請先走吧。祝一路平安！」

他寫了一個簡短的報告，請司機員順便轉給最近車站的防軍司令。

大家很親熱的告別了。司機員同所有的水兵都連連接了吻，甚至流下淚來……當火車已經走去很遠，車輪響聲快聽不清的時候，水兵們聽見汽笛一連長鳴了三聲。

『老漢向我們致敬呢，』克列甫曹夫很動情的說道。

……水兵所經過的樹林都現着一種透明的寂靜。枯萎潮濕的秋葉，放着新鮮的香味；不久前才降了雨的地上，綠苔叢叢，悄悄領略着他們的脚步聲。樺樹仍然綠蔭叢叢；楓樹則剛開始發紅起來，而菩提樹已變成金黃色並惠然把自己的葉子散到地上。青鳥鳴秋，啄木鳥啄木，以點綴秋意；荒場上一棵格外稀有的山梨樹經太陽的斜照，好像起了橙黃的火焰一般。一群烏鴉圍着這棵山梨樹唧唧喳喳，忙着啄食絀苦的果實。

往溝壑去須要穿過稠密的山楂樹，野薔薇、山胡桃等等樹叢。水兵們終於在滿堆樹枝的溝底下找到了降落傘、彈藥箱、機關槍、手榴彈、信號火箭、兩架行軍無線電機以及盛着降落記號的口袋……

尼古林緊閉着嘴，沈思。

『一百零六個降落傘，』他說。『福米喬夫，你聽見了麼？八架機關槍。福米喬夫，聽見了麼？』

『是，聽着咧！』福米喬夫應聲答道，同時摘着野菓吃個不停，快摘完半棵樹了。

「呵，那末你的意見怎樣？」

「我的意見很簡單，」福米喬夫一面回答，一面向嘴裏投野菓。「他們原有一百零六人。已經有六十八個被我們打死，十二個被俘，還剩下二十六個，就清楚了。」

「我並不是問你這個！」尼古林生氣了。「你真顯出數學教授的本領了，沒有你，我還不會算哩。丟下野菓子，對你說正經話哩！我說的是機關槍問題！」

「機關槍有什麼問題？」

「嘿，你真行！你說這裏有多少機關槍？有八架吧。車站那裏呢？有四架吧。一共十二架，對於百十個人說來，不有點太多嗎？」

「是，有點太多，」福米喬夫同意道。「你以為怎樣，他們是不是還有人？若還有人的話，那末其餘的降落傘又在什麼地方？」

「真是個木頭腦袋！」尼古林說。「他們已經到來的是一百零六人，可是要來的人還多着哩。我以為弗利茨還打算再落下一組人來，也許不止一組……不然為什麼他們還有降落記號呢？現在明白了吧？」

福米喬夫的眼睛發火了。

「把他們捉住就好了！」

「當然要捉住！」

尼古林在溝壑裏就地招齊了隊伍，把當時的情況告訴給他們，說道：

「親愛的同志們，請你們看看是怎麼一回事！可能要有激烈戰鬥。因此我們的隊伍應當好好組織起來。隊長就是我。還需要一個政治委員。那末就請有黨證的人舉起手來吧！」

舉手的只有克列甫曹夫一人。

「那末事情是很明顯的。克列甫曹夫，你就担任政治委員，」尼古林說。「至於參謀長一職，我指定福米喬夫担任。」

福米喬夫聽見嚇了一跳。

「隊長同志，你說的那裏話！我怎麼能當你的參謀長！我向來連參謀部的門都沒有進過。我只是個普通的紅色水兵。」

「那末你說，我是個什麼人？」尼古林問。「克列甫曹夫又是個什麼人？老兄，沒有辦法，現在是戰爭。到必要的時候，別說是叫你當參謀長，就是叫你當醫生、當工程師也得幹哪。福米喬夫同志，請你不要拒絕，開始執行職務就是了。」

尼古林在全隊一致讚許聲下，任命老伯伯為會計並兼軍需科長。福米喬夫馬上把從溝壑中找得的一條滿盛着蘇聯紙幣的皮口袋交給了老伯伯。

老伯伯對於這種信託顯然是很滿意的，可是仍然謙虛說道

「我本來不喜歡經營公家錢財，因為這是麻煩事情。這袋子裏有多少錢？」

「誰知道有多少，」福米喬夫毫不在意的回答。「你數一數再報告就是了。」

「目吶！目吶！那還行！」老伯伯很警惕的指點着說。「不要着急！會計不接賬收錢，這個章程我向來還沒有見過。若是真辦事的話，那就要成個委員會：我，你，再添兩個委員。然後還得立下憑單，」他在水兵面前顯示自己的理財智能而這樣補充道。「交代的人要簽字，接收的人也要簽字，然後還要各委員劃押。」

「都來了，」尼古林忍耐不住而說道。「還得給你弄個保險櫃？一架打字機和兩個司賬員來哩！」

性情滑稽的如科夫大塊其頭的說道：

「真快，官僚氣魄一下就來了……本來是個好人，可是一當了官，馬上就要什麼委員會、字據、賬目、報告……老伯伯，我看您真糟透了！」如科夫在大眾的哄笑聲下，帶着沒有什麼意思的神情，把手一揮「我看您再不能管水兵了……」

「又來囉呀咧！」老伯伯喝道。「你大概從來沒有摸過公家錢財，我可不然，我給集體農莊從銀行裏二十萬，二十萬的領過款項。還用你來教我！」

老伯伯生着氣同福米喬夫走到一邊，坐下數起錢來。他數得很慢，使人看着着急，每包都要檢查一遍；福米喬夫累了，直打呵欠，厭煩的東張西望，但是仍然耐着性；任務是這樣，可有什麼辦法。

尼古林這時已同自己的政治委員商議好，決定把克列甫曹夫暫時留在溝壑裏，以防殘存的弗利茨來拿他們自己的機關槍，而尼古林自己率同三個戰士往溝壑上邊降過擊兵

的地方去察看情形……

「孔諾瓦洛夫，克雷洛夫，哈爾琴科！」尼古林喊道。「把自動槍都準備好了麼？手榴彈帶上了沒有？走啦！」

走到離溝壑約有三四百米遠的地方，樹林開始透明起來，灌木稀少，羊腸小道更加顯明了。又經過一百米遠，水兵們已到了敞亮可愛的林邊。往前便是崗嶺上的一片毛茸茸曠闊草原與暮日的霞光。在右邊赤裸裸的田地上，堆積着一些麥稞。

「不要露頭，」尼古林警告大家說。「也許有弗利茨在這裏偵察哩。眼力要敏捷些才行。」

水兵們望了半天，什麼也沒有看見。只見崗嶺起伏，儼如接二連三的駝背一般，近看是淡黃色的，遠看則煙霧迷朦，一棵孤零零的樺樹，好像是獨自從樹林裏鑽到草原上來的一樣。而淡藍的浮雲滿天盪漾，彷彿是在潤澤什麼別的地方。一排天鶴，慢慢飛鳴而過。尼古林向之追望了好久，一直望到牠們消失在天際雲間……

「不要說話！有飛機了！」哈爾琴科說。他用肘腕支着地，凝視着天空。

「沒有，這是你的心理作用，」尼古林聽着反駁道。

「我在軍艦上是最會聽聲音的，」哈爾琴科答。「沒有錯過。正向這來呢。是從北邊來的。」

的確，——尼古林和其他各人都很快就聽出了遠遠傳來的摩托細聲。哈爾琴科儼

如一隻非常機靈的獵犬，緊張全部力量傾聽，似乎不只是用耳朵聽，而是用全身聽一樣。「德寇！」他肯定說。「偵察機。『亨什爾』式的。在我們的右邊，飛的不很高。」

敵機接近，嗚嗚聲越來越大。約摸一分鐘的功夫，水兵們看見德寇的飛機了。飛機把翅膀一閃，繞了個圓圈，便逕向樹林撲去。哈爾琴科真沒有猜錯，的確是架「亨什爾」飛機。

偵察機在林邊上空，隨後又在全樹林上空各繞了一個大圈之後，乃在林邊上空作低線飛行，翅上的十字、尾上的卍字都顯得清清楚楚。飛機的影子現規盪盪的映在崗嶺的黃色斜坡上。

尼古林煞費猜度的思索着。

「拿降落信號來！快點！」他號令道。「限兩分鐘拿來！」

克雷洛夫與孔諾瓦洛夫逕向溝壑跑去，碰得灌樹砰砰作聲，趨得雜草分壟。尼古林忽然向他倆喊道：

「回來！不要去啦！」

原來福米喬夫沒有等着人教，而自己已經預先想到了，所以就馬上拿起信號口袋向林邊跑來。那知偵察機又向樹林後邊遠遠飛去，摩托響聲也聽不見了。當戰士們在草地上鋪展降落信號時，尼古林心中不安起來：若是完全飛走了怎麼辦？可是不久，摩托聲

又開始擴大起來，一個黑影又在遠處的崗嶺上迅速滑過，偵察機回來了。它展了展翅膀，表示已明白預定的信號，又繞了兩個圈之後，乃飛往西方，逕向太陽飛去。

從西方來的「容克」機

「你以為這是怎麼一回事？」尼古林問自己的參謀長。

「我以為是飛回叫自己人去了。」

「對了！」尼古林證實道。「宣佈一齊動作！把溝壑中所有的德寇武器都弄到這來把降落傘暫時還留在原地。」

在十五分鐘內，命令就已完成了。

尼古林把政治委員和參謀長都叫到跟前，說道：

「什麼情況都會發生，他們也許拋下傘兵來，也許派運輸機來。若是拋傘兵的話，那我們就當他們在空中時開始射擊。若是落飛機的話，當飛機尚未着陸之前不要開槍。隊伍分成四組：我帶領第一組，克列甫曹夫帶領第二組，福米喬夫帶領第三組，如科夫帶領第四組。每組帶兩架機關槍。把降落信號的周圍都圍起來。要預先把機關槍檢查

好！」

他急速視察了田場，指給每個指揮員的陣勢。他自己的陣勢，是選定在幾個麥塚之間。

檢試機關槍。於是一短排機關槍聲在樹林中響了。突然的射擊驚醒了遠方的睡鷹，展開兩翅，笨重重的慢慢向夕照飛馳，飛得很低，幾乎快觸着枯乾的秋草了。

快落山的太陽，映得曠闊的草原閃閃奪目。草原上景色不一，有的地方鮮紅明媚，有的地方——凡有崗影影射的地方——綠蔭重重。

「什麼也沒有聽見麼？」尼古林問哈爾琴科。

「還沒有。」

克雷洛夫坐在稍遠的地方，拿着兩塊手帕和兩個小棒，用心作信號小旗，到作完之後，就站起來試演自己的創作。「瓦霞，瓦霞，瓦霞」——他這樣用小旗提了三次，覺得很滿意，小旗成功了，只可惜是白色的。

正在這裏等候自己戰士的如科夫，——戰士們到樹林裏拿手榴彈和機關槍子彈帶去了，——瞧了瞧瓦霞，笑道：

「哎，瓦霞，可惜姑娘們不懂得信號。不然就可以不用費信紙了。你就用小旗來通信多好：「親愛的柳巴！我非常喜歡您。請您告訴我，我們能在什麼地方會面！」」

「胡說什麼」尼古林喝道。「在這樣的時候還來開玩笑呢！你爲什麼在這裏？你應

該在什麼地方？你爲什麼不在自己的陣地上？」

如科夫像被一陣大風刮走了似的，馬上就不見了，以後再沒有到尼古林跟前來。

天色昏暗起來，草原上的紅色夕照也熄止了；麥稔間升起熱烘烘的熟麥和鮮麥的濃厚氣味；太陽已經落山，金黃色的天空此刻發白了，不過空氣還清朗，崗嶺的淺淡輪廓還現得出來，高空的雲彩仍在晚霧中盪漾不已：

「肅靜些！」哈爾琴科說。

大家都屏息靜氣的望着天空，可是除了寂靜的暮雲外，什麼也沒有看見。

哈爾琴科屏息傾聽。

「來了！」

尼古林低聲告訴克雷洛夫：

「傳達吧：聽見飛機了。」

克雷洛夫傳達信號。於是克列甫曹夫，福米喬夫和如科夫都接收信號了。

飛機聲還很遠，很小，剛剛可以聽見，然而哈爾琴科却急躁的瞪着眼睛已向隊長報告：

「是運輸機。「容克——3」式。從西方飛來。」

「從西方飛來，」克雷洛夫用小旗這樣傳達。

「幾架大「容克」機沉重的轟隆聲，籠罩了整個草原上空，準備降落了。水兵們

已臥在機關槍後準備着。

第一架飛機已在着地，螺旋槳閃動着，翹起尾巴，逕向麥塚馳來。但還沒有停穩，而第二第三兩架『容克』機又降了下來。同在這一刻那間，四面陣地上的八架機關槍一齊向『容克』機開起火來。子彈像風雹一般打得飛機亂響，機身、機翅、油箱、摩托都打得洞穿了。另有一架『容克』機，還未及停穩，乃馬上加強速度正想飛逃，可是長排子彈已穿進了它的摩托心房，機身已騰起橙紅色的火舌來了。

戰鬥就這樣開始了。

尼古林的機關槍和自動槍逕直照着落在麥塚前的飛機射擊。飛機的摩托、翅膀都着起火來——飛機燒毀了；從飛機上冒火鑽出的自動槍手們也立即被子彈射倒了。

不過，有一件事情水兵們沒有料到，就是『容克』機不只載來了自動槍手，而且還載來了輕坦克。

一輛低扁扁的寬坦克，響着蠶輪從飛機下爬了出來，一面瘋狂向麥塚掃射，一面加緊速度逕向尼古林陣地猛衝。這時尼古林若是稍一慌張，稍一猶豫，稍不堅決，則一切都會完了！可是他自一開始當隊長時，他的思想、感覺和意志就已非常銳敏，緊張到極點；這時他轉瞬間便想出了辦法，好像是有人從旁教他一樣。

『我若是陣亡了，你就來指揮這一組人。』他對克雷洛夫說。

他迅速而鎮靜的拿了兩束手榴彈就迎着坦克衝去。子彈拚命到處飛舞狂濺。

他擲出一束手榴彈後就馬上臥下，以免遭到炸片。當一束手榴彈還在空中的時候，而尼古林便已想到，手榴彈決不會落空，現在就要爆炸，立刻就是：蠶輪炸斷，坦克旋轉，塵土飛揚，而後坦克停止……那時再把第二束手榴彈照坦克頂塔擲去！

果然如此：手榴彈一炸，蠶輪即被炸斷，坦克就地旋轉，塵土飛揚起來了；第二束手榴彈又打準了頂塔，於是坦克中的射擊停止了。

這時尼古林洋洋得意，兩頰緋紅，像喝了大杯美酒一般，回到麥塚跟前來了。

「完事了！」他向克雷洛夫說道，克雷洛夫這時從機關槍前翹起頭來，瞪起驚喜交加的碧藍眼睛，望着尼古林。「對他們還講什麼客氣！……一下兩下就完了！不過，克雷洛夫，你要當心他們。混蛋東西們沒有辦法時就要爬出來哩，他們匿在自己的小火油爐裏是不會長久的。」

殘留下的個別自動槍手仍向麥塚射擊，不過火力已經稀少，並且不準確了。克雷洛夫希望在隊長前面顯示本領，便很快把德寇兩架自動槍聲熄滅了。德寇的射擊更稀少起來。可以說，尼古林地地上的戰鬥算是完全勝利了。

不過在福米喬夫和如科夫陣地上的情形很不清楚——一點動靜也沒有，而在克列甫曹夫陣地上的撕殺聲却熾烈起來。那裏又是自動槍聲，又是機關槍聲；一起一伏的淺藍火焰，總繚繞不熄。天色漸黑，升起了霧氣，快完全黑暗了。

「應當到那裏去一趟，」尼古林說。「看一看他們是怎樣一回事……克雷洛夫！我

把隊伍留給你。最主要的還是要監視坦克。」

他連爬帶跑的趕向克列甫曹夫陣地。他很着急，因為他根據戰鬥風聲，覺得那裏的情形有相當複雜。當他快跑到的時候，就已在黃昏中看出了一架敵機的影子，忽的一聲爆炸，一道火光騰向天空，隨後一切都寂靜了。一短排槍聲作了結束。

又過了十分鐘，尼古林已到了福米喬夫陣地。如科夫也在那裏。

「唔，你們怎樣？有什麼事情？」

「簡直不成樣子，」福米喬夫氣呼呼的說道。「牲口們，沒有迎戰，趕快就把派子舉起來了。那不就是他們的全套：連駕駛員和技師都在一塊。這是他們的武器。」

他指着一堆機關槍，自動槍，手榴彈，刀子說。在旁邊的一組俘虜，現不清楚了。只有他們所吸的烟火還在閃閃發光。

「毒蛇們，還吸烟哩！」福米喬夫切齒說道。「把他們的紙烟奪過來不行麼？」

「算了吧，不要奪！」

「飛機沒有壞，」福米喬夫報告。「坦克也好着，甚至還沒有離開飛機呢。一槍也沒有放就投降了。克列甫曹夫那邊的事情怎麼樣？」

「克列甫曹夫犧牲了，」尼古林答道。「孔諾瓦洛夫和謝列布良科夫也陣亡了。」

朋友，永別了！

克列甫曹夫是在德寇第二架「容克」機輪剛一着地時開槍的。他的子彈打中了「容克」機腿：機身歪扭，右翅一彎而左翅翹起來了。打得真厲害，據事後查明，駕駛員當即斃命，而吊在機腹上的坦克也被打壞了。

可是機艙中的自動槍手們却完整無損。有幾個人竟馬上跳下來，臥下就開火以掩護其餘德寇落地。政治委員命冷孔諾瓦洛夫和謝列布良科夫去炸燬這架有法西斯蒂的飛機。

這兩個水兵沒有達到目的。一羣自動槍手的火力已齊向他倆掃來。孔諾瓦洛夫屢上中彈而倒，在相距有五步遠的地方感謝列布良科夫也倒下了。這一切情形都是由政治委員從自己掩蔽處看見的。

「哎呀，毒蛇！」他切齒說道。「把他倆傷害了。給我手榴彈！」

於是政治委員就匍匐而去，繞過一個小崗向飛機爬去。子彈迎着他嗚吼怒嚎。他的無遮沿帽被子彈打脫，軍用皮包也像被刀割似的斷掉了。兩個子彈打中了政治委員的肩膀，另外兩粒穿到腿裏，痛和致命的暈弱。他克服着疼仍然堅決向前爬去。那知腰部又

中了一粒子彈，這是致命的子彈。他這時湧着鮮血跪了起來，把手榴彈照「塞克」機一拋。

手榴彈爆炸了，德寇自動槍手的射擊停止了。水兵們向自己的政治委員奔去。可是他已經僵硬了。

葬埋這幾位水兵的地方，是村莊墓地，地勢高坦，可以瞭遠，能一直望到草原的邊際。當日天朗氣寒；一陣陣的北風，吹得稀疏的小樹打響，枯葉脫枝而沿地飛旋。這幾位水兵同志的坟墓又深又寬。棺材是由集體農莊的木匠給他們作的；老伯伯找來了幾幅紅布釘在各棺蓋上。他還製了一塊很大的細石碑，上邊刻了字。集體農民來送葬的人很多。當地小學教員率同自己的全體學生也都來行哀致悼。

隊長作的簡短悼詞：

「我們葬埋這幾位同我們一齊開始這次戰鬥的同志。在這次戰鬥中，雖然敵方在人數和武器上都佔着優勢，但我們却勝利了。他們有自動槍、機關槍、手榴彈、坦克、飛機，而我們只是赤手空拳。我們所以勝利，是因為我們爲真理，爲神聖事業，爲蘇維埃人民，爲我們的祖國！我們親愛的朋友：克列甫曹夫，孔諾瓦洛夫，謝列布良科夫爲祖國光榮和自由，爲人民幸福而犧牲了。他們是永遠光榮不朽的。敵人是要遭報復而死亡的！——小孩們」尼古林向着小學生說，「你們到長大成人的時候，要給這座坟墓好好立個紀念碑。要知道，他們是爲你們的幸福，爲你們的前途而犧牲的！」

尼古林走到犧牲者跟前，把他們每人的海軍制帽都放在各人的胸脯上，並細心展平了帽子飄帶。

「就這樣安葬吧！」他下令道。

錘頭叮噹一響，接着就是向棺蓋上揚土的聲音。頃刻之間，坟墓就長成一個小丘了。水兵們把石碑安置在這個小丘之上，並放了三排槍作爲安葬典禮。

水兵們離開墓地，逕向附近的小車站開拔。尼古林很着急，因爲四下風聲緊急，捉摸不清。途中遇見滿載什物的車輛，有的是馬拉，有的是牛拖。甚至還有套着乳牛的。在水兵們所路過的村莊裏，有很多房屋的窗子門戶都已經釘起來了。這種淒涼的景象是尼古林所熟識的：這就是說，敵人離此很近了。

尼古林聚精會神的思念着亡故的同志和隊伍的命運——怎樣能趕快找到自己人並且碰不上德寇的大批隊伍。

「福米喬夫！」他叫道。

福米喬夫笨重重的走到他的跟前了。

「參謀長同志，有件事情使我想着非常不安，」尼古林說道。「他們這隊傘兵很使我可疑。如果只是爲擾亂我軍後方的話，那他們不至於帶着坦克呵。是不是敵人已在不遠的地方向我們戰線打進楔子來了呢？」

「我也是這樣想，」福米喬夫承認道。「派來坦克，當然是有別的目的。」

手上都佈滿了雀斑，甚至連他那灰白的眼睛中，腫仁的周圍都有灰黑的小斑——這是尼古林看出來的。他看着客人竟歡喜得沈不住氣了，手脚亂動：不是搔頭就是撓耳，不是按手指骨節就是動墨水瓶，或是嘔嘔嘴唇。可是同時又很機靈，對於水兵們的問題回答得簡明扼要，頗帶軍人風度。至於由水兵們從德寇手中所打下的那列火車，已順利往前駛去，大概已經達到目的地了。現在通火車麼？沒有，不通。已經有兩天兩夜不通車了。同時雙方郵務也斷絕了：聽說：

站長說到這裏馬上一停，似乎是怕說他散佈謠言。

「沒有外人，都是自己人，」福米喬夫鼓舞他說。

「據說南北兩路都被截斷，」站長通知說。「按這樣說來，我們是已被包圍了。不過，我並不相信這是真的，」他趕快又加了這麼一句，以防萬一。

「不信也是枉然，」尼古林說。「交通既已斷絕，南北郵政也不通，事情當然不妙。」

「是的，當然……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所以我現在正準備，」站長向獵槍子彈一點頭說道。

「想參加游擊隊嗎？」

「還有什麼別的出路！決不能留下給德寇服務，遭受恥辱。若是留下，到戰後有什麼話可說呢？我並不傻，什麼事都是預先想過的，」站長笑着說。「我過日子都是有計

算的，我能猜透兩年以後的情形。」

尼古林同福米喬夫也都笑了。

「你的主張很對。到戰後一定會有人問，你那時在什麼地方，作什麼事情。」

這時尼古林竟然決定，在必要時，就把這個棕色頭髮的滑稽高人收到自己隊伍來。

「你們對我可有什麼忠告嗎？」站長問。

「第一，我勸您把獵槍扔到池塘去或是埋起來。」尼古林說着便向半開着門的方向喊道：「克雷洛夫！」這時其餘水兵都坐在外間大廳的板櫬上，窗台上等候着。

克雷洛夫進來，向隊長一立正。

「在你那口袋裏，有一支多餘的自動槍。拿到這來。另帶兩匣子彈。」尼古林說。

克雷洛夫拿來了自動槍。於是尼古林說道：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這是水兵們送給您的禮物！——並就地告訴了怎樣用法。

「這件東西要比你的玩藝可靠得多。」

站長爲這種贈品感激異常，竟想就地試試自動槍去打鳥鴉了，福米喬夫止住道：

「不要隨便射擊。如果近處有德寇，聽見怎麼辦。」

「無論如何也要把情況弄清才行，」尼古林說。「我們若真被包圍的話，那我們在這裏就沒有坐頭了。出路只有一條：到深後方去。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假設您願意加入我們的隊伍，那就請加入。」

上的人。」

「謝謝。我本想請求加入貴隊，但未敢開口，」站長答道。「怕海軍中不收容大陸上的人。」

「若是好人爲什麼不收？的確，我們的規矩很嚴，可是弟兄們也真行。他們決不會出賣自己的同志，就是進到虎口裏去救自己的同志，也是在所不辭的。」

老伯伯拿着一張紙走進來，把這番談話打斷了。這張紙原來是他接收勝利品——即四萬二千七百個盧布——的單據；紙的上端有老伯伯親手寫的單據字樣。

「還要什麼單據！」福米喬夫開口說。「德寇已從四下逼來；」

「請劃個押吧，」老伯伯堅持道。「若不願劃押，那你就把自己的錢拿回去。我不管。」

只好劃押了。

「花費了的款項也得批准。付給製三口棺材的木匠錢是四百五十盧布。請在這個角上簽個「准」字吧。日期咧？也要寫上才對。」

「你真折磨人，」福米喬夫抱怨道。

「這是規矩，並不是我想出來的，」老伯伯收拾着文件回答。

敲門聲。哈爾琴科走了進來。

「隊長同志，有個聲音，好像是火車的聲音。」

『一二四二菲珈』火車頭

瞬息間水兵同站長都跑到了站台上。尼古林伏跪在地上，臉頰挨着冰冷的鐵軌。覺得鐵軌顫動，傳來了遠方的鐵輪聲。沒有問題，火車是越來越近了。可是這車上的人是誰！……是自己人還是德國人？

「把機關槍都準備好！」尼古林發下口令，「大家都準備好武器！」

隊伍都散在路堤近旁的壕溝裏。站台上只留下站長一人。過了有十分鐘，孤零零的一輛火車頭從深遠的凹地上鑽了出來。跑得飛快，後邊留下一道彎彎曲曲的灰色濃烟。站長搖着小紅旗迎接。水兵們也都鑽了出來，向路軌上奔馳。

火車頭開始放汽，速度減低，止動器下濺出了淡藍的火星，車頭全身都披滿了白霧，不久，即停在車站面前了。車頭熱烘烘的，像出了通身汗一般。曲軸桿和轆軸油膩而熾熱。透鍋因抑制巨大熱力的壓擠而顫動作聲。

尼古林，福米喬夫以及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都到了火車頭跟前。一個淡黃色頭髮、衣襟敞開、面色油黑的青年司機員跳車迎面而來。

「從什麼地方來？」

「從德國人那裏逃出來的！簡直是從他們手心裏鑽出來的！」司機員與高采烈的回答。『本是無救了的，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阿僚哈！』向司機棚喊道。『到這裏吧！』

一個滿臉漆黑，而眼睛和牙齒發白的火夫——阿僚哈從司機棚走出，不慌不忙的從小鐵梯上下來了。他長的很像卡爾梅基人或基爾吉茲人，漆黑的頭髮又粗又硬，鼻樑寬扁，眼睛細長。腿略彎曲。

「豬崽子們，倒底把煤水箱打壞了！」阿僚哈說。『沒有辦法只好停在路上堵住窟窿。』

他指着煤水箱上的木頭堵塞說道：

『這是開走時德寇機關槍追射的。』

司機員敘說德寇航空陸戰隊，在今天早晨強佔了由此向南約五十公里遠的一個大車站。能夠逃出來的，只有這輛『Lok菲珈』火車頭，它的救星，說句公平話，就是阿僚哈：他當時覺得事情不妙，便兩天兩夜沒有離開自己的車頭，而且總是昇着火。在道上因煤水箱中了子彈和水管淤塞的緣故，曾停了兩次，所以來到這樣晚。

『我們還載來了一個乘客哩，』司機員說。『喂，瑪露霞，你爲什麼還在那裏坐着？害羞出來嗎？你看哪，這裏有多少漂亮小伙子！』

『就來！』機棚中一個女子的回聲。『我的衣服很髒，滿身都是煤煙子。』

『她是在路上上車的，』司機員低聲解釋。『我們看見她拿着一個小包袱，順着鐵路跑，逃避憲寇。怎麼辦，怪可憐的，所以就叫她上到車頭上來了。她叫瑪露霞·克柳科娃。』

恰在這時，那姑娘正從機棚裏向外探望。水兵們一見便馬上熱烈鼓掌歡迎起來，並且采聲喝道：『瑪露霞真行呵！』她害羞了，臉上緋紅，兩手不知所措，只是捫頭髮。如科夫用肘腕杵杵克雷洛夫，向他擠眼說道：

『瓦霞，可不要錯過機會。你看是多麼好看的姑娘！真是女中之王呵！』

瑪露霞，的確長得不錯，眉清目秀，鼻子勻稱，髮色像銀灰，眼中多情。但是水兵們也並沒有什麼特別隨便玩耍；隊長的眼睛一斜，都不敢作聲了……

尼古林繼續同司機員談話。

『那末，你覺得或許可以向北衝過去麼？』

『不知道。不敢担保……我們可以試試看。俗話說得好，只是企圖還不算犯法。』

『好，』尼古林說。『那末我們就來一同試試吧。』

『很好！』司機員同意。『要衝出羅網，人還是越多越好。』

『參謀長同志，』尼古林向福米喬夫說道。『把一架機關槍按在車頭前台上。自動槍手守在前台兩旁，一邊六個。其餘的人都在車頭後邊的煤水箱間。趕快作，現在就要

「起錨」了。」

當把機關槍已經安置好，水兵在車頭前邊和煤水箱間都佔好了自己的崗位時，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愁眉不展的走到尼古林跟前，說道：

「好，祝諸位一路平安……希望你們的戰鬥成功。」

「你咧？」尼古林問道。

「我！我要留下……我沒有權利放棄車站……」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的視線轉向另方，聲音發顫……一個人留在這毫無護身的冷靜草原上，殘暴敵人每分鐘都有到來可能的情形下，這種味道確實不很好過。

「送給我自動槍，我很感謝，」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又說。「也許用的着。」

尼古林由於憐憫這個身體瘦長，面貌不雅的人，而心中難過起來。他緊緊握着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的上肘，說道：

「若是到天快晚的時候仍不見我們回來，那我們就是衝過去了。也就是說，路是通的，北面沒有德寇。若是路被截斷了的話，我們一定回到這小站上來。那時我們就來共同討論將來的辦法。」

尼古林看出了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眼中現出懷疑的神氣，乃把眉頭一抑，說道：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您不要懷疑，我們決不會就這樣把您丟掉。請您相信我們海軍軍人所說的話！」

這樣就別離了。阿僚哈早已昇好火爐，火焰熊熊有聲，車頭顛動，只待命前驅了。
『開吧！』尼古林說。

司機員一手按着調劑器，動作輕快穩當，抑住機器的猛烈發動，過了五秒鐘，他把汽鍋中兇猛沸騰的熱汽放出之後，就立刻把調劑器的活塞完全打開，於是，火車頭就呼呼吡吡的開動了。

路被截斷了！

這原是洶湧狂奔的超等速度，——尼古林覺得像坐在水雷艇上一樣。這輛強大的火車頭快得像輪不着動了。車頭的前衝力很大，帶得路旁沙石木屑飛揚不已，尾後竟騰起了一股通天飛塵。

走過二十公里，快到一個小站的時候，火車頭減低了速度。

『聽見什麼消息嗎？』尼古林由司機棚裏向外喊道。

『什麼也不知道，』站上回答。『聽說，德寇離這裏很近了。』

『往前開！』尼古林命令。

轆子又吼叫起來，一根根的電線桿又閃閃而過。在車頭前台上的水兵——機關槍手

都用自己的衣服遮蓋着面，不然便喘不出氣來。瑪露霞兀然坐在機棚的一角，呆呆的瞪着兩隻大眼睛，一聲不響。也許這時她覺得地球脫離了自己運動的軸心，世界上的一切，也像她一樣向着不明不白的方向狂奔急馳了。到什麼地方去？爲什麼事情？誰也說不出口來。

尼古林莊重的向她微微一笑。

『瑪露霞，害怕嗎？』由鐵軌、車輪、汽鍋的各種聲音中透出了他這麼一聲。

瑪露霞嘴唇微微動了動，作爲回答；就又沉默起來。

看途中的情形就知道交通是怎麼斷絕了的——在好幾個地方，一連幾十米達內的電線桿都被鋸倒在地上；顯然是德寇破壞團所幹的勾當。

又閃過一個車站；在這裏仍然沒有得到什麼消息。可是再往前去，只見一人持着小紅旗，從一間閘道房間迎車跑來。

那人說風傳德寇距此至多不過十五公里了。閘道房裏沒有人——都走了，只有他——鐵路工人——同妻子和三個孩子留下了。因爲小小孩有病，——帶着這樣的家眷能到什麼地方去呢？……

『叔叔，你可要當心，別弄出錯來，』尼古林說。這個工人失望的把手一擺，說道：『反正都是這麼回事……而尼古林也就沒有再加深究。因爲覺得他是自己蘇維埃人，情形既然弄到這個地步，走不脫了；』叔叔，留下留下吧。你的運氣既然是這樣，可有

什麼辦法。」

車頭又往前駛進。司機員把速度減得很慢，極其小心，預備在任何時候都有倒退的可能。尼古林站在小鐵梯上，握着扶手。

當駛近一個陡崗時，離下一個車站只剩四五公里了。車頭吡吡的響着。

尼古林最先看見了在陰沈沈的暗崗上，有個聳入雲際的水樓，隨後又看見在幾棵光光的柳樹後邊高架着的紅白信號，最後，他又看見了站房，黃牆白窗戶。車頭行駛的速度更加減小了，完全慢起來，幾乎沒有響聲，儼如悄悄前進一般。

「要開過叉道去嗎？」司機員問。

「爲什麼這樣問？」尼古林答。

「若開過去，被德寇一截，那我們就會進入絕境了。」

「不過，看樣子這裏好像是沒有德寇，」尼古林說。「倒是停下好，先派人去偵察偵察，以防萬一爲妙。」

還沒有來及把偵察員派出去，而猛烈的機關槍聲已經響得震耳了。尼古林趕快跑到車頭前台上，只見德寇正沿着鐵路向車頭撲來。在一堆枕木旁邊有一組丘八，把一架反坦克的輕砲忙向外推。

尼古林命令把機關槍口轉向那架輕砲。同時十來個自動槍手也向之一齊掃射，結果使他們的砲手匍匐到地上爬到枕木堆後邊去了。這時司機員已將槓桿扳轉，車頭倒退。

速度飛快。德寇由枕木堆後跳出來又奔向自己的輕砲，又被機關槍的急猛射擊掃到一旁去了。準瞄射手瓦西利·克雷洛夫深通砲術，所以他向那尊輕砲射擊得非常準確，絕不被德寇接近，因為他們若一開砲就會把車頭打壞了。

「後邊！向後看！」尼古林聽見司機員驚頓的喊聲，就轉過頭去。

一陣刺骨的冷氣浸透了他的全身，連心房肚腹都覺得冰冷了，原來是有五個德寇持着手榴彈從火車頭側面撲來。事情的決定就在這一剎那間了；只看德寇是否趕得到擲彈準點……後邊車台上和煤水箱間的水兵已用自動槍向德寇猛射，然而，在車開得飛快的時候，是很難瞄準的。

「臥下！」尼古林喊口令的聲音竟籠罩了車輪和蒸汽的響聲。

德寇還差十五米遠沒有跑到目的點，他們的手榴彈在距路堤十五米遠的地方爆炸了，騰起了一道暗淡的烟氣，炸片濺到了汽鍋和煤水箱上。大砲聲也來了，可是車頭已露出了信號桿外，再往前就是斜坡和罩着一團霧氣的安全溼地。

又開始了瘋狂的奔馳。德寇把砲火轉向路軌，企圖把路軌擊毀以阻止火車頭前進。大概德寇也是很着急：砲彈落的不準確，並且離路軌很遠。火車頭安全逃出了危險地界。

「噓，可逃出來了！」福米喬夫用手背擦着額上的汗水說。「真危險！還算不錯！

瑪露霞底眼淚

當火車頭駛進那個熟識的小車站時，淡紅的月光已經穿過霧氣射到地上，映出車頭的黑長影來。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歡天喜地向尼古林撲來。

「我以爲你們不回来了……在這樣混亂的場合中你們還能把我放在心上！……」

「不記得我已經說了海軍軍人的話麼？」尼古林答。

「謝謝！在那邊路上的情形怎麼樣？」

「路被截斷了。德寇每分鐘都有來到這裏的可能。要離開這裏才好。同志們，你們決定怎樣？」尼古林轉向司機員和火夫問。「跟我們走，還是留下？」

「留下！留下丟人受罪嗎？」司機員說。「不，我不留下。阿僚哈，你怎麼樣？」

「我？」阿僚哈很詫異，甚至帶點生氣的神氣說。「不要發這樣的怪問題吧。難道我是麻木人，或是以前的什麼公侯王爺不成？老天爺，我還沒有忘掉掉槍桿哩。」

「要把車頭炸毀！」尼古林又堅決又簡單的結束道。「福米喬夫，預備手榴彈。」

並向司機員問道：「四束夠不夠？」

司機員沒有馬上答出口來，因爲他很愛惜那個火車頭。

「夠！」
瑪露霞走到了尼古林跟前。「哼，看吧！」尼古林不耐煩的想道，「難道隊伍裏還缺少女人麼！無論如何也不收她！」

「隊長同志！」她開口了。「我也跟你們去。」

「要知道……」尼古林連聲帶嗽，錯亂無章的含糊說道。「這對於您是很困難的。我們是一面打仗一面走……有時會餓着肚子一連躑躅天幾夜。在樹林裏，荒田上露宿……」

「給我說這套幹什麼？」她又懷疑又悲憤的說道。「難道我不懂得！」

「我說話的意思是讓你留下好些，」尼古林壯起胆量肯定說道。

「留下？」她破聲沙氣的重覆一句。「您明白您說的話嗎？要我留下？……」

「那有什麼不得了？」尼古林急忙說，因為他想趕緊結束這段困難的談話。「難道留下的只是您一個人？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走。也絕不會有人說您留下不對。您若願意的話，我可以給您寫個字據，證明隊伍不收您！」

瑪露霞未待聽完即把臉一擦，嗚嗚的哭起來了。尼古林又氣，又惱，又可憐她，簡直急得滿臉冒火。

「您不要哭！」他皺起眉頭說。「哭什麼……」

他不知所措的向西下一望，可是沒有看見一個趕來幫忙他的人。

瑪露霞一面哽咽，一面吐露着悲憤的怨言：

『你們自己都走……却把我留給德寇！因為我是青年團員，因為我是蘇聯女子……因為我的名字每月都上了榮譽牌……自己走，可是把我的頭往繩扣裏送……我原來以為……我原來以為——水兵同志們……』

她哭得更傷心了。尼古林覺得背後幾十個同志都默不作聲，因而明白，他們是表示不同意自己主張的。於是他慌張得不知所措了——他在瑪露霞面前沒有辦法了。他的思念紛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呸呸呼呼發喘。

他的堅石心腸終於消失，再也扳不住面孔了：瑪露霞的眼淚使他暈眩，使他最後一點自負心完全消失了。

『請您止住哭吧！』他握着瑪露霞的肩膀，狠狠一搖，說道。『我的話原來是爲了您好！您既然願意跟我們走，那就走吧！規矩和大家一樣。只有一樁，就是以後不要後悔……福米喬夫！』他想趕快把這個哽哽咽咽的瑪露霞塞給別人而喊道。『好，你來安慰安慰這位女同胞，她也加入我們隊伍……克雷洛夫！你像個木頭似的站着幹麼，不見要用水嗎！去，從煤水箱裏倒點水來！』

煤水箱的水，有一股煤油味道，而且含有銹色；瑪露霞喝了一口馬上就吐了出來並可憐的說道：

『是臭水……』

『去拿點乾淨水來！快些！』尼古林向克雷洛夫喊了一聲，同時暗中責備自己太不

弱了，覺得滿腹悶氣實難抑制，於是走向一旁，站在房後庭園的前邊，默聽着瑪露霞漸漸平息下來的哽咽聲以及福米喬夫和老伯伯的婉言勸慰聲。他點着紙烟，吸了兩口就把一支煙吸完了，把煙頭向腳下一拋，恨恨的踩了幾腳，煙頭碎爛了。

瑪露霞終於安靜下來，不哭了。福米喬夫走到尼古林跟前，斷着大白牙（在月光下顯得格外分明）說道：

「都是這樣！」他說話的神氣是同情的，然而話中却多少帶點幸災樂禍的意味。「我已經成家三年了，是很懂得這些門道。我老婆一流淚，我馬上躲起來……」

「手榴彈預備好了嗎？」尼古林嘆道。「都在那裏幹什麼！」

他氣忿忿的，看見誰就吵誰：福米喬夫，克雷洛夫，阿僚哈火夫，如科夫都挨罵了。

直到聽見哈爾琴科喊「不要說話！」的聲音時他才不吵了。

哈爾琴科在碧藍的月光下已經聽了多時。

「真不懂……我不會分辨陸地上的聲音。聲音很輕，不像是火車聲音。」

哈爾琴科又聽了一下乃補充道：

「是向我們這來的聲音。」

該站有三條鐵路，一條由車頭佔住，尼古林命令用候車廳的桌椅板凳把其餘的兩條路也阻擋起來。隊伍佔據鐵路兩旁：一部份人埋伏在路邊壕溝裏，其餘的由尼古林率領

着留在站房裏。

從南方傳來的聲音接近了。水兵們聽着，極力思索：這到底是怎的一回事呢？

『是摩托開道車！大概是德寇派來查路的。』司機員說。

不多時，在遠遠的鐵軌上已現出了開道車的小黑影來。開的不快不慢。截擋開道車的一堆桌椅板凳因車頭的影子遮住，從遠方是看不出來的，因此開道車差點沒有碰上。止動器的響聲，開道車滑了一下而在相距障礙物約五米遠的地方才停下了。

水兵當德寇尚未來得及開開車門之前，早已托着自動槍圍在該車周圍。

『出來！單個單個的出！』尼古林命令。

克雷洛夫用德國話傳述了他的命令。首先下來的是一個面龐削瘦頸頸細長的黃髮司機員。他嚇得兩腿直抖，牙齒亂戰。

尼古林就決定由此人開始審問，因為正確估計到這個怕死的司機員是決不會特別沈默和撒謊的。

『菲珈』，幹哪！『菲珈』，撞呵！

在值日室內，就着一個昏暗的小油燈下開審了。

「您要槍斃我吧？」司機員問。臉色嚇得像白紙一般，坐在凳子上急得直打嗝兒。

「若說實話，就不槍斃，」尼古林令克雷洛夫轉答。

「好，」司機員同意。「我一定說實話。我們後邊跟着一掛軍車。軍車頭前掛有兩輛鐵甲車箱。我們是給這掛軍車檢查路軌的。閘道車上有無綫電機，不過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使用。我們：」

「行啦，都明顯了！」尼古林猛的站起來，打斷了他的話說道。「再不用說了。你要記着，每個字你都要用頭担保。克雷洛夫，你留在這裏守着。」

尼古林到站台上把審訊結果簡單告訴給自己的戰士。

「我們就把他們那種鐵甲車箱弄成餅子吧！」

他命令司機員和火夫趕快加火，使蒸汽達到最高限度。

阿僚哈開開爐門。橙色的火光映出了他那短矮彎腿的姿勢，他把外褂脫下一扔，只穿着一件背心，把煤塊一銚一銚的逕向爐中拋去。司機員打開了灰盤閘和虹吸，——火焰發得熊熊炫目。火夫毫不停息的工作着，忽而添煤，忽而用長火棍攪火。他的臉上、頸上、手上都汗水淋漓的發起光來。

尼古林站在機棚前。司機員時向他報告：

「十七度了！」

「十九度了！」

「還要加，還要加！」尼古林命令。「破不了，經得住。哈爾琴科，怎麼樣？聽不見什麼聲音嗎？」

「還沒有聽見。」

「二十二度了，」司機員說。

閉關的動預塞。震耳的乾聲在車頭上響了起來，一股白汽向上昇騰着。冷卻後又像露水似的落在水兵的面土。

「塞住吧！」尼古林命令。

司機員爬到汽鍋止把活塞塞住。壓力提高到二十三度了。

「再加，再加！」尼古林催促。

「再不能加了，」阿德哈由機棚裏應道。「現在已經到了二十四度。再加，汽鍋就要炸了……隊長同志，你不要懷疑，我們的「菲珈」有這麼高的汽力，每小時是可以走八十公里的，甚至可以走九十九公里。」

哈爾琴科爲躲避汽聲混淆聽力起見，便沿鐵路往前走。從冷靜昏暗的月光中傳來他的語聲：有車往這裏開哩。

人們都不作聲了。

「哈爾琴科！」尼古林喊道。「到離此四公里的時候要報告。」

「是，到離四公里的時候一定報告。」

水兵們一聲不響，甚至連低聲私語也沒有了。「分鐘比一分鐘緊張，似乎緊張得像緊絃一樣快斷了。俘虜們呆呆地站着，他們已經猜透了水兵們的計謀。

哈爾琴科快步走到尼古林跟前。

「隊長同志，到時候了。再遲車頭就來不及展開速度了。」

「開！開！」尼古林號令司機員。

「菲珈」，永別了！」司機員憐惜地說道。「你竟犧牲在我的手裏……好，最後再出一次力吧。」

他把開動機完全開開，馬力十足了。火車頭一抖，輪子轉動起來。司機員跳到地上。車頭移動了——前進，前進，前進，快得連地都震動了，響聲兇猛得好像它鐵腹內沸騰着的不是騰騰和杳然盡力掙脫的蒸汽而是憤怒的烈火一般。

司機員全身哆嗦着，望着火車頭的踪跡而高聲喊道：

「菲珈！菲珈！」努力呀！「菲珈」，撞呵！「菲珈」！幹哪！幹哪！……」

夜間的黑暗很快就把火車頭吞噬了，向鐵路遠方望去已經看不清楚，只有鐵軌還在哀鳴着，呻吟着，把對方的轟轟聲接合着：一方是平勻有度的響聲，另一方是充滿怒火，越來越大，快要變成廢鐵的吼鳴。時間似乎停住了，風也不颯了；好像整個大地都屏息以待了。鐵軌愈加驚慌的哀鳴着。這原是紅赤赤的鐵塊從黑暗中向着德寇怒鳴與不可抑止不能挽回的碰撞；這個傳染了鮮血的兇猛怪物，載着灰盤圍上結成的紫光烈火，沿

着路堤向前猛衝，弄得沙飛石躍，塵土通天了。

只聽在隱約的遠處，轟隆一聲，於是昏沉沉的火霞立時騰向天空，隨後又熄滅了。

一切都完結了。德寇的鐵甲車箱連同自己的人都昇天了。根據衝擊的響聲，可以斷定，連車頭帶車箱都翻到路堤下了。

如科夫高興得臉色都發白了，他提議說

『我跑去看看吧，一下就回來。』

『沒有時間，』尼古林答。『現在就要出發了。』

福米喬夫走到尼古林跟前，說道

『把他們的司機員怎麼辦？』

『放他走。』

『爲什麼？』福米喬夫驚叫道。

『因爲允許了他。既然允許就應實行。把他領到我這裏來。』

把司機員領到站台上。司機員戰戰兢兢的哭着，跪在尼古林膝下，一把握住他的手

就吻。

『站起來！』尼古林把手一抽，藏在衣袋裏，憎惡的說。『弗利茨，找你們自己人去吧。』尼古林忿恨得喘不過氣來。『找你們自己人去。』接着又大聲重複說，『告訴

他們說：俄國水兵伊萬·尼古林叫轉告你們，要你們趕快好好從俄國土地上退出去，時間還來得及。不然你們就要後悔了；那時想走也走不脫了，一個活的也回不去！……克雷洛夫，你好好翻給他聽，使他都明白。要他重說一遍。」

克雷洛夫翻譯之後，德寇明白了，點點頭，嘴裏咕咕嚕嚕：

「去吧！」尼古林指着草原說。「弗利茨，去吧！」

德寇縮着脖子，弓着背，兩腳哆哆嗦嗦，悄悄越過鐵路了。

「毒蛇，害怕哩！」福米喬夫說。「怕追彈呵！」

尼古林氣沖沖的目送德寇，一聲不響。

「出發吧！」他終於說道。「站隊。把閘道車燒掉。」

閘道車着起火來，火光照得站台通亮。

站好隊了。

「向右轉！」尼古林喊口令。「跟着我——開步走！」

閘道車已經燒燬。路軌上只剩下了紅赤的鐵塊。

小車站空無一人。德寇向一方踏着冷清清的月色曠原走去。

向另一方走去的是水兵，與水兵們一同走的有瑪露霞，有司機員，有阿僚哈火夫以及爲鬥爭，爲功業而拋下自己淒涼小車站的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

路過鄉村和鎮市

尼古林這時的唯一目的——唯一任務就是要鑽到自己人那邊去。這個任務完全支配着他，支配着每個戰士。他堅決按着這一方針前進，因為他懂得，這個人數極少的隊伍，不宜進行有次等意義的局部戰鬥，不宜分散力量，非萬不得已時不宜損失人員。如果在途中有了德寇，那時當然也應當給以打擊，可是要在有利的情況下，即是不損失人員而能獲得成效的情況下才行。因為人數已經不多，若再損失五六個人，那時隊伍的力量就可降低一半。並且要突破戰線到自己人方面去的時候，大概是非經搏戰不可的。因此必須保存實力以備這個決戰。

所以在一次休息時，他便對自己的戰士說道

『我們之所以有力，是因為我們有海軍的團結精神和互相救助精神。我們之所以有力，是因為我們同心協力去打擊一個目標。我們隊伍有二十六個人，每人要抵擋二十個弗利茨，因為有同志幫忙。我們在搏戰時每個人都有二十五個同志幫忙。懂得這個數學嗎？』

『懂得！』戰士們回答。

「那就對了！……」

「因此我命令，」尼古林繼續說，「每個戰士都要盡可能珍重自己！每人都應當記住：一個人若脫了隊伍不只是犧牲他個人，而且也要連累其餘同志。還應記着，我們沒有軍醫院，受了傷沒有地方醫治……當然，我們不能把既已受傷的人員扔掉……不過每人絕對應當珍貴自己。像克雷洛夫那樣，真是英雄！敢在德寇子彈下挺身走險，說「這算什麼，我一點也不怕！」以後對於這種把戲我是不饒恕的！我命令你們，沒有我的允許，不准對德寇作任何自由行動。克雷洛夫，如科夫，這話都是與你們有關的，因為你們的性情都很急躁。誰違反命令，誰就受處罰。處罰很簡單：逐出隊伍。讓他一個人在外邊徘徊，讓他去嘗嘗德寇爪牙的味道……都懂啦？好，現在該走了！站起來！」

尼古林帶着自己的隊伍，專走僻靜小路或荒原，絕對避免走大道。假若碰着這種大路的時候，也是要在夜間快步穿過去，以備天亮時趕到樹林或有深谷的地方。尼古林決定在夜間行進，白天休息，因為白天休息比較又暖又安全，可以昇火。有時停在鎮市和鄉村中休息。在靠近大路的地方常常遇見破壞了的村鎮；大風吹得空虛的房屋窗門軋軋直響，吹得灰塵沿街旋轉，把餘燼的墮人烟味直吹到水兵們的鼻孔裏。

村中殘留的居民：老人，兒童，婦女都戰戰兢兢，眼淚汪汪，心情歡悅，向水兵們跑來。

「親愛的人啊！真是我們的軍隊轉回來了嗎？」

本來難於向這些人說出實情，然而終於說出來了——我們的軍隊還沒有回來。

水兵們每一離開這種鄉鎮而心中就添一層益加仇恨敵人的怒火。就連瑪露霞那樣柔和綿善的女人心腸，這時也堅硬起來了，有一次當五個羅馬尼亞寇兵在一小間民房內，破箱劫物，被水兵捉獲而當場槍斃的時候，她並沒有轉過頭去，表示怕看。

在草原深處，德寇還未曾闖到的村鎮鄉井中，居民仍是完整無損的。水兵們每一進到這種地方休息，便覺得像過節一樣快樂。在冷颼颼的清早向着隱在黏土窪的村莊邁進時，確實覺得舒服：溫和的金色朝霞，射耀着村中房屋的窗戶。從葦草房蓋上的烟窗中冒着紫色的煙柱，昇到天空而變爲透明的紅色，慢慢消散着。

在置着一片乳色蒸汽的河中鴨鵝競鳴。在枝葉零落的黑楊下，有一隻斑紋小牛，尾上沾滿了牛蒡刺，好像在沈思似的徘徊着……一些捲毛茸茸的狗吠着各種不同的音調。

籬牆內的低矮白屋穩站得根深蒂固，這是它們的祖先傳留下來的基地。民房內潔淨，緊襖，溫暖。一陣陣的乾茴香，清薄荷，鮮麵包等等的氣味直撲鼻端。個子高大的哥薩克女人把裙子提得高高的，在熱烘烘的爐灶前忙來忙去，並有時砰砰拍打那好奇心的兒童後腦袋。按理說，這樣溫暖舒適的民房中本是農人圍爐自燒壺前，縱情談天的地方；談談收成與工作日，講講購買牛羊，說說某合作社經理的貪污以及某人結婚等等……可是現在水兵們却沒有聽見這類的聲音，人們腦海中充滿了另一種思念，因爲各鎮市、各村莊，各住戶，到處都籠罩着驚慌不安的景象。人們都紛紛向水兵們問道：該

死的德寇離此很近了嗎？什麼時候會鑽到這裏來？來了對於我們忠誠良善的勞動集體農民要怎樣？水兵們對於這種問題只有飲痛直答：德寇已離此很近，每天都有到來的可能，來了對於人民是任何好處也不會有。談到這裏，房中似乎冷清黑暗起來。哥薩克老漢皺起斑白的眉頭聽着，一聲不響，而女哥薩克，有的流下淚來，有的驚心嘆息而向着神像劃十字。雖然他們如此驚心吊胆，流淚涕泣，傷心嘆息，可是仍然沒有失去庫班哥薩克的體面：不管以後怎樣，然而今天的貴客仍應盡情款待。

每逢這樣的時日，隊伍中出頭接洽的是老伯伯；他成了主角，尼古林和福米喬夫成了次要的人物。他將戰士們都安排到各住戶之後，就帶上滿袋子錢出外購辦糧食。

「您好！」他走到一個居民家裏時，把無遮沿帽一摘，說道。

「好，您好！」大八字鬚的哥薩克主人答道。「請坐，立客難答應。」

不慌不忙的開始談起戰爭，談到主人的三個兒子都進入基里琴科將軍底哥薩克近衛軍團的情形。

「府上沒有人在海軍中服務嗎？」

「沒有，我們哥薩克就是會騎馬拚刀。」

主人說着不由的向牆上一瞟——牆上掛着他青年時代所照的像片：單刀匹馬，胸前佩着兩枚十字獎章。

「很好！」老伯伯說。「騎馬拚刀也是好的。」

老伯伯逐漸不露形跡的把話頭轉到造訪的正文上：主人能否把自己的存摺讓給水兵們一點？照價付錢，要多少就付多少。

於是就出了難題。差不多家家都誠心誠意本着哥薩克同有的豪爽精神，獻給老伯伯各種各樣的禮物：雞蛋、豬油、奶酪、鹹肉、麵包、麪餅、牛奶。老伯伯深知自己同伴的胃口，所以不論是麪餅、豬肉、奶酪，一概不加拒絕。認爲這些東西在行軍中都是有用的。

『這些東西的價錢怎樣？』老伯伯問。

『說什麼價錢！』主人答。『該死的德國人一來就會把東西都白白搶去，難道現在還值得向自己人索取幾個銅板不成？我自己就有三個兒子在基里琴科將軍同志處哥薩克近衛軍團裏……不，絕不要錢！』

『我沒有權利白拿你們的東西！』老伯伯勸道。『有上司的命令，一切都要付錢。』勸說也沒有效力。主人對於這一切理由就只有一個回答：

『我有三個兒子在軍隊服務。他們都是年青力壯的，同你們一樣。』這時女主人暗暗垂淚，用袖口直擦；若去同她說價錢更是無濟於事。

『主人，您聽！』老伯伯又堅持道。『事情非常簡單：我們買東西，你們賣東西。』
『我並不賣東西，』主人吸着味道極烈的烟斗，不慌不忙的說。『這裏是我的房子，不是市場。』

「那末我們怎麼辦呢？」

「那還不好說，拿去吃就是了。」

老伯伯這話該怎麼辦呢？只好拿着了。

隊長可生了氣，發出不滿意的聲調向老伯伯責備道：

「我們不是弗利茨，也不是羅馬尼亞匪兵來掠奪人民。拿東西就應付錢。寧可多付也不要白拿才對！」

老伯伯也發了火：

「隊長同志，你自己去付付錢試試！難道我捨不得錢嗎？我付錢，他們不收。昨天我雇一個老人問：『爺爺，你的豬油要付多少錢？』（一塊有四公斤多重）他回答：『拿去吃就是了，一個錢也不要。』『那還行！爲什麼不要付錢？我們不白拿人家的東西，我們要付錢。這是我們隊長的命令。』爺爺，收下錢吧，不然我就不拿豬油了。」

「好，」他說，「那就給十個盧布吧，不，給五個吧。」可聽見啦？那麼一大塊豬油只值五個盧布？我甚至生氣了！「怎麼你老糊塗了嗎？你從那裏聽來的這樣價錢，四公斤豬油只值五個盧布？你是開玩笑嗎？」「不，」他說，「我不是開玩笑。我要把你給的五個盧布藏在衣櫃裏，等把德國人趕走，戰爭完結的時候，我就把這五個盧布鑲在鏡框裏，掛在牆上，好記着海軍會經過我們家裏以及我拿豬油款待他們的情形。」他說到這裏便要求道：「請您給我挑一張乾淨些、新一些的五個盧布票子：好作作擺飾。」這就

是同他談了半天的結果！你去同他們談談吧，真沒有辦法！莫非我就真拿出錢來叫他掛在牆上作擺飾嗎？我付給他錢是爲的要他買東西用，可是他卻異想天開，要錢是爲的掛在牆上好養……他想要作紀念，可是對於我却有些不好過……

老伯伯有時在某村子裏當真買了一些東西，小豬，羊，當時也是說了很久；大家要多少，老伯伯就說付多少，結果兩人怎樣呢？互相把手緊緊一握就了事！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帶着通曉哲學的日吻說道：

『看，戰爭竟然把全部生活顛倒過來了！以前人們都是想怎樣可以買到便宜東西，而現在倒以爲貴些好了。真是怪事！……』

在偏僻寂靜的鄉村內休息，是很舒服的，要說是再好不過了，然而只是因我軍退却所引起的淒涼景象，總是使人難受。晚上，水兵們在陰沈沈的秋景下離開這種舒適的小村莊時，便已想到狂暴的德寇不久就要到這裏來的可怕情形……同時又想到當德寇在開走的時候，將會有狂風沿街吼嚷，肆行無忌，吹搖着被燬壞的窗戶，撞動着快倒塌的門扇，撓拂着倒在地上的老漢白髮，吹起殭死女人的裙子，把灰塵揚到鮮血淋漓而瞳珠已定的小孩眼上，把朝夕臥守門檻、哀吠主人屍首的驚犬捲毛吹得搖動不定，把煙黑的灰燼吹得到處旋轉，把冷後刺鼻的焦烟氣味揚送到遙遠荒涼的草原上的等等情形。

夜間

不久，在一個村莊上就有兩個紅軍戰士加入了隊伍。第二天又有一個在德寇後方被擊壞了的我們驅逐機機師加入。後來又有兩個士兵以及由對面樹林來的六個步兵加入。在一家居民中養好傷的一個坦克師也跟了我們。

以前在排隊報名的時候，站在最左邊的瑪露霞總是喊一聲：『十三整！』這是她所不高興的，因為她也與一般女人一樣，心中還暗藏着迷信觀念▲。這次她却大高其興的大聲喊道：

『二十一不是整的！』

於是隊伍中也就把瑪露霞稱爲『不是整的』，這個稱呼却很適合她的小小身材。

尼古林知道隊伍將繼續擴大，往後領導和給養問題更形複雜，秘密的行軍、休息和宿營也將更加困難了。庫班並非西伯利亞，到處都是開闊的草原地帶；即便有個陷窪地，也只有能隱蔽二十五六人，要是一百五六十人的話，那就難於隱蔽了。這即是說，

▲ 迷信的人認爲十三是不吉祥的數字。

率領這樣的大隊伍不宜經過一二十家住戶的村莊，同時，二三十斤豬油，百枚雞蛋對於供養這樣的隊伍是不夠的了，需要經過大村莊，大鎮市，然而在大村莊大鎮市中，人多口雜，難免走漏風聲……總而言之，在尼古林看來，前程是渺渺茫茫，充滿着各種驚慌與意外危險的。因而他越來越費思索，越來越覺得肩土的担子繁重。

尼古林的這番苦心，當然隊伍中任何人也不會知道。戰士們仍然覺得他是照常堅毅，強悍，敢作敢爲的隊長，覺得他的口令喊得更加宏亮，眼力更加森嚴炯明了。雖然他的年紀同戰士們不相上下，可是大家這時都覺得他至少要比戰士們大二十歲，誰也不再想，好像兩星期以前那樣給他開玩笑笑了：拍拍他的肩膀，或是當他看不清楚的時候，把鹽當作白糖放到他的茶碗跟前。

尼古林怕軍心動搖，所以從來也不肯把自己的苦衷向任何人表露，可是這種獨自飲苦，緘默，承當一切的心情，該是多麼不易呵！

有一次，他竟然想道：「若是來個少校或大尉，我請他代替指揮工作，而我只當個戰士，該是如何心快啊！」不過他很快就把自己這個示弱的動機打消了。「怕負責任，逃避困難，不就是真正的叛變嗎？既然負責指揮，那就應當負起隨之而來的全部重担，也就是說要堅持到底才對。」「不要緊！」他下決心說。「我有力量，經得住！」

這時總不斷的有一個兩個新戰士加入隊伍。瑪露霞站在隊伍左邊報數的時候，喊

道：一二三

「二十三，不是整的！」

經過一天！

「二十四，整的！」

又過一天！

「二十五，不是整的！」

有一次，大清早，隊伍停在一個淺斜的窪地裏休息。一陣惡風送來了「米式」機的響聲。不多時，從雲裏鑽出一架飛機，低低飛翔，只有一百米達高。隊伍中竟有一個蠢笨急躁的新戰士，他跳起來就扳開自己的半自動槍。「停下！」尼古林喝道，可是已經遲了；飛機師已經發現了隊伍，前來衝鋒了。幾架機關槍的子彈猛向窪地掃來。

「米式」機施行兩次旋轉掃射之後，才飛走了。戰士們站起來了。有四個人被擊斃；火車司機員和三個紅軍戰士，其中便有那個蠢笨急躁的新戰士，這時他已被德寇子彈擊中，流了很多血，身體僵硬了。

尼古林迅速整隊出發，因為他怕「米式」機可能再引坦克或摩托化的部隊來。

他們一面注視着天空，一面毫不停息的往前奔走。到夜晚時已經走了很遠。戰士們在經過二十四點鐘的行軍後，實在站立困難了。又加細雨濛濛，越下越大，入夜將有傾盆之勢。

遙見右方小橋後面有一些被陰沈的天空映得發暗的柳梢和房蓋。尼古林乃決意暫到

這個村莊去。

老伯伯把戰士都安排妥貼，給尼古林和福米喬夫找了單獨的住房。女主人開始準備晚飯，而福米喬夫等不住，趕快喝了一杯茶便躺在一條寬板凳上打起鼾來。

尼古林獨自在一盞微弱的燈光下吃了晚飯，然後也躺下，想睡睡覺。雖然兩腿和脊背累得像斷了一樣，十分酸痛，可是仍然睡不着。躺着總是前思後想，怎也想不出頭緒來，簡直像一團亂麻。

這種沒有結果的思索，糾纏着他的腦海；覺得其他一切動作，生硬的開門聲，福米喬夫的打鼾聲，沉重的大雨聲，都在妨礙他，都在驚擾他。

他猛然坐起來，赤裸裸的兩腳垂到板凳下，燃着小油燈，看了看時錶。不到八點鐘，還早得很，可是天黑得厲害！只好在沒有月亮的時日內改爲白天行軍。接着就想起了清早的事件，因而眉頭一皺：『事情真糟，白白損失了兩個人。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那個櫻椽伙跳起來呢！現在是無從追究了。不過有一個罪人就在眼前，那即是尼古林隊長本人。因爲戰士之不得命令而跳起，並且自行開槍射擊，這就是說隊伍中沒有真正秩序，沒有真正紀律，也就是說，隊長應當負責……況且近來又要白天行軍，若是有個戰士稍不謹慎，就能損害整個部隊。需要有鐵的紀律才行，不過隊伍總是不斷增加新人，又怎能實行鐵的紀律呢？得要多少時間才能熟悉每個人的品格呵，可是時間又不允許，需要馬上行動……』很難，哎呀，真難！——他這樣想道，又覺得疲憊不堪，

不只身體倦乏，而且連腦筋和精神也累得要命了。

他一合眼睛，馬上想道：這倒不錯，在這間清潔溫暖的小屋中永遠睡着倒不錯。什麼也看不見，也聽不着，也不急於到那裏去，也不想想那……可是他又馬上驚醒，皺起眉頭說道：蠢笨念頭！什麼叫累？我是隊長，我沒有權利這樣想。

他氣恨自己一時的弱點。原來這時他的腦筋已經清醒，思索有了頭緒，清清楚楚一條一條的都想起來了。明天集合全體戰士，告訴他們現在就要實行特別嚴格紀律，對違犯紀律者只採取兩種辦法，不是逐出隊伍就是槍斃。因為現在隊伍已到施行真正軍事秩序的時候，就要這樣來辦：「海軍陸戰隊別動混成隊命令第一號。命令全體人員，無論在行軍，無論在休息都應嚴守紀律，極端慎重，絕對嚴密……」

尼古林趕緊從制服內袋裏掏出鉛筆和小日記簿來，翻着尋找乾淨張頁，却又忽然拿着本子發呆起來——沉默得像睡着了一樣。到甦醒之後，覺得身體、腦筋、精神又沉重不堪了。原來以前的那種疲憊並沒有消失，——只是附在一旁等待他再失去駕馭自己的能力時機就是了。

漠不關心而萎靡情緒操縱着尼古林的心靈。他心不在焉的翻弄着小日記本。看一頁，是通信地址，再看一頁又是通信地址，頁頁都是通信地址：尼古拉也夫城……救德薩……赫爾松……塞瓦斯托坡里……塞瓦斯托坡里……塞瓦斯托坡里……許多塞瓦斯托坡里。他冷笑了一聲，「這些通信處現在一點用處也沒有，完全可以燒掉了。」

在尼古林的筆記本中保存有一張用玻璃紙包着的領袖照片。尼古林於是把螢螢的小油燈往前一拉，就向這位最熟識，連每一道皺紋都熟識，相距雖遠而異常親近的面容再三注視起來。尼古林的全部生活和命運，一切幸福和苦惱，一切幻想與希望都是與此人密切聯系着的。尼古林清清楚楚地想到莫斯科，想到克列姆里宮的牆壁，想到斯大林在紅牆內敞亮的辦公廳中工作的情形……想到斯大林的煙斗因忘了吸而熄滅……尼古林覺得這位勝利的偉大匠師現在正在創造一個最大的勝利，覺得他有時抬起頭來，似乎是在傾聽遠方大搏戰的響聲。這種大搏戰的結局是早已在這個辦公廳內預決了的。空中有成百的飛機交戰，陸上有成千的坦克衝鋒，而在遙遠寒冷的海洋上則有多少戰艦巡邏不已；紅赤赤的鋼鐵，成噸成噸的相互轟鳴着；千百萬人在衝鋒，千百萬人在防守；從巴倫支海到黑海一帶都在作戰，簡直鬧得天翻地覆，都被壞，都被光了……而斯大林仍然鎮靜自信的坐在克列姆里宮，不慌不忙的工作着，言談着，他對戰爭前途明如觀掌，能從砲火連天的搏戰中看清勝利！

若能親自看他一眼，聽他一聲，該是多麼快意啊！但急辦不到，因為我們被圍，莫斯科相隔千里，鋸齒牆的克列姆里宮離此遠極了……

可惡的風，吹個不停，雨點砰砰的敲着窗戶，小油燈閃閃的照着房內的一角。
尼古林坐在桌旁，頭垂在兩手上睡着了。

偵察

當尼古林醒來的時候，窗外已經發亮。雄鷄正在長鳴。尼古林想起自己夜間的思路，便覺得昨天的疲憊、猶豫、動搖與沉悶的思念連一點痕跡也沒有了。覺得身上充滿了熱烈的新力量；於是趕快穿好衣服，搖着福米喬夫說道：

「起來，我們去洗臉吧！」

一片陰沈沈的朝霧，罩遍了街道和斜坡下的荒蕪菜園。向陽處的霧氣稀薄發亮，近地面的霧氣濃厚而黑暗，庭園中秋後腐草的氣味，一陣陣撲到人的臉上來。到處都令人感到悲傷與淒涼。然而尼古林却看見了初昇的太陽，——隱約在灰白陰暗的浮雲之後。

「太陽！」尼古林說。

「什麼太陽！」福米喬夫抓住光滑的吸水杆向井裏下着說道。「不要等太陽吧，只會有濕淋淋的雨降下來。」

「不要緊！」尼古林答，「到中午時太陽一出，馬上就可晒乾了。福米喬夫，來，不要吝惜水，往身上倒吧！」

尼古林把上衣脫光，被冷水澆得直打寒戰，他拿水向身上連拍帶擦，弄了半天，

少澆了有三桶水。

他在喝茶的時候，對福米喬夫說道：

「家庭式的關係，在我們隊伍中，以前是可以的，因為都是自己的水兵，可是現在進來了一些新人，家庭式的關係就不適宜了。要按軍隊章程實行軍規才行。福米喬夫，我命令你編制一個名單。每天早晨要站隊點名。站隊時禁止任何談話，再不許像以前我所指出過的那樣了！禁止自由外出。要指定各班班長，班長要向我們負責。」

離戰線近，水兵們真是高興！在草原大路上碰見敵人個別小隊、汽車、馬車的情況，一天比一天多起來。結果是他們的丘八斃命，車輛着火，而水兵們則是帶着繳獲的手榴彈和子彈繼續前進。

尼古林率領着隊伍，在戰線附近的德寇後方前進着。他打算選擇一個比較肅靜，寇軍少有掩護的陣地間猛突而過。

尼古林的一切努力都是準備作這個最後決戰的，只是缺乏一點，就是關於敵軍佈置及其陣地弱點，還沒有確切消息。所以尼古林總在遲緩前進，因為他懂得隨便行動是不行的：在時機已到，千鈞一髮的關頭，若有極小一點失算就會弄得全隊白白覆滅了。

有一天早晨，他們走到了一條荒蕪的大路上，這條大路繞過一個小湖，兩面雜草叢生，水兵們在已落葉的樹叢跟前，看見在濕漉漉的樹葉下掩蓋着一個小東西，還在顫抖着。尼古林走到她跟前，喊了一聲。這原來是一個八歲的小女孩。她一驚而起，大聲哭

着就跑。福米喬夫一把捉住了她的手。

「往那裏跑？真是個傻孩子！你在這裏幹嗎？爲什麼光着腳？你的鞋在什麼地方？大衣在哪裏？你從什麼地方來？住在哪個村子裏？」

她一聲不響，又怕又冷，直打哆嗦。她只穿着一件舊褂子，兩隻光腳凍得發青了。

「你這個小姑娘，真不知按時穿衣裳！」尼古林開玩笑說。「老伯伯，照顧照顧這個小姑娘吧！」

老伯伯的暖水壺裏還有點開水。如科夫從衣包裏找了一件棉衣與一雙毛襪，給小姑娘穿上，又給她圍上一條棉被，給她喝了熱茶。

她很快就溫暖過來，安住心，於是便講起了她那可怕的淒慘經過。原來今天早晨，天剛亮的時候，德國人把她的父親、母親、祖母、姐姐都殺掉了，一條乳牛也拉走了，羊也趕了去，連布揚克狗和格里什克黃貓也都打死了，隨後連房子也點火燒了。只有這個小姑娘，因跑到菜園裏去，才得躲開了；德寇會追了她幾槍……以後她就走起來，走了半天，又冷又累，原來是迷失了道路，鑽到這叢樹裏，躺着等死。

水兵們一面默默的聽着她講，一面極力推測隊長的處決。莫非他對於這樣遭受德寇摧殘的村莊竟置之不問？使德寇在那裏確信自己不能遭受報應嗎？不會，他的海軍心腸是不會忍耐住這個，而且也不應當忍耐這個，他定要爲這個小姑娘、爲她的父親、母親、祖母、姐姐，爲燒掉的房子，爲布揚克狗，爲格里什克黃貓——這一切一切來澈底

憲治弗利茨。

瑪露霞轉過臉去背着隊長，淚汪汪的直咬嘴唇。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用自己的褲手帕總是擽鼻涕。老伯伯沉悶悶嘆氣不已。

「大家都聽見了嗎？」尼古林悶沉沉的問道。「戰士同志們，要記着，要牢記記着，爲這一切我們都要同德寇算賬！德國人才進你們房子的時候說什麼話咧？」他問小姑娘。

由繼續盤問中查明，原來是前寒夜裏，有兩個被德寇俘去的人從該村逃跑了：小姑娘的父親給了他倆一些麵包，準備路上去吃，這件事情被人看見了：

「你說什麼，俘虜？」尼古林有了精神。「你們村裏俘虜很多嗎？德國人多不多？他們有沒有坦克？你認識那種很大的東西麼？」

小姑娘回答俘虜很多，都叫德國人圈在集體農莊養牲畜的院子了。有過坦克，現在都走了，這時沒有坦克。

「你們村上的德國人長得怎樣？是白白的還是黑黑的？」

尼古林詳細問。「看見鷹嘴鼻的嗎？那樣可怕的……」

原來什麼樣的都有：也有白白的，也有黑黑的，也有鷹嘴鼻的。不久才來的德國人，完全是黑黑的並且是很活動的：在街上又唱又跳，光捉捕集體農民的鷄吃。

「意大利人，是愛吃空心麵的！」福米喬夫說。

「真是雜貨店，什麼都有。」老伯伯補充道。
尼古林笑了。

「好，我們就用炸彈把這個雜貨店炸碎吧，一點也不要留！參謀長同志，這樣作你看怎樣？」

水兵們心中都輕快起來；知道隊長不會放鬆這件事情，非要向那些白白的、黑黑的、鷹嘴鼻的以及其他愛吃鷄湯的魔鬼們報仇不可！

「哦，參謀長同志，我們來開個軍事會議吧，」尼古林說了就同福米喬夫走向一旁。「擺在我們面前的並不是小的鬥爭，而是同佔優勢力量的敵人作拚命撕殺。」

「難道這是第一次嗎？」福米喬夫應道。「每次都是這樣打的——都是同佔優勢的力量打。若是德寇的話，當然要困難些，不過那是意大利人！」

「但是必須考察清楚，那裏有多少德寇，多少意大利人，是什麼部隊。沒有偵察妥當不能瞎幹。」

「可是派誰去呢？」福米喬夫問。
當下就開始想起人選問題來。

這次偵察是很複雜很危險的；作這種事情的人，需要在各方面都是很有把握的才行！

「克雷洛夫呢？」尼古林自語道。「太性急，會壞事……如科夫呢？……離他十步遠」

就聞出他的海軍氣味來了。一看他走路的样子馬上就可認出他是水兵。」

「隊長同志，這樣吧，我自己去！」福米喬夫建議道。「事情要妥當些。同時我也

有點軍事計畫，恰好作偵察工作。」

就這樣決定了。福米喬夫趕緊換掉了海軍衣服，穿了一件舊短皮襖，戴上兔皮遮耳帽，他馬上變成了普通集體農民的模樣。

「化裝化得真好！」尼古林讚揚道。「完全成了黑土地帶的集體農民，鹹海水味一點也沒有了。」

「隊長同志，可是海軍軍人的心靈還保持着哩，」福米喬夫微笑道。「心靈並不像海軍衣服用一件短皮襖就可換掉。」

「你可要把它藏好，」尼古林叮囑。「不然正是它就會使你吃虧哩。」

「不會！」福米喬夫卓有把握的回答。「我這個心靈是受過訓練的，懂得任務和紀律。我決定這樣：萬一事情不好，我決不隱匿逃避，索性去找村長，說是來向村長大人請安，請允許我報告——我是紅軍隊伍的逃兵。本來已受判決，因紅軍在退却混亂的時候把我們丟掉了，故此各逃生路……若問社會出身，我就說是富農；父親被充軍，哥哥坐牢……這類話有的是。總之，請在明天這個時候等我回來就是了。」

「要是不回來怎麼辦？」

「若真不回來！那就請向着我的海軍心靈方位祭祀上帝就是了。也就是說這個心

靈，這個可愛的心靈在陸地上徘徊厭煩而離我高飛了。」

他靜默了一會，忽然又鄭重其事的低聲補充道：

「如果發生意外，那就請你寫封信，告訴我的妻子。通信處在老伯伯那裏有。」

「我一定寫，」尼活林滿口應承。「好，祝你成功。明天見。」

「明天見，隊長同志！」

於是福米喬夫便穿過灌木叢一直向那遠遠高坡後邊的大路上走去。這時像似給尼活林留下了一個奇異的重担，壓着他的心房，使他侷促不安。

棕色王子

秋天完結，陰沈沈的霞光熄滅，冷颼颼的烈風加厲起來了。

關懷周到的老伯伯，在天還沒有黑的時候就砍了一大堆葦子，搭了一個低矮的小茅棚，準備四個人住：老伯伯自己、隊長、瑪露霞和小姑娘。茅棚裏風絲不透，地上因為鋪了葦子，也不覺得潮濕，

「可以過冬了！」老伯伯觀賞着自己的創舉而說道。「瑪露霞，把小女兒帶到這
來。」

老頭坐在茅棚的一個暗角上把葦莖沙沙的翻騰了半天——爲的把小姑娘按排得更舒服些，然後自己也疲勞得縮在小姑娘近旁，不久便睡着了。

尼古林出去巡哨。瑪露霞一人坐在茅棚門口。高高的天空透過片斷的烏雲，吹來一陣陣的寒氣，像異界的呼氣。稀疏的星辰，在或明或暗的雲層間放出光芒，忽然間一個透明閃耀的紅星，憂悶的把眼一閉，鑽到雲中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高昂透明、遍身帶着一層浮霧、碧藍而微綠的朝暈星辰。風掠着叢樹，越來越響，時緩時急，吹得瑪露霞背後的葦子搖動。同時在陰沈沈的遙遠天際昇起一道彩光，接着就是火焰！大概不是草堆或糧垛着火，便是村莊被德寇點着了。

這時瑪露霞正感覺愛戀不安，忽然在黑暗中隱約看見了又瘦又長的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的駝背影子。她還高興極了。

「觀賞晚景嗎？」他問着便坐在瑪露霞跟前。「隊長已經睡啦？」

「沒有，出去走走，我看着他什麼時候也不會睡覺。真奇怪，他也累不壞！」

「我要把他累壞是很難的。」

的確很難，「瑪露霞證實說。」他真夠本事，辦事又快又好又恰當。這樣的人真是少有，我第一次看見這樣的人。他還只是個普通水兵哩。」

「水兵當然是水兵，但不是普通的水兵。」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應聲說。「完全不是普通的水兵，請聽。」

「哎，你覺得他是不是很可愛？」

「着，馬上就現出女人氣來了——難道「可愛」字眼對他也使得上嗎？」

「爲什麼不可？」

「因爲他是個剛強人，而剛強人在日常生活上是很少令人可愛的。」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帶着教訓的口吻回答。「凡是剛強人都沒有時間注意到自己令人可愛的問題，因爲他所作的事情要比這種問題重要得多。比做我，可算是個令人可愛的人，但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他忽然這樣結束了並失望的嘆了一口氣。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這話的全部深刻意義就在最後一句，然而瑪露霞仍未免女人見識，却沒有注意這句，只顧到別的話了。

「呀，您怎麼知道你自己是令人可愛的？」她微微一笑。「您照鏡子了麼？」

「我說的並不是漂亮而是心靈，」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莊嚴說道，「可以照出心靈來的這種鏡子，您很知道，現在還沒有發明出來呢。」

「那末這是別人告訴您說的了？大概是姑娘告訴您的吧？」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氣沖沖的一聲不響。他本很想誠意的吐出自己的心情，而瑪露霞却只是爲了閒談消悶。

「您爲什麼不說話啦？嘻，顯然是大姑娘告訴你的了！……說說吧，是金黃頭髮的姑娘，還是漆黑頭髮的姑娘？」

「我很難確實告訴您，」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不耐煩的說道，他以為瑪露霞太帶女子的輕薄習氣，這種習氣在現時是不應有的。「據她自己說是金黃頭髮的。」

「當時您的眼睛幹什麼哩？」瑪露霞驚訝問道。

「我的眼睛？在我臉上好好的長着哩，我沒有本領能用電報機辨識出她頭髮的顏色來。」

「用電報機？我真不明白，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您現在是在說謎呵。」

「什麼謎也沒有，只是一段可笑的歷史，甚至也可以說是一段笑話。你若是還不很暈的話，我可講給您聽。這是三年半以前的事情。那時我到這個小站土，整夜值班，寂寞異常！後來與一個女電報員認識了。她在她那小站上值班，而我也在我崗位上工作；有時我們整夜的打電報談話。先是談些亂七八糟的小事情，後來我就開始拍了一些誇獎她的話，她也婉轉的答道：「您大概是很可愛的，請把您的相貌寫給我看看吧。」有什麼可寫的，我的頭髮是黃的，眼睛像塊玻璃：」

「竟胡說八道！」瑪露霞着急說。「您的眼睛很好看嗎！」

「有什麼好呵！……總而言之，我沒有願意把自己的相貌寫給她看。當時在我電報機旁的桌子上放着作家格奧爾葛·艾別爾斯的一本長篇小說……您看過那本書沒有？上邊多半寫的是關於埃及，關於各種各樣王子的情形——在這本小說中寫到一個王子是個極漂亮的男子哩！……我毫不猶豫，便把這段都抄下來，只是把字句略微更動了一些。」

顯然，就得出印象：臉又黑又禿並附着一層黑茸茸的捲毛，眼睛像黑赤赤的火一般，其餘一切差不多也都是這類的意思。後來我這個姑娘也就開始向我描寫她自己的相貌。她是真心描寫，沒有一點粉飾，由她的描寫中所得的印象與我所描寫的不同，不過我畢竟也看出了其中最主要的……我們就這樣談了一個整冬，甚至於開始談到互相寄託命運的問題。我倆的嗜好似乎是一樣，人生觀亦無二致，性情也很相投。有一次她打電報向我說：「請三天假到我這裏來一趟吧！我等候你。若是不來的話，那就證明你的一切談話都是空的，都是爲自己解悶而已。」我當時想道：倒不錯，要出現這樣的王子了——棕色的！……」

他捲好煙，微微一笑，又說道：

「我們根據歷史很可知道，棕色髮人在埃及是被輕視的，甚至不允許他們進城……對不起，我要進棚裏吸吸煙去，在外邊吸煙，隊長是禁止的。」

他進到棚子裏，伏在地上，點着了洋火，煙氣飛到了瑪露露的臉上。

「唔，往下怎樣？」她問。

「沒有什麼……不讓進去就完了。你既然是棕色的，那你就在金字塔附近沙漠上找個地方過活吧……」

「我不是問這個。我問你往她那裏去了沒有？」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只是加勁的吸煙，吸了很久。

「沒有，沒有去。」

「我也覺得你是沒有去了。」

「我爲什麼要去？去丟人？」

「也許她覺得青銅色的頭髮比埃及王們的頭髮更可愛呢？」

「這裏並不是埃及王的頭髮問題，而是我的性情問題，」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把談話轉到自己所喜愛的題目上來了。「本想去，可是又狐疑起來。結婚嗎？我向來就是個單身漢——怕討老婆……總而言之，我的性情就把這事情弄壞了。」

「您真是個怪人，」瑪露霞嘆了口氣。「自己把生活弄壞了。」

「不是我而是我的性情弄壞了我的生活。我感覺到我的性情，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把我葬送了。」

「爲什麼別人的性情不像你的這樣？」瑪露霞驚問道。「你看看水兵們！」

「說到水兵，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高興起來。「我若從青年時代就在海軍中服務的話，我的性情也會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水兵們都是萬眾一心，真像一個拳頭！無論在海上，在軍艦上，在陸地上，都是集在一塊，齊心協力。別甲依靠瓦尼，瓦尼依靠斯切泮，而斯切泮又依靠瓦霞。水兵不應該害怕，因爲他的同志隨時都在看視着他，他還需要同他們同餐共寢多少年哩，而我老是一人獨居，所以養成了一樣的性情，當然我自己也不喜歡這樣。」

「您現在是軍人了，」瑪露霞提醒他道。「您要改變自己的性情才對。」

「當然應當改變。只是從哪方面着手呢？」

「您應當相信自己，」瑪露霞肯定說道。「再不要以為自己不如別人，這是最有害的念頭。其實您比別人一點也不壞！您白白害怕女子，躲避她們。您應效法水兵們，他們又快活又大胆！既不躲避姑娘，也不害怕德寇。」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生氣了。

「怎麼，您以為我怕德寇嗎？我誰都不怕，根本也沒有躲避過姑娘們。」

「您還說不躲避？甚至連我都躲避哩。」

「這話不對！」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着急起來。「恰恰相反，我覺得同你談話太勤了。上次隊長還說我吊您的膀子……」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把舌頭一伸，覺得無意說出這話，但是已經晚了：瑪露霞早已捉到了主要意思。

「呵，難道您吊過我的膀子？」她假裝驚訝的問道，聲音却帶出狡猾女人的口氣。「真是，我甚至連想都沒有想到：看您多麼胆小。」

「其實，我說的是不很適當……我沒有什麼……沒有任何企圖，」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極其慌張的辯護道。「是隊長這樣想哩。」

瑪露霞忽然生氣來。

「什麼隊長，隊長！他想到了，他看出來了，他瞥了一眼……您就居然罵上幾句一旁，藏起來了！……嘿，這與他何干，由他去吧，願意想什麼就想什麼！第一，他不是我的丈夫，第二，爲什麼一定要讓他看見呢？要吊儘可不當他的面吊，那他什麼也就不會知道了。」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料想不到有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幻，竟窘迫得不知所措，只在棚子裏嘟嘟囔囔，不知說了些什麼。忽然一驚，好像是想起有什麼人在等着他似的，便匆匆忙忙走脫了。可是瑪露露却以爲自己把這位老老實實的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窘迫了一頓，擾亂了他的清戒心情而頗覺得意，於是暗笑起來，又坐了一回，望了望天空稠密的星辰，便躺下睡覺了。她在棚子中與小姑娘並排躺在老伯伯背後，又溫暖又舒服。老伯伯枕着自己的錢口袋，打着甜蜜的鼾聲。

尼古林回來時，棚中的人都睡着了。他爲了不驚動任何人起見，便悄悄躺在進門的地方，拿海軍制服蓋上。但是睡不着，總是擔心福米喬夫。這種擔心在白天是隱約不顯的，可是到夜裏却加劇起來，使尼古林恨不得馬上跑到德寇佔據的村莊，去親自搭救福米喬夫！

他白費了半天工夫，鎮定自己的心情，甚至罵自己不會鎮靜，——然而驚慌的心緒只是增加，甚至確信福米喬夫一定遭不幸了！

鐵錨害了他

尼古林忐忑不安，恐怕事情不好。

福米喬夫果真陷入羅網了。

他在起程去作偵察時，把自己一切都預先檢查了，只是忘了一樁，忘記了臉上和胳膊上刺的駝文。駝文把他出賣給德寇了。誰會相信一個胸前刺着戰艦，艦上的大砲口冒着黑煙，而在右手肘下刺着一個帶着粗鏈子鐵錨的人是集體農民呢？

陰沉的夜半，尼古林騎在韋草舖上，輾轉難眠，睡不着，眼只是昏昏張望着時，也正是他的參謀長查哈爾·福米喬夫在受審後穿着襤褸小衫，光頭赤腳，渾身青腫的坐在冰冷又黑的澡堂裏，聽着門前站崗的脚步聲和咳嗽聲的時候。

鐵錨把福米喬夫害了。他在開始偵察時，倒很順利。村莊中除了德寇外，還有羅馬尼亞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也有未能走脫的地方居民以及被德寇掠去了牛馬的過路集體農民。福米喬夫便夾雜在這五花八門的人群中，一點也不令人可疑，很快就查明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在村中的德寇至多不過兩撥人，羅馬尼亞人和匈牙利人也並不多，混成營內其餘的一部份是意大利人。拘留俘虜的牲口圈是在村莊的頭，附近還有三所

燃彼庫：敵人大概是準備最近有坦克開來。福米喬夫在偵察了幾天林地的道路以後，已準備往回走，但是想喝醉了。於是轉向一個井台上去。當他提起沉重的鐵桶時，費盡地把嘴唇伸向水桶時，半截發硬的袖口向上一伸，露出了臂上鮮的鐵鏈條。索華爾在他旁邊正有幾個羅馬尼亞人。他們還很記得在敖德薩和塞瓦斯托波里時的這種鐵鏈樣子。於是他們叫喚了一陣，就把福米喬夫拖到司令部見德寇軍官去了。

該德國軍官會說俄國話，用不着翻譯。他聽了福米喬夫的供述，不禁笑吟吟地說：「我看你是個很會對傻子講故事的能手。不過，我們不是傻子。你也不是個種庄稼的集體農民。說吧，他在那個軍艦上作過事？」

結束審問的辦法總離不了德寇的慣技——拷打。這種拷打對軍官是親手參加的。福米喬夫被監禁在澡堂裏，並且受警蛋說：若明天再不招供，就要絞斃了。

福米喬夫遇過多少次生命危險，都未慌張顛倒。可是今天却真害怕了。圍剿最後幾分鐘，他還希望或者可能逃脫，可是當把他推到澡堂後，門扇一關的時候，他才覺得：是完了。……就是說黑海水兵查哈爾。福米喬夫犧牲了，並且是白白犧牲了。犧牲得既無名，又無利！偵察所得的消息現在也沒有用處；要對德寇清算的賬目也不能完成了。本想殺一百個，結果只殺了十五個。查哈爾·福米喬夫，你的事情不好，糟糕了！

他夜裏傷透心來，流出了沉重的淚珠。這即是說他應當死，而那般摧殘他女人、殺害他子女的弗裡茨反倒活着。……他未能保護自己的家屬，因為當時他在遠方。此後

他的唯一希望就是要報仇了就是說不能報仇，什麼也不能作了。福米喬夫感到自己無助與命運感大不幸的痛苦，不禁大哭起來，因為這種痛苦壓軋着他的心靈，燃燒着他的五內，使他恨不得一頭撞到地上了！

早晨又把他弄去審訊。他對一切問題仍然默不作聲，決心只待一死而已。可是弗刺茨大概還沒有完全絕望。所以他又在課堂裏甦醒過來了，渾身痛得要命。用力睜開右眼。左眼又青又腫，已經睜不開了。他摸了摸佈滿鞭痕的前額，站起來坐在板凳上。盡力回想審問完結時的情形。他只記得開始打他，隨後就不醒人事了；只見一團漆黑的霧氣在他眼前飄下，却不由的呻吟了一聲：因為身上稍微一動就痛得像刀割一般。

煙霧沉沉的陽光由深堂的小窗中射進來，牆外的母鷄咕咕嗒嗒的叫着。外邊風來是到了早晨，到了陽光照耀的清晨，房緣上呈着微微的寒意。「弟兄們都等着我哩！」福米喬夫想道。「等不着了。」呀，隊長同志，永別了，見不着面了！」

可是尼古林隊長所想的却是另一種。拋下同志不顧——這不是海軍的習慣。尼古林決意再派第二個偵察員到村莊去，——以便到傍晚時得到必要消息，好到夜間去打擊和粉碎敵人，把福米喬夫解救出來，如果他還活着的話。

其餘的水兵也都這樣想着。克雷洛夫，如科夫，哈爾琴科都已來到尼古林面前，請求把自己派到村莊去。尼古林猶豫不決，因為他深知派第二個偵察員去是更要困難，更要危險的。德寇捉住福米喬夫之後，當然更加警備，所以現在要派去的人，應當是外貌

上絲毫沒有令人可疑的才行。

「……來夫阿儂哈嗎……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嗎？……老伯伯嗎？……不錯，或者只好派老伯伯了；他總算有鬍子，斑白頭……但是他也有水兵氣味，無論怎樣，總是兩點！……」

「隊長同志！」

尼古林回頭一望，看見瑪露霞站在跟前。

「隊長同志，我可以向您說句話嗎？」

「說什麼？我現在有事務。」

「很快就說完！兩分鐘的功夫。」瑪露霞着急說，「我們同志都很誠心福米喬夫。」

「我知道。我也誠心他。」

「都說應當再派個人去。」

「我知道。我正在想這個問題。」

「隊長同志，派我去吧。」

「派您？」

這是尼古林根本沒有想到的，瑪露霞着急得不待他思索，趕快又說道：

「隊長同志，您爲什麼這樣驚奇？我很早就想問您，爲什麼您總是很奇怪地看待我……好像是不相信我似的。隊長同志，我真冤屈，冤屈極了！您看現在又是……我是

憐女子，那又有什麼關係？或者女子更好。人家也許少懷疑女人是從游擊隊中來的。我就說是尋找孩子。在背囊裏有我的外衣，裙子，鞋——一切俱全。隊長同志，像我這樣在隊裏證着，一點事不作，真是受不住。隊長同志，派我去吧！」

在她聲音中所表露的那種憤慨，希望和真受委曲的心情使尼古林不能不加以思索。其實也難找到一個比她更適當的偵察員。

「事情是很危險的，」他不是很堅決的說。「事情很複雜！需要有胆量，又要有計謀……」

「我有胆量，」瑪露霞插口道。「難道您還沒有看出我是個有胆量的人麼？請您不要以為我只是個很簡單的女子吧。我很有計謀，什麼人我都可以騙弄！」

「啊，原來這樣！」尼古林笑了。「可是您會找路嗎？」

瑪露霞由隊長這一問中而明白他是可以同意了。

「我會找路了！去一來都找得到……」

「若是不幸，落到德寇手裏怎麼辦？」

尼古林注視着她。她急得臉色發白，也瞪起眼睛回答道：

「一句話也不說，就在他們活燒活埋，反正一句話也不說。隊長同志，您不相信我嗎？我可以當面發誓。」

「相信！」尼古林說。「您去偵察吧！……」

軍事計謀

福米喬夫等着第三次，而且是最後一次審訊。

他身上痛得皺眉合眼，咬着牙關走到小窰戶跟前，望見外邊的幾個打糧場，兩棵落了葉的柳樹以及柳樹後邊的通天草原，秋陽明媚，草原空曠，既沒有行人，也沒有乘馬。這使福米喬夫心中更覺痛楚難堪，反不如不看了！

在中午時，看守澡堂的衛兵換班了。先前那個蹙着眉頭，因牙痛而皺着半面腫臉的匈牙利人現在由一個意大利兵代替了。現在這個是又漂亮又強壯的小伙子，面色黢黑，眼珠炯炯，鮮潤的嘴唇上掛着兩撇小鬍，飛機師帽歪歪的戴着。他大概在巴勒摩附近自己的家鄉裏是個最得女人歡心的青年，他已慣於操心修飾自己的外貌；他站在崗位上，等着守衛隊長走去不見的時候，便吸着烟，望了望小窗戶，向着福米喬夫噴了一口烟氣，然後靠在牆上，把帶刺刀的槍挾在肘腕裏，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小鏡子和一把小剃子，就刷起自己的小鬍來。不慌不忙，又刷又捲，真是用心，一根一根的才刷哩！小鬍每根倔強的鬍子都刷順了。

他忽然一驚——看見一個姑娘在繞着澡堂的大路上走過。原來這就是瑪露霞，她低

着頭走，毫不東瞧西望，似乎周圍什麼東西也沒有看見。

其實她什麼都看見，都注意到了。她是故意往這條路上走的，因為她從當地哥薩克女子中打聽出，昨天逮捕的那個水兵正押在這個黑暗澡堂裏。這時她還沒有任何一定的計劃，只是想察看察看這個澡堂及其位置而已。或者僥倖可能給福米喬夫一個鼓勵的暗示……

她走着，看清了一切：澡堂的小窗戶，門上的大鐵鎖，半懶意大利五八以及他的小鬍子，他的微笑，他那又黑又明的眼睛。

瑪露霞往下所說所作的一切似乎已不是由她的意志而是聽天由命定放的。她又善任又着急，渾身打戰，甚至腳都站不穩了，然而她那黑炯炯的眼睛卻不由她往崗兵那方一瞟，本能的露出了微笑。

「我真不知道這裏不能走。」這句話好像不是由她說出，而是由膽附在她身上的另一個人的口裏說出來的。這個另外的人把自己天眞瀟灑而不知所措的可愛神情投映到她的面容上。「我真不知道……」

她那羞慚的臉色一紅，垂下眼簾了。

意大利人覺得姑娘的這種羞慚一定是由於他那漂亮絕倫的面貌所引起。因為他在這方面是非常有經驗的，他知道機會是不能放過的；於是趕緊向四下一望——看看近處是否有軍官？——便向瑪露霞走去。

「哎呀！」好像是暗附在她身上的那另一個入吃了一驚。「我真不知道……我朝走開……」

「不怕！」意大利人吞吞吐吐的說。「不要害怕……」

他飄着瑪露霞微微一笑。瑪露霞也還了一個微笑。這當然不是出之她的真意，彷彿是那暗附着的人在微笑一樣，而她的心只是想着福米喬夫，並且目不轉睛的望着澡堂牆上的那個陰沈沈的小窗戶。意大利人靠近她跟前；她故意像閃爍似的把面孔轉向窗戶，使丘八背着窗戶。

「不要這樣！」她將丘八的手從自己肩上往下推着說。「不要這樣吧！」

她的全副精神、眼力、心情都像在呼喚福米喬夫說：「聽，到窗戶前來看呵……」丘八哼吟吟的把手伸到她的頭巾下撫摸她的脖頸。她輕輕的推拒着（那暗附在她身上的人，一面露出微笑，一面讚歎），而心中總在呼喚水兵。

這時，水兵心裏大概也聽見她的呼聲了。在小窗內有個白東西閃閃發亮；她明白，這便是福米喬夫的面容。轉瞬間他倆的視線相觸了。瑪露霞是經過丘八的肩膀上去的，丘八這時正彎下背假借着她胸前的別針而頑強的向胸前衣內窺視。

「我在這裏，」瑪露霞示了示眼色。

「我看見，」福米喬夫也暗示作答。却一聲不響。

「不要怕。我們一定救你！」

「如果來及的話，」福米喬夫答。

丘八總在看她的別針，後來竟興奮得開始摸並用全掌按別針。

福米喬夫在陰沉窄狹的澡堂中，踱來踱去。明知瑪露霞就在跟前，可是什麼話也不能對她說！只要說一點點就可使她知道一切情形了。以後就由他們槍斃算了！這樣一來查哈爾·福米喬夫在臨死的時刻也可以知道是沒有白死，把戰鬥任務完成到底了！

但是在他與瑪露霞中間有這個可惡的丘八隔着，又怎能轉達消息呢？

忽然福米喬夫計上心來。有了軍事計謀！這正是用計謀的時候！

瑪露霞聽到福米喬夫的聲音。原來他唱起歌來了，歌詞清朗

到處是草原

路在遠邊，

那靜僻僻的草原上：

崗兵回過頭去，舉起拳頭向窗內俘虜威嚇道：

「不許唱！」

「是誰？」瑪露霞爲引開丘八的注意力而問道。

丘八按瑪露霞的聲調，懂得她發問的意思。

「是游擊隊員，」他答道。「砰！」

他說時食指像扳機槍似的一動，表示福米喬夫的命運。隨後就又看起別針來。

瑪露霞心不在焉，所以就由他去看。只一心聽着福米喬夫的歌聲。忽然聽到他把頭一句歌詞改變了，而不由的一驚，就更用心聽了。

福米喬夫唱道：

他給十個同志

下了命劍：

往下仍按原調，可是詞句却完全改變了，是摘自另一個歌詞中的——查哈爾·福米喬夫自己編的戰鬥歌。

……這裏他們並不多，

總共只有三百個，

德寇五十

其餘是一羣各式各樣的賤貨。

坦克沒有：

瑪露霞聽得心蕩神往，甚至把站在自己身旁的丘八也忘記了。這時丘八已大胆突起自己的豬唇向她的耳邊不清不白地咕囁起來，口中噴出的熱氣直刺得她的耳朵作癢。

「晚間，」丘八低聲說。「八個點鐘……你不要怕，你來……八個點鐘……」

瑪露霞裝出不懂的神氣，丘八只好又重新解釋起來。福米喬夫仍然唱着，聲音雖低而清晰。

「晚上？」瑪露霞終於明白了。「八點鐘？」

這時她已經知道了：村中有多少軍隊，是怎樣的軍隊，以及最便於打擊的方向；她知道現在沒有坦克，以及不久會有坦克到來的準備——已經預備好了燃液。

「你不要怕，你來，」丘八低聲叮囑。

「好吧！我來！」

襲 擊

瑪露霞往回走的時候，快得簡直不像走，而像長了翅膀似的飛回去了。她面色緋紅，氣喘喘的在尼古林面前出現了。

尼古林當然沒有想到她會這樣迅速轉回來，所以頗覺奇怪，甚至吃了一驚。

「出了什麼事？」

「報告隊長同志，你的命令，我已經完成了！」

她的臉上呈着心滿意足的光芒。兩眼閃閃，笑容可掬，聲音宏亮。

「請允許我報告偵察的結果吧……」

尼古林聽了瑪露霞的報告之後，驚奇說道：

「您怎麼來得及作這些哩？」

她將自己在村中的一切經過都述說了。尼古林聽了之後大笑起來。

「哼，這倒不錯！那個愛吃空心麵的人上圈套了！我真想不到你還有這麼一套，外表很像個腫脹姑娘，可是一下竟會把人抓到自己手心裏玩！真行！謝謝你！」

尼古林不由的稱呼瑪露霞爲「你」，這是破天荒第一次。瑪露霞聽了大高其興，臉蛋益加現出得意光芒，覺得隊長這種友愛的稱呼「你」，就是把她與水兵們看成一樣，都是自己的同志了。

這一天在隊伍中人們又說又笑，非常熱鬧。瑪露霞總滔滔不絕的敘說自己的經過。如科夫興致勃勃，竟激弄瑪露霞說道：

「你爲什麼不肯說你真喜歡那個意大利人？哈，大概他手裏拿的不是槍而是琵琶吧？」

「那麼他叫你「八個點鐘」就去了！」克雷洛夫搶言道。「哼，真快。一下就成功了！」

「我們去，一定不遲到，」老伯伯鬍子間現出笑容，補充道。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羨慕的歎了一口氣。

「喂，瑪露霞，您真是有運氣！」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您也會完成戰鬥工作！」瑪露霞答。

『是否有機會，我不知道。要曉得，我是不走連氣的人。』
 這種盡情數談未經多久，隊長已下令檢閱武器準備作戰了。

隊伍分爲三組。尼古林親身率領第一組，克雷洛夫帶第二組，如科夫帶第三組。

『隊長同志，我在哪一組裏？』瑪露霞問。

『你？哪一組也不在。』

『爲什麼？難道我不會射擊嗎？』

尼古林聽出瑪露霞不滿意的口氣，又說道：

『不然的話，誰來照顧小姑娘：照你的意思，那就留下她一個人吧？瑪露霞，我實話告訴你，一個人一連兩次去冒險是不適宜的。你已經把自己的任務完成，現在該我們去作了。我請你不要爭辯！要遵守紀律！』他見瑪露霞又準備反駁如此生氣說。

瑪露霞終於未得參加這次戰鬥。她隨着隊伍，走到一個壕溝間便同小姑娘停下了，戰士等到了黃昏又繼續向前開進。尼古林帶着自己的人員逕向村上直進，克雷洛夫和如科夫實行包抄。

瑪露霞在壕溝土坡上的灌木叢中給自己選好了地方。由這個地方可以看見村上教堂的鐘樓，鐘樓上隱約現出發晚霞照得微微發明的十字，以及煙霧混沌的暮景和漸漸黑暗起來的樹邊柳梢。

小姑娘時時扭着瑪露霞的衣服問道：

「放不放槍？……呵？放不放？」

她的眼睛望着恐怖和好奇的光芒。

「歇着吧，不要說話。」瑪露霞着急得甚至連嘴唇都焦乾了。

這時已暮日落西山，鐘樓上閃耀的光芒消失了，涼颼颼的深晚潮氣昇騰起來，濛濛中蓋上了半片霧氣。然而戰鬥仍然沒有開始，到處都是一片寂靜。瑪露霞覺得一分鐘長似一點鐘，等着着急。趕快開始多好。

忽然間，兩個紅色信號箭升到黑漆漆的空中，散出美麗的火花，又像落雨似的散下來。這是尼古林發出的衝鋒槍信號。瑪露霞聽到頭一排機關槍聲而跳起來了。小姑娘哭了。戰鬥又轉來了三個沉重的爆炸聲，這是開始用手榴彈了。隨後一切聲音都混成一團——戰鬥沸騰起來了。

地

戰鬥繼續得並不久。那裏遭受意外打擊的德國人，羅馬尼亞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從房裏往外亂鑽，跑到外邊又遭到子彈和手榴彈片的穿擊而連倒地了。當如科夫與克雷洛夫從兩面向村莊中心夾攻時，尼古林巴衝往拘禁俘虜的牲口棚，擊潰衛兵，放出了俘虜，並命令他們盡可能獲得武器聽其指揮。被俘者有一百多人，不到十五分鐘的功夫就已武裝起來。有的用自動槍，有的用步槍，有的用手槍或手榴彈，還有的只用短刀。尼古林很快便往村莊中心衝進而與克雷洛夫匯合了。

但沒有見到如科夫，只聽從他進攻的方向傳來的步槍聲和機關槍聲。

「小孩子出事了！」尼古林吃驚說道。「克雷洛夫，你去援救一下吧！」
 正在此時，地忽然震動了一下，原來是反坦克手榴彈的爆炸聲，射聲停止了。約摸十分鐘，如科夫底戰士避着一羣兩手高舉，臉色嚇白的丘八，從衝鋒口轉向廣場走來。

吉洪 斯比里道諾維赤底功績

——戰鬥還沒有完結，而瑪露霞已抱着小姑娘向村莊跑來，因為她覺得戰爭太激烈了。怕他們很可能忘記去救福米喬夫。

這當然是她枉費心腸。當她走到廣場教堂前時，就看見福米喬夫同尼古林並排坐在教堂門前的石階上，老伯伯很小的給他頭上綁傷。

「呵！來了！」福米喬夫一見瑪露霞而喊道。

他一把推開老伯伯而站起身來，緊緊把瑪露霞一抱就吻了幾吻。

「好姐姐！謝謝你救我！若不是你，我就完了！」

瑪露霞高興得流下淚來，淚珠滾到了福米喬夫底胸上。

尼古林氣沖沖的哼了一聲，轉過了頭去，因為他不喜歡看這種動情的場合。

這時戰士們分向各房屋去搜尋最後藏在地窖、屋頂等處的丘八。只有少數德寇幸而

逃出村莊藏到草原裏去了。

瑪露霞看見了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問道：

「噢，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您打得怎樣？有了戰功沒有？」她的淚眼雖然還未乾，可是已經現出了笑容。

「有了！」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羞慚的微笑着。

這時並排站着的如科夫插口道：

「瑪露霞，慶賀他吧。他真是英雄！……可惜這裏沒有班房，不然我應當因為他這樣的英雄要叫他坐坐班房才對呢！開始先賞他一枚「英勇」獎章。然後再叫他坐十天班房。」

如科夫於是就說起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今天的戰功。

如科夫所帶的隊伍在途中碰了一個頑悍的德寇，用雙筒機關槍從窗戶裏逕向水兵開猛火射擊。水兵們不得不完全臥下：簡直不能抬起頭來。情況複雜，危險萬分：水兵們無法去利用自己的主要優勢——突然打擊敵人。敵人却有了隨時醒悟過來，向這個小隊伍衝鋒並消滅它的可能。

正當這種槍林彈雨之際，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從地上站了起來。如科夫在半明半暗的光亮中，馬上就看出那個高身、弓背、衣襟翻翻的身形來。只見他的頭向前伸着，很像準備用頭去抵人一般，拿着一枚反坦克的手榴彈，逕向機關槍奔去。如科夫打了一個冷戰——覺得他的性命立時就完了。

「臥下！」如科夫大聲喊道。「臥下，高個子鬼！」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沒有聽見。機關槍迎着他怒吼，彈火把暗處都映明了，然而也打不着他，簡直像是沒有肉體而只是他的靈魂在行走一樣。大概是敵人機關槍手自己也害怕了。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走到離機關槍房子有三十步遠的時候，忽然側起身子邁着小步，儼如公鷄決鬥似的向機關槍猛然一撲，把手榴彈高高一擲……拋出去了，自己還站住不動了。

「臥下！」如科夫吼了一聲。「彈片！……」
他的喊聲還沒有消滅，就轟的一聲爆炸了，真嚇得駭人。機關槍不響了。水兵們撲
願去。

如科夫跑到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跟前，問道：

「沒有受傷麼？」

「沒有受傷！」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現着令人可憐的微笑。

如科夫把他身上纏看了一遍：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身上沒有傷孔。

「沒有中子彈嗎？」

「沒有。」

「也沒有中彈片嗎？」

「沒有，沒有碰着彈片……」

「真奇怪！」如科夫說。「可說太奇怪了！……我頭一次看見這種情形。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你現在一定會活到一百歲了！」

瑪露霞聽着又喜又驚，聽着連聲帶哈的直叫，使得如科夫的敘述不時間斷起來。

「您真也不害怕麼？」她問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
「您怎麼下了這樣的決心？」

隨後，瑪露霞協同如科夫和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就去尋找她那個意大利人。她很想告訴他說：「哎，愛吃空心麵的，來會面吧！你不是已經說好「晚間，八個點鐘」麼，——好，我已經來了！」可是在俘虜中沒有發現那個意大利人，也許他被打得頭破血流已經躺在籬牆下，也許正在草原上狼狽竄逃，覺得草木皆兵了。

「可惜，」如科夫說。「瑪露霞，把未婚夫丟掉了，不然，戰爭完結後，到羅馬或那不勒斯去住住……認識認識神父，並且可以天天吃吃空心麵多好！」

地方居民很快就安下了心情，都向廣場湧來。水壺壺冒起煙，爐灶架起火——大家都準備款待自己所親愛的客人了。然而隊長却非常着忙出發，因為他想到，在剛已喧嘩戰鬥的村莊上休息是很不可靠的。

經過一個鐘頭的功夫，尼古林底隊伍，連同由被俘而解放出來的戰士以及三十個當地集體農民，已開出村莊到了草原上。

月光照著。尼古林望望隊伍的行列。

「一百九十二人！」他向福米喬夫說道。「真是力量！現在什麼障壁也可以打通了！」

我們軍隊開始進攻了

尼古林率領着一百九十二人，整整一連人，更可大胆行動了。

他決定再不逗留於德寇後方。現在已經逛夠了，要知體面，該回到自己人地方去了。

沿戰線一帶徘徊的這個隊伍，現在轉向德寇前線開拔了——要衝過去。

可是到第二天，却出了一個事件，把尼古林全部計劃和打算都改變了。黃昏時分在隊伍休息的村莊上空，出現了我們蘇維埃的一架飛機，飛機穿破了低矮的烏雲，散下了一團白晃晃的傳單。傳單被風吹得沿着房蓋、樹梢，旋轉不已，——小孩們連喊帶嚷的捉摸起來……過了約摸十分鐘的功夫，歡樂的興奮聲就響遍了全村莊：

「我們軍隊進攻了！」

的確，我們在這個陣線上的軍隊已經轉為進攻了。蘇聯紅軍指揮部向淪陷區的居民

和游擊隊員發出通告，號召他們幫助進攻，從敵後打擊敵人，截斷敵人退路，炸燬敵人橋樑，破壞敵人道路。

我們軍隊進攻了！這句話響遍了各莊院各住宅。

尼古林住宿的房主——哥薩克老漢，竟歡喜得在神像面前深深叩起頭來。窗外大風吹得樹木沙沙作聲，吹得雨點直打窗戶玻璃，刮得房蓋上的蘆葦直響，煙囪嗚嗚；神像前的小油燈一明一暗，幾乎把老漢的身影掩住了，只能聽出他那低聲而熱烈，又像訴苦又像憤激的祝告聲。尼古林靜默着，只怕妨礙這老人的祝告，因為他也傾心感到這種祝告中的誠意和神聖的精神……在這永誌不忘的陰雨晚上，該有多少老人在神像前祈祝呵，而那些比較有力、比較年輕的人，則從草垛和乾糞堆中取出塗着厚油的步槍、手榴彈、機關槍，準備與德寇名正言順的永久分手，把他們一直從我國領土上葬送到地下為止！

尼古林把水兵們召到自己房子來，開緊急會議：

「請同志們聽着！紅軍在這帶戰線上已轉為進攻。這即是說，我們也到了進攻的時候，我們應當幫助紅軍把關到這帶邊區來的敵軍師團全部打潰並消滅掉。我們躲避德寇，繞道行進的時日已經終止了，現在我們要去追尋他們，無論什麼地方，一遇着他們就打。我們現在應當留在這裏，留在德寇後方。明天我就把隊伍分成幾個小隊，派定各小隊隊長。明天就用全體戰士名義寫封信寄到莫斯科給斯大林同志。」

當水兵們散會之後，尼古林便坐下寫信，寫了很久，總覺得寫在紙上的字句沒有表露出自己的熱情和活躍精神。所以他寫了又扔掉，扔掉又重寫。當終於把信寫完的時候，時間已經很晚了，他又着急又念不通順，小聲讀了一遍之後又沉思了半天，仍不知最後所想出的詞句是否真能表露熱情。『就算這樣吧，』尼古林確定說。『他會明白，他能讀出我的意思來！』

尼古林不想睡覺，於是走到院裏去。這時雨消雲散，地上升起了一層薄霧，在月光下發起白來。潮濕，寂靜，間或吹來一點小風。尼古林猛然聽到轟隆一聲，不由嚇了一跳；他緊張地諦聽着，聽了很久，可是再沒有聽見響聲。尼古林到底沒有明白：究竟是他的心理作用呢，還真是從遠方吹來了我軍進攻的砲聲呢。

宣 誓

早晨，尼古林命令站好隊伍之後，便順着行列走了一遍，極注意的看着每個戰士的面容而說道：

『戰士同志們！紅軍在開始進攻，這是你們大家都知道的。我們的任務是要從後面來打擊敵人，截斷敵人退路。因此我應當預告大家，我領着你們要去作極危險的事情。不

管敵人的數量和武器怎樣。戰鬥將是很殘酷，很不平衡的，也許會有全隊覆沒之危險。誰若是覺得自己不能勝任，猶豫不決，那就請他現在說出來，免得以後臨陣着慌，遺害同志。我們的軍隊已在進攻，很快就會進到這裏來；猶豫不決的人可以暫時找個地方隱藏一下，等待我們部隊到來。」

他緩了緩氣，乃結束道：

「聽我的口令！凡是猶豫的人，請站在原處不動。凡是願爲蘇維埃政權，爲祖國，爲斯大林而拚命戰鬥的人，請前進一步！」

整個隊伍都向前邁了一步。一個挺起強壯的胸脯，逕直站在尼古林面前的是個有斑白鬍子的哥薩克，他一隻耳上帶着銀耳環，胸前佩着「勞動」獎章，大概他是集體農莊的生產隊長，或者是養蜂匠。

「我也覺得，凡是我隊伍來的人，都是真正的戰士！」尼古林說。「謝謝同志們！我們要宣誓，盡忠祖國。請跟着我喊：我是斯大林海軍分隊的戰士，我向祖國，向親愛的領袖宣誓，定要爲解放祖國領土去與法西斯蒂撕殺，直到最後一息！」

行列的喊聲轟鳴成了一片：

「……直到最後一息……」

「如果我叛變同志，叛變祖國，寧受蘇維埃法庭處治！」

「……寧受蘇維埃法庭處治！」戰士們森嚴莊重的重複說。

尼古林把隊伍分成小隊，委派了各隊隊長。福米喬夫，如科夫，老伯伯，克雷洛夫，哈爾琴科等担任各排排長。各班長是由其他水兵中委派的。

給領袖寫的信由大家按職銜等級署了名。簽在第一名的是尼古林，隨後就是各排排長，各班班長，最後輪到普通戰士，自右翼開始。始終在最左側的瑪露霞最後簽了名。

「瑪露霞，聽啊，怎麼樣，沒有變卦麼？」尼古林問。「不然，我可以派別人去，你就暫時留在村子裏等着我們軍隊到來，行不行？……」

「不，隊長同志，我沒有變卦。您既然不帶我去作戰，那我就去送信吧。」

「這是很危險的，瑪露霞。應當經過德寇防線才行。」

「我知道。」

「你可以過去？」

「我想可以過去，隊長同志。」

「瑪露霞，拿着！」尼古林把信交給她。「拿着信，要記住，這封信是我們的戰鬥報告……很難說，也許我們都會犧牲，一個也剩不下，那就誰也不會知道我們的工作，只知是失蹤了，也許有人猜想我們投降作了俘虜……瑪露霞，我們把自己的軍人榮譽都委托給你了。」

「我一定保守，隊長同志。」

「要特別小心……倘若不幸，碰上敵人的話，那就應當堅持……」

「隊長同志，請您不要懷疑。我已經宣誓說，要戰到最後一息！」

「我相信！好，離別了，瑪露霞！」他握着她的手狠狠的抖了一下。「很快就可會面的……」

「一定可以會面，隊長同志。」

水兵們很親熱的送走自己的女戰友。都向她說：「瑪露霞，不要寂寞，很快我們就能見面的，」她也回答大家說：「一定能見面！」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呆站在瑪露霞一旁，局促不安，不知所措，帽子歪到後頭上，帶有潮氣的涼風，吹動着他那額上的棕色頭髮。

「瑪露霞，我們就要分別了……可是最要緊的話我沒有來得及向您談。」

他目不轉睛的望着瑪露霞的眼睛。瑪露霞明白了他的意思，臉上微微一紅。他撫着她的肘腕，嘆了口氣，又重複道：

「沒有來得及……其實是沒有敢說……」

他於是臉上現出了一種愁鬱的孤零神氣，使得瑪露霞頓時起了女人的憐憫心。她向四下一望，把腳跟一翹，一手抱住他的脖頸，急忙吻了他一下。他嚇得向後一閃，滿臉緋紅，眼睛除了發黑以外，什麼也看不見了。當他清醒過來的時候，瑪露霞已經穿過一道街，最後一次向他招了招手表示告別，就不見了。他正要追蹤奔去，却被一聲「站隊！」的口令止住了。他照例的走到隊中自己的位置上，聽見右邊一喊「第八！」，接

着也就喊了『第九！』，然而他的腦海中，却亂七八糟地想着別的東西，想得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了；內心像着火一般，一方面是由於高興，同時又是由於悲哀，悲哀這種幸福已成了過去，也許是永不復返了，悲哀這種幸福並沒有落到他手裏，只用自己明晃晃的翅膀輕輕把他的臉拂了一下而已。

『向右轉！開步……』

尼古林沒有喊完口令又中止了。

像昨夜一樣的隱約轟隆聲一連響了幾次。因為是順風，所以全體戰士也都聽明白了。

再沒有懷疑……這正是我軍大砲的轟隆聲，這正是我軍越來越猛的進攻聲由遠方傳來了。大批的坦克，飛機，卡車，砲隊，騎兵以及一望無邊的部隊——都驚天動地向德寇衝進……一直把敵人力量摧毀、剷除、葬到地下為止！……

尼古林帶着自己的隊伍向西南開拔，去堵截退却的德寇。

總是排在隊伍左側，面目清秀的瑪露霞·克柳科娃小姑娘正頂着初昇的明月，向着激戰的東方奔進。

好朋友

尼古林帶着自己的隊伍，沿途擊潰了敵人幾個小隊，消滅了一百來輛汽車和十五六輛坦克之後遂向一條河套開進，風傳法西斯蒂正在那裏倉促爲自己退軍佈置渡口。尼古林的計劃簡單明瞭：選定時機佔領渡口要道，把法西斯蒂截在東岸直到紅軍追擊部隊趕來爲止。

尼古林向自己的各分隊長這樣說道：

「我們要以黑海海軍的精神守住渡口。若需要守一天就守它一天，兩天就兩天，三天就三天！不許計算敵人數量：一團或是一師，不管怎樣，一定要守住渡口！不讓一個法西斯蒂渡到西岸上去，假若放過去，那我們就一錢不值，遺臭萬年了。要把法西斯蒂掛在兩個磨盤之間：到把他們都磨成肉泥時，也就是我們與自己人會面慶祝的時日！」

各分隊長都一致贊成了這個計劃，至於激烈與冒險之事則完全沒有提及，因爲戰爭就是這樣一回事！

149

尼古林派福米喬夫去查明實際情況，並對他說：

「我想你不至於第二次再投入陷阱了。有了經驗……這次可再不要誇耀自己的鐵錘

了。」

福米喬夫等到天黑，帶了自己的朋友，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作助手，出發偵察去了。

他們成了朋友的時間並不久，是自從那次令人可追憶的戰鬥時起，即是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拿着反坦克手榴彈，挺直身子邁向瘋狂怒吼的敵軍機關槍衝去的戰鬥之後，才結成朋友的。

他們的相互關係並不是完全平等的。福米喬夫覺得自己的資格老些，滿可以庇護他；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也竟然毫不見怪，默認福米喬夫是勝於自己的。

「若是我從年青時就入了海軍隊伍多好！」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有時帶着幻想的口氣唏噓道。「那時我的前途也許完全是另一樣，性情也不會是這樣的。」

「這話是對的！」福米喬夫聲調莊重的附議道。「你的心靈是大陸性的。離海洋，離鹽水遠遠得很。不過，假若我們能夠回到自己人那裏去的話，那我們就可一同到海上去。我給你找個差事：每個碼頭上都有我的朋友。你開頭先在岸上作點事情，以後或者有機會再到水上去。喝點海裏的鹽水，醃一醃心靈也不錯！」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原來是個性情急躁的人，想使自己的大陸心靈變為海洋心靈的念頭把他迷住了。他更覺得自己是依賴福米喬夫的人，因此甚至向他說話來帶出了高攀獻好的口吻，而索性簡單直爽的福米喬夫也就覺得這種口吻是大陸上人對於水兵所應

有的，居然受之。

「我看，在陸地上生存的有許多小人，」福米喬夫帶着哲學口氣說，「甚至還有些混人。」

「有！多得很多！」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附和道。

「可是在海上看不見這樣的人。在海上沒有小人幹的事情，至於說到混人的話，那海上根本就沒有。」

「當然哪，海上怎能能有這樣的人！」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迎和說。

當福米喬夫叫他一同去偵察時，他簡直得意極了，覺得這種邀請是最光榮不過的。福米喬夫本來是可以帶其他任何一個戰士作伴的，現在既然選着他，足見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把自己的大陸心靈轉變為海洋心靈的工作已經作了不少。

他倆走了一個通夜，天氣很冷，凍得硬挺挺的草，在脚下吱吱直響。走到黎明時分，忽見前邊約二百米遙遠的地方有一道白霧。

「站住！」福米喬夫說。「那是一條河。」

不多時，太陽昇起，朝霧消散，一條峻險的河套便展在偵察員的眼前了。河套兩岸蘆葦叢生，河水平靜，閃閃有光，一直綿延到很遠的一個巒嶺之後去了。法西斯基正在該高崗附近，修築渡口。用望遠鏡清清楚楚看見那裏的浮橋，木頭和板子以及開進河岸的載重汽車。

「看他們忙的很哩，」福米喬夫把望遠鏡遞給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時說道。「顯然是我們軍隊追得很緊。」

他俯彎着腰沿着凹地有時走，有時爬，又前進了三百米遠。臥了很久，太陽已經昇得很高，草上的霜消散了，在枯艾的乾莖乾葉上的露珠閃爍不已。

「明天傍晚時就可修成了，」福米喬夫說。「看，看，幹得多麼有勁呵！真是不願意把自己的狗皮留在人家的土地上。」

福米喬夫帶着自己的朋友進到了一個很緊嚴的地方，觀察了所有的溝谷和高崗。一切都寫在小本上並解釋道：

「在河岸上亂忙的這些人，我們當然可以馬上就收拾了。但是他們還會開來援兵，那時就沒有時間來觀察陣勢了。所以我們最好還是現在來弄個清楚——什麼地方安置機關槍，什麼地方埋伏地雷。現在你來拿住！」他把小本子舉給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並在此地等着我，我再爬到近處試試看。要偵察偵察他們的掩蔽壕和火力據點，看看他們的砲位……你若聽見槍聲，可不要往我那裏跑，懂不懂？我一個抵擋他們，你的工作是要把消息送回去。期限是上午正十點鐘。若是那時我不回來，你就趕快跑回去！祝你順利！……」

福米喬夫鑽往長滿蘆葦的溝中。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獨自一人，戰戰兢兢，把自己的庇護者和朋友。

福米喬夫很得手的先期轉了回來，非常滿意自己偵察的結果：他差不多鑽到了渡口的緊跟前，探清了兩個砲兵連，幾處火力據點，並到了準備安置高射砲的地方。這時，他一面擦淨膝蓋上和肘腕上的泥土，一面高興地敘述道：

『有幾個人向我這方走來，只離十來步遠了！——我心裏想道。——呀，糟了，碰上，我已準備好了自動槍和手榴彈。可是他們沒有來，轉彎了！因為我前面是個水窪，他們怕濺髒了皮靴，所以繞到水窪一旁去了。』

『你真走運氣！』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說。『第二次從死路上又逃出來了。』
『第二次？』福米喬夫驚訝道。『要說第二十二次，或許正確些。我還要逃出二十次來哩，因為我現在犧牲還早，不能犧牲！法西斯蒂欠我的賬還沒有算清哩。到我把賬都收回了的時候，那就可以請你替我定個棺材了！』

他倆回來時——先是沿着河岸走，後來就爬溝，越沼，並且時時環顧着遠方。草原上寂靜無聲，浮雲飄盪，映得茸茸的草地忽明忽暗；一隻巨鷹在天空展着翅膀一動不動，儼如站在一棵無形的天柱上一般。這種純潔的高空，廣闊和寂靜，引起了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的幽思；他一面走，一面回憶瑪露霞，竭力猜想她臨別時那一吻中的神秘意味：到底是普通友誼的一吻呢，還是另有他意呢？他嘆了一口氣：總之，在未會面之前怎樣也弄不清楚了……他默默暗思得心神迷惘，居然忘記了德寇和戰爭，甚至連福米喬夫也忘記了，雖然福米喬夫的寬大肩膀總是在他的眼前擺動着。

結果還是戰爭把他驚醒了。

當他倆從一個谷溝裏爬往另一個谷溝的時候竟與幾個德國兵碰頭了。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一見德寇便軟了腿，站不住腳，手也軟得像棉花一樣了……差不多是雙方同時開了槍，不過福米喬夫先了一着——他的自動槍先響了半秒鐘。這就決定了閃擊戰的結局：兩個德寇倒地之後，接着第三個——最後的一個也栽到了地上。此人已經揮起的手榴彈就地脫手，轟的一聲把他自己的身子拋到空中去了。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覺得肩膀和腿都受了一下猛烈打擊，知道是受了傷，於是他轉過身來，現出嚇得要命的慘白面孔，望着福米喬夫。

福米喬夫蹲在地上，捂着頭，耳上，頸上鮮血淋漓。

「鬼東西！」他沙聲罵道。「還未來及臥下，就中上炸片了！」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暈沉沉的瞪着眼睛，慢慢癱在地上。眼前花花綠綠，覺得福米喬夫的聲音也越來越遠，漸漸聽不清了。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失了知覺。

考 驗

他沒有馬上甦醒過來——先覺出嘴裏有酒味，後來睜開眼睛，看見福米喬夫拿着一

個大黑色水瓶，站在跟前。

這水瓶原來是從德寇身上奪獲的勝利品——白蘭地酒，並且從德寇身上還找到了綁帶。福米喬夫給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綁着綁帶，又說又笑，然而他自己的傷已痛得兩唇發青並時歪動起來，綁帶下的兩眼也不時的閃灼着。

「你的傷很輕，」福米喬夫安慰道。「過兩星期就可好了。哎！起來試試看……」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很聽話的站了起來，然而總是東倒西歪，像薰薰大醉似的，向前一仆，幸而福米喬夫急忙一把扶住了他。

「不行，」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說。「我站不住……」
福米喬夫焦急的望着他。離自己人地方至少還有十五公里，而且時間已經快到中午了。

「老弟，鼓點勁吧！要設法爬到才好！在這裏可逗留不得，附近就有德寇。」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拖着自己的傷腿行走起來。可是走了不到十五分鐘就坐在一個潮濕的土崗上了。往後坐下的時間更多——沒有力氣走。最後他竟倒在草地上，愁鬱鬱的說道，再不能走，死在這裏算了！

「咳！你真沒有用處，」福米喬夫帶着裁判似的口吻說。「你還想加入海軍哩……」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轉過已削瘦而呈土色，下眼皮發黑的臉來，向着福米喬夫，

細聲而氣忿地說道：

「我沒有力氣了，懂不懂？不然的話，用不着你，我早就站起來了……」

他想站起來試試，可是只能坐起來，並且坐不到一會，就又倒下了。

福米喬夫停了一下，想了想，於是拿瓶子喝了一口酒，壯壯氣力，就背向着吉洪。

斯比里道諾維亦蹲下了。

「來，好弟弟，爬上吧……」

「用不着，」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說。「你去：把我留下吧……」

「那末隊長要說什麼話？」福米喬夫生氣了。「弟兄們又要怎樣說？一定說我把受傷同志拋棄了。吉洪，爬上肩吧，不要叫人着急！」

五普特的重量，對於身強力壯的人也不是個輕便負擔。福米喬夫累得胸內刺痛，眼睛發花，呼吸困難——發喘了。他本來打算走每一公里後休息十分鐘，那知只走了頭一公里就像死人似的躺了半點鐘呢。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很可憐自己的同志，要自己往前走，可是很快又沒有力氣了。福米喬夫只好又把他背上，可是兩腿打戰，不聽使用，血液向太陽穴間直湧。福米喬夫這時明白，自己是無力把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措到目的地了，應當想個別的办法才行。然而有什麼辦法可想呢？在空曠的草原上，哪找到人來幫忙？

傍晚，草原被暮日映成金黃色，更現得寬曠無際。福米喬夫計算道：頂多走了有五

個公里。

福米喬夫喘了一口氣，小心把吉洪·斯比里道諾維派放到地氈上，自己坐下休息，馬上覺得手脚輕快，呼吸通順，胸中也通暢了。

「我們的事情不好呵。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你聽見嗎？」

「聽見了。」

「真是怪事，我出的血蓋不參謝，身上軟得要命。」吉洪說，「我不能把你措到目的地了，力氣實在不夠。」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一聲不響，側身躺着，臉枕在肘腕上。

福米喬夫皺着眉頭說道：

「我們兩個人都跪在這草席上，是一點意思也沒有的。」

「我已經說了。」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臉向着地，低聲說。「我還在那邊就說了。」

「我原來覺得自己可以支持，其實沒有估計對。主要還是因為這傷。」不然的話，我一下就可把你措到了……」

「好吧。」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像隔着棉絮似的模模糊糊聽見福米喬夫的說話而想道。「就這樣吧……反正都是一樣！……」

福米喬夫若是真瞭解了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的意思，那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把他留

在草原上。然而福米喬夫素性直爽，他心裏想到什麼就說什麼，誰輪誰也這樣瞭解別人的話，絕沒有覺得他的話中有話。

「這個地方不錯，」福米喬夫說。「在叢林裡，誰也聽不見誰的談話，到夜間……地方很好。」

「是『不錯』，」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重複道。「地方好極了，」不然而……
「我一個人轉眼就到了，」福米喬夫繼續說。「報告給隊長，帶上幾名戰士和抬床就回來。你大概一夜不至於出錯吧？」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欠起身來，支着肘腕，怪異的向着自己的朋友望了很久，然後說道：

「我明白。你走開，福米喬夫。你走吧。」

福米喬夫苦笑了一笑。

「真是氣力不夠，」他道。不是帶傷的話，當然這命是另言回事。不……
「你走吧！」吉洪·斯比里道諾維亦帶着厭煩的聲音重複道。「你走吧，福米喬夫！」

「是……只好這樣了，」福米喬夫道。

福米喬夫折了一些樹枝，小抄弄了些枯葉子，給蓋洪諾維道諾維亦鋪上。……
我把外套給你留下，我走路不冷。這是白蘭地酒，也給你留下，這水瓶中還有水。

麵包，一塊肥豬肉。你的自動槍，手榴彈，手槍怎麼樣，都好着麼？」

「謝謝……手槍好着哩。」

「好，再見吧！」

「再見！」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把福米喬夫的手握了有一秒鐘，嘆了口氣，便躺下不動了。他聽到了他那愈走愈遠的脚步聲——皮靴踩得乾草、枝莖陵駝作響。隨後便是一片寂靜，似乎時間也停止了——剩下了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孤單一人。

罩在他頭上的是純潔無邊的太空，這種太空的寂靜使他馬上覺得舒適起來，——什麼也不用着急了。他躺着，仰望着天空，覺得自己已經溶在其中而變成碧藍的霧氣，逍遙自在，覺得自己的一切生活、意識、情感都漸漸成了遼遠的憧憬，這種憧憬不使他難過，只是略受感動而已。「好，由它去吧！」他想到。「一點也不可怕……」其實，他也並沒有覺得可怕。他閉起了眼睛。下面的清風，輕輕吹着他的頰。

他昏昏沈沈的躺着，也不知道過了多少分鐘，或若干小時，然而當他再睜開眼的時候，則已看不見那高聳着的寂靜與透明的太空了——天低而黑暗，已消失了自己的透明性，然而在遼遠的雲層間却伸展着一道橙色羽毛狀的長光。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想喝水了。於是他摸到水瓶，放進嘴邊，原來是白蘭地酒。——橫豎都是一樣！——便像喝水似的呼叱呼叱的喝了一大頓，既沒有覺出甜，也沒有覺

出疎。不多時，頭暈了，一切思念都集上心頭，什麼都想起來了。他想起了福米喬夫，便苦笑道：真是怪人，還想安慰我哩！以前像是個好人！……他之回憶起福米喬夫，也如同人們之回憶起久已亡故或是一去不返的人一樣，——總而言之，很像人們回憶自己永遠不能再會的親人一樣。他與福米喬夫分手，本是六點鐘以前的事情，他却不要樣想，對於他好像沒有過這六點鐘似的：是六點鐘，是六年，或是十六年，——難道還不是一樣麼？……他想起尼古林，如科夫，老伯伯等人時，也覺得是過去很久的事情，後來又隱隱約約地看見了瑪露霞的面容，不過這種想像，心中既沒有覺得痛楚，也沒有覺得憂鬱與憤激。

這是人生驚愕恐懼的關頭，這一關頭使人的心老腸枯，血液凝結，心搏遲緩，覺得一切都像死灰一樣，無關重要了，以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精神的基礎看來是不很堅固，急劇萎枯起來了。如果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的肉體也跟着他的精神和心房頹廢下去的話，那末在這一晚上他的身軀也許就會枯萎，臉上就會佈滿皺紋，黃髮就會白完而頭也會發顫起來了……

他又喝了一口白蘭地，便完全昏暈而墮入黑洞洞的深淵中，他在這深淵裏既不想，也不回憶，更不見任何幻景了。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甦醒過來時，已是深夜。天空像是刮風一樣，星星亂七八糟的閃爍着，顫動着，時明時滅着。他覺得寒氣逼來，星光冷得使人難堪，而四

周又是一片烏黑寂靜。他欠起身來，觀望了一下，什麼也沒有看見，覺得自己的眼睛已經失掉了作用。「哎呀！」——他軟弱的喊了一聲，——他的這一喊聲便無形無踪的消散在浩大的寒冷星夜中。他明白自己非死不可了，——他千真萬確的明白了這點，而大為驚慌起來。「查哈爾！咳，查哈爾，福米喬夫！」——他喊着哭了，因為他想起福米喬夫早已離開了他……

他的傷感，並不是驚慌和恐懼，而是更厲害的東西，因為他覺得自己已是毫無出路，毫無挽救了的。他的軀體並沒有跟上他精神衰老的程度，因而就發生了他內部完整性與調諧性之破壞。一個人在如此情形下，如果不是神經錯亂的話，那就不能活下去。所以他又是恐懼，又是昏亂，一齊都出現了，因而他也就相信，一切都完掉，福米喬夫當然也不會回來。這個思念總是浸蝕着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的心靈，悄悄的觸動着他，終於充滿了他的腦海，重重的壓着他的心靈和意志。

他覺得這種重壓太可怕，使他絕望了，因為這種重壓的打擊與注定的命運是再不可思議了——他陷到了苦海中，傷感得一點辦法也沒有，只有落淚。他覺得像有千普特重的一塊黑東西懸在自己的頭上，眼看就要墮下來。——而且無處可躲，無處可藏；他簡直不敢睜眼仰望，祇是心境冰冷的等待着……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的罪行

當查哈爾·福米喬夫走過了最後一條深溝，來到直通自己隊伍的那條僻靜小路時，仍然是那些燦爛的繁星照耀着他，這些閃爍顫動的星辰仍然是忽而放出各種光芒，忽而又暗淡起來，儼如被烈風吹動一般。

福米喬夫的傷勢原來比他起初所覺得的要沉重。他勉強走着，異常吃力，東搖西擺，站立不穩，有時竟然跌倒了。可是他沒有改變方向，一直前進，穿過了窪地，爬過了高崗，躍過了樹叢，又忽然陷入一個泥潭中，靴子踏着薄冰，踏得冰下的泥水潺潺直濺。他累極了，總想躺下，腿也打起彎來，真想休息，但是智慧和意志却命令福米喬夫堅持到底，而這個真正的俄羅斯水兵也就毫無怨言的聽從了這種命令。當傷痛難堪的時候，只有咬緊牙關而已。

：他終於走到了，可是怎樣走到的，連他自己也不記得。

「哎呀！」尼古林藉手電筒的光亮看見福米喬夫頭上繫着有乾血痕跡的褐色綳帶和他那乾枯慘白的臉色，兩眼深陷，頰骨高聳與嘴唇枯焦的情形，而這樣嘆了一口氣。

「一切都辦好了，」福米喬夫喃喃說道，他的喉管裏呼嚕呼嚕直響。

「偵察過

王

「尼爾科夫在什麼地方？」

「他留在那裏……」

福米喬夫身子直攔。老伯伯遞給他一杯滲了一半酒的熱茶，他喘口氣就喝完，就坐下。尼古林叫他把烟送到自己的茅棚裏去。

他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小日記本。「現在這裏是他們的渡口，這是河兩岸上的豐壤，邊上樹上是工事火力點……」

「你先休息一下好不好？」尼古林說。「到明天早晨我們再談吧。」

「我沒有工夫等到明天早晨。」福米喬夫嘆了一口氣說，喉嚨呼嚕呼嚕響着。「這裏是他們的高射砲連，這裏也是高射砲連，你看，我都記下來了……」

他詳細述說了一遍，一點也沒有遺忘。他把自己這本日記交給了隊長。本子的硬紙皮被汗液浸濕，發軟了，拿着粘手。

「隊長，現在請你給我六個戰壕。」

「你要幹什麼？」尼古林看着福米喬夫並現出不安神情。怕他是說胡話。

福米喬夫也驚訝說道：

「你說幹什麼？誰去抬？難道我一個人去麼？」

尼古林這時才明白了。這原來是指昔洪·斯比里道諾維赤而說的。

「那麼，他還活着哩？我以為是犧牲了。」

「他還活着……留在那裏的樹叢裏。我沒有力量帶他回來。」

「呵——呵——」尼古林搓長鬚鬚，極力抓撓自己的腦袋，抓得頭髮沙沙作聲。「你爲什麼不吃罐頭？要熱熱嗎？」

「我吃不下去。累極了……」福米喬夫的眼睛裏得快睜不開了，他勉強吞着和菓餡，老不眨眼。「隊長，給我幾個戰士，要搽很強壯的。因爲路很遠，有十二公里。」

「是，是。」尼古林重述這一句，摸了摸福米喬夫的鬚鬚。「你發燒了，頭很熱。」

「是發燒，我自己也覺得。」福米喬夫同意道。「我的嘴都燒乾了，口裏不好，我們沒有拾屎，只好用步槍去拾屎呀。」

「你怎麼能去呢？」尼古林問，你的腳還站不穩哩。」

「這是對的，」福米喬夫同意道。「我羽極子，這樣跑回來的，連我自己也覺得怪。」

他的傷痛得直吞聖藥式。拉過一條口袋，枕在肘腕下，兩腿一伸，腳碰到了茅棚牆上。躺下了。他的上眼皮馬上垂下來，不到一分鐘的功夫就睡着了。

次這只是他胸肉腫脹着罷，而他的理性和意志仍然繼續活躍着，堅持着他那海軍軍人的榮譽不多時，他硬突然合着驚聲抬起頭來，睡聲洗洗的說道：

『真想睡……可是時間不許。隊長，給幾個戰士吧……』

『也該不用你去，他們自己可以找點把……』
 他在草原上他們哪能找得到，尤其是夜間……』

尼古林看出福米蓋夫是不能行走的，福米蓋夫自己也明白這是不戰而退的意志，然而他的決心却一點也沒有搖動，他不能不這樣作，因為那牢固不移的老法規，總懸在他的頭上，這種法規是高於一切的，不管可能與不可能，非去作不可。水兵沒有這種法規就不成其為水兵，這種法規規定得簡單明瞭，自己就是犧牲也要拯救同志，爲要拯救同志，雖投赴污濁的冰水，雖舟迎險浪，雖向機關槍直衝，雖鑽到敵人後方，雖挨飢受凍，雖洒流熱血，雖一直到底送掉性命，但無論如何，同志非救不可。因為對於真正水兵說來，同志的生命無論何時都要比自己的生命貴重……』

尼古林和福米蓋夫都懂得這個法規。

『……』
 『這麼說，你非去不可了？』尼古林問。

『我一定去……』

『那麼，我就不只給你六個戰士，而給你十二個吧。因為回來的時候，其餘你倆都需要人抬着。』

「大概需要這樣，」福米喬夫同意。「好，那就給十二個吧，這樣可靠些。」

誰能斷定一個人的力量多大，能支持到什麼程度呢？這時無論何人若見福米喬夫，一定會說，他走不到二百步就壞了。他却走了二百，三百，四百步，走了一公里，二公里，三公里。

一個戰士向他說：

「參謀長同志，您坐下休息不好麼？不然怕走不到哩。」

「怎麼走不到！」福米喬夫怒痛喝道。「只管放心，不要驚動我就是了。」

該戰士趕快退到一旁，以後再也沒有人驚動福米喬夫。誰也不想勸止他，更不敢咬緊牙關，臉像死人一樣，一步一跛向前邁進。他的全部精力聚想着這件事，非裏非裏地自丑，不要出身體的當，身體正想叫人可憐。想要安靜，道路仍然是經過他上次所寬服的那些崎嶇溝壑、灌叢和濁水窪。現在又該來重新經過這些地方。他覺得，他覺得他覺得走着時出竟發起暈來，昏昏沉沉，半夢半醒，有時則完全失去知覺。每到邊際他就覺得冰在這月色透明的霧氣中只剩下一片草原了。到甦醒過來的時候，只覺身重耳鳴，以及鬆旁戰士們的戰語聲。他搖搖蕩蕩地向四下望，這裏是否走錯了道路？似乎也奇怪地在拐彎抹角的地方，在溝壑間，在灌叢叢中，在渠溝裏，他却一次也沒有走錯。總覺得有迷惘過，他的腦筋有一部分總是清清楚楚地像自動航舵一般，引着他照着規定的方向毫不差錯地前行。

「就是這裏，」福米喬夫終於說道。
戰士都停下了。

「吉洪！」福米喬夫叫道，叫的聲音不高。沒有一點回聲。「吉洪！」他又叫了一聲，仍然沒有任何回聲。

於是福米喬夫恍恍惚惚的分着灌木枝幹，又向前走了幾步。走到他放下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的穴坑跟前，只見其中黑暗沈沈。他跪到地上，掏出小手電筒來，又怕德寇看見，乃特別用衣襟遮着，然後把電筒按着。淡薄的燈光，照到了蓋滿落葉的灰色地上，現出了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的皮靴，與閃閃發光的鐵掌，現出了他那鐵路人員的短袖舊大衣，照出了他那仆在地上的頭額——他那死前癡變過的變形面孔和白光光的牙齒以及僵冷的手，手中還握着手槍。

……經過不少時間，快到黎明，已開始小凍，枯草上凝起了一層薄霜。戰士們凍得縮成一團，直咳嗽，但不敢催促福米喬夫一聲。他仍然用手電筒不斷的照着，看着高灘。斯比里道諾維赤死後的面容，一聲不語，現着受了空前委曲神情。他想瞭解，猜透，判明半個問題，可是怎也不能達到目的……這種冤枉重担像大石似的壓住他的心靈，把一切都遮起來了。可是他瞭解了一點，就是估計錯了朋友，這種錯誤估計甚至是他瞭解所未有的。查哈爾·福米喬夫雖然是一個直爽人，但是忠實於同志的法規是瞭解得極其深刻的。他這時因為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在他面前表現了這種不忠實的和非法的罪行，而

覺得他是陌生人，甚至恨他了，所以連一句憐惜他的話也沒有思索出來。

他所思索出來的，只是如下森嚴的判詞：

「吉洪！」他嚴厲地高聲說道。「你爲什麼欺負我？吉洪，我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你怎麼竟敢這樣作！……」

他立意與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斷絕信義和友誼而說道：

「吉洪，你的心靈離海軍軍人的心靈還遠得很哩。這絕對不是海軍軍人的心靈！……」

最後一夜

駐防司令親自審問瑪露霞。該司令是個肥胖的羅馬尼亞人，臉上長着一團橫肉，鼻子像個肉丸子。眼睛是浮腫的，像沒睡醒一樣。

在瑪露霞身上搜出一封信。往下一切就簡單了：駐防司令要瑪露霞告訴他關於隊伍的行動及尼古林以後的計劃；她的回答，不是什麼都不知道，便是默不作聲。這個羅馬尼亞人生氣了，吼叫起來，用手槍大敲桌子並扳得槍機直響，終於說道：

「青年的游擊隊員小姐，隨你的便吧。反正明天清早我們就絞殺你了……」

瑪露霞甚至不相信，審問會這樣輕易完結：沒有遭毒刑拷打，——這是她最害怕的，因為她向來支持不住痛楚。

審問後，把瑪露霞推到一間三步寬，五步長，又黑又矮的小房裏。窗子用磚砌着，只在上端有個小孔——小得伸不過一隻手去。門門砰的一聲，門關上了。瑪露霞把四下牆壁慢慢看了一遍，牆是濕漉漉的，綠苔叢叢。她將在這間小房內度過自己生活的最後時光。

她並不以虛幻妄想來欺騙自己，妄感自己。比如想什麼今天夜闌，我們入格巧來實行襲擊，把羅馬尼亞人從村中趕走，把她解救出來。她知道這種巧合是小說中常有的事情，然在實際生活上，幾乎是向來沒有的。即便說我們大當真趕來，難道站崗的扳扳自動槍機還費多少工夫麼？

在拘留所申既沒有椅子，也沒有小凳，她又不願意坐在冰冷的水門汀地上，因此她從一屋角上蹣跚到另一屋角上，來往躑躅着，想着留在那裏（甚至避免想起村莊的名稱）的朋友，想起厄森林，如科夫，老伯伯，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有時她忽然站住，在陰沈沈的薄光下，看牆上寫的題詞。

牆上題得有許多各種各樣的詞句——有簡短的，也有冗長的——上邊寫着詳細通信地址並請通知其親族的。有不寫全名而只寫姓名的頭兩個字母的。「我是以勝利者的資格而死了！祖國萬歲！勝利萬歲！」——她這樣讀出聲來；在這兩行字下還有署名——

「游擊隊長」。瑪露霞對於隱在「V」字母中的這個人覺得是非常熱識的。儘管這不是熱識他隨面貌和他的姿態，而是熱識他那種剛毅不屈的高尚精神。在這個灼熱的密林中却隱藏着一個崇高的功績，就是一個無名氏游擊隊長，爲了祖國，不僅犧牲了舊日的生命而且也犧牲了個人死後的榮譽——他爲保護自己的戰鬥朋友，執行軍事義務而經受了敵人一切毒刑拷打，直至單身匿名而死。當他快要就義的時候，大概是想到無論妻兒女至無論朋友親族都永遠不會知道他的功績而頗感難過了。所以才在牆上寫下這種日期和自己姓氏的頭一個字母，抱着一線的希望，希望以後或者有人偶然看到並加以回憶，加以思索，因而寫出……瑪露霞猜想到，「這就是吳科夫斯基或是吳索夫，可能是吳達洛夫」。據俄文姓氏頭一個字母是「K」字的，多得很多。

「媽媽！永別了。你知道對我一點罪過也沒有。別再請照舊停郵址通知，可以下就是遺停地址。這大概是一個十四五歲的男孩寫的，筆跡還很笨拙，小學生寫的樣式。」

瑪露霞又走到對面的牆跟前，只見牆上寫着：「請爲我報仇，請爲兒童和婦女流的血報仇，打倒摧殘文化、摧殘進步和人道的敵人。國民小學教員，謝爾格·尼古弗羅夫，年六十三歲」。往下寫：「請不要忘掉我們，我們要求你們還活着的，要爲我們的痛苦和慘死去向敵人澈底算賬，農業技師，拉依莎·高洛達也娃」。再往下：「我雖然死掉，可是我仍會看見我們勝利的曙光！永別了。寬恕德寇，給祖國人民祝福——祝偉大的蘇聯獲勝」。

生活，並請求不要讓意識掉在蘇維埃的泥潭中。與迦列法在這些個鄉鎮下莊着一個共同的通信地址和日期。這就是說，三個人——教員、醫生、農業技師——是一個村上的。他們一同被捉，一同被鎖在這間拘留所中，並一同犧牲了。瑪露霞於是就患索越這三個人的後果又思索到另外兩個死在德寇手裏的人。根據斷斷續續的經過，這間拘留所的人確實很多。瑪露霞關於自己的問題，極力少加思索。她已經明白明早有什麼事情等着她，並預定決定好怎樣應付了。她現在最後的職責就是要死得有價值，不要給蘇聯少女和海軍游擊隊中的女隊員丟臉。

瑪露霞極力用自已銳利的細齒啃去食指上在行軍期內長長的指甲，並想道：『刻些什麼字呢？』她想用『萬歲！』字眼開始自己的題詞，可是馬上又覺得用這種響亮的字眼太不方便。『Y』游擊隊員在這種字句下簽名，是適當的，她來簽名就不適當了。於是她皺起眉頭，現着聚精會神的神氣，站了半晌，便刻出字來了。『我什麼也沒有說。永別了！瑪露霞·克柳科娃』

天黑了，灰色牆壁上的題詞也不現了，從窗上邊小縫裏穿過來的光亮呈起紅色，太陽落去，夜間快到了。瑪露霞覺得兩腿疲憊，於是坐在水門汀的地上，背倚着牆，兩手抱膝。從隔壁守衛室內隱約傳來了羅馬尼亞丘八的喧嘩聲與哄笑聲。瑪露霞把眼睛一閉……睡着了。

在深夜時分，她被門外的噔笑聲和腳步聲驚醒了，門門聲，鑰匙聲一齊都響了起

來。門開了，在昏睡的燈下，她看見了一羣羅馬尼亞丘八醉鬼。

瑪露霞的被難

到天快亮的時候，那些嘲弄、侮辱瑪露霞以滿足了自己獸慾的羅馬尼亞丘八終於走了，她穿着被撕破的衣服，仍舊躺在冰冷的水門汀地上，精神難堪極了。這種駭人聽聞情況甚至簡直超過了所思想所感覺的範圍。

瑪露霞像陷在無底的泥潭中一樣，一點光明的希望也沒有了。她憎惡自己，覺得被人玷污了，所以不動不動，免得覺出自己的惡濁身子來。在這紛擾的黑暗觀念中只有一點是無疑正確的：快從這黑暗中逃出去，不論逃到什麼地方，就是死了也好，死也比這種遭遇光明純潔。

……過了十點鐘，兩點鐘，三點鐘，從窗上小縫裏透來了冷清清的光芒；夜間的潮濕慢慢流來而明亮溫暖起來，透進來的光芒開始發紅，照耀着牆邊的屋角和頂棚。瑪露霞仍舊躺着不動，而她的肩膀也不再顫抖了。她安靜了，再沒有時間痛苦了，因為在這最後黎明時刻，在她的理智和心靈中起着偉大而緊張的復活工作。

當兇手們來解瑪露霞法就刑的時候，她仍然充滿着燦爛的光芒，於是瑪露霞從地上站

起來了。到時候了！她展平了衣服，急忙整了整頭髮，把頭髮都捫到耳朵後邊，指頭擰着被撕破的衣衫領子，就走到丘八們那邊去了。她很想最後洗一次臉——用胰子和牙粉，好好澆澆，可是她不肯爲這件事去請求劊子手們。

瑪露霞從濁氣沉沉的拘留所中走出來，被新鮮的清風一吹，有點暈眩了。她向着風，向着天空，向着浮雲，向着樹木微微笑着。

他們把瑪露霞押去殺害，她並不怕死的。她站了一會，便盡情的深深吸了幾口新鮮寒冷的空氣，隨後又輕快敏捷的向前奔走，快得幾乎連丘八也跟不上她了。

在集市廣場上，她看見了由兩棵柱子架的絞架，還有細繩纏繞着的長臺以及凳前的粗木樁。這是給我預備的，她司空見慣似的想道。她走到絞架近旁時，又看見絞架上還有兩個空鈎——亦即是同時絞殺過三個人。她於是想起了那個醫生，女農業技師和六十三歲的小學教員。

在被羅馬尼亞人趕到絞架前來的地方居民中，有些婦女哭泣起來，並且轉過頭去說：「粗野的粗野的侮辱她們，用槍威嚇着，要她們回過頭來，非看不可。」瑪露霞接着被風吹起的裙子，洒洒脫脫昂然向木樁邁進，由木樁再邁到細長的凳子上，像儼如王梯子一般。

這時她站得很高，誰都看得見她。一個羅馬尼亞劊子手丘八也緊跟她上了凳子，壓得凳板彎彎顫動。她覺得腳下像彈簧似的輕輕浮動着。劊子手把她的外衣撕下來

——鮮子手呼的一聲把自己烏煙瘴氣的死板眼睛一轉，他那由太陽照得發黃的毛耳朵登時赤紅起來了。

鮮子手緊要避免看瑪露霞，只等口令。而防軍司令却不知爲什麼遲緩着。鮮子手呼呼喘着氣，使瑪露霞不由轉過了臉去。因爲他那夜間的酒氣使她聞着難堪。鮮子手低頭瞧了她一眼。他原來也是那夜闖進瑪露霞牢房的一個，甚至是其中的頭一個。當時在炫燈光下，瑪露霞清楚看見了他的面孔，當然能記得，不過她沒有想起來，沒有認出來。這一切都使鮮子手覺得奇怪，覺得莫明其妙。——他這時也像押解瑪露霞的兵八們一樣驚慌失措的望着她。當他聽見防軍司令的口號而拉起繩扣時，他的手竟打起戰來了。

「請你們不要哭！」瑪露霞喊道，想安慰婦女們。「我們軍家離這裏很近了，我們軍隊進攻了！」

防軍司令向鮮子手點首示意——堵住她的嘴，於是這個羅馬尼亞人把頭向下一低，咬着牙，照着瑪露霞的臉就是一拳，打得她口內登時噴出了鮮血。鮮子手趕忙把繩扣向她的頸套套去。可是手中的繩子亂了，而瑪露霞竟親自動着頭幫助上套。把繩扣套好之後，鮮子手跳下地來，雙手用力撤去她脚下的托板時累得呼呼發喘。

劊子手們逃跑了

這二事情完了，衣羅馬最遲先回去，農民們也散走了，在絞架的垂直細繩上繫着的那個悽慘的人的屍首漸漸冰冷起來，被風吹得微微轉動。中午時分，天空佈滿了黑雲，落了一整稀疏的細雨，傍晚時，天又清朗起來，夕照安靜、純潔、莊嚴得像是由瑪露霞的光明靈魂注成了的金色透明大海一般。

夕照已盡，天色快黑的時候，從絞架旁邊的路上駛來了一個摩托車，停在防軍司令部房前了。赫戴坦克師制帽，把風鏡提到額上的交通員，遞給了司令一個緊急封包。經過五分鐘的工夫，司令部忙亂起來。原來摩托車手送來的消息是說紅軍已經突破了第一道防線。

唔，司令大人在這個情況下可會着忙哩，一點也不遲緩！辦公桌的抽屜喀札亂響，櫥櫃大開，院中點起了火堆。丘八們把紙封，文卷，命令，報告等一齊向火堆亂拋。其中最努力的是那個統殺瑪露霞的劊子手丘八；他像從前一樣，醉薰薰的從辦公室跑到火堆前，從火堆前跑到辦公室，忙得滿臉是汗，把成抱的文件往火堆裏拋，嚇得戰戰兢兢，希望把自己的罪惡痕跡掩埋到火堆裏去。火堆越來越明亮，燒得一塊塊的紙片隨着火苗

飛揚。劊子手丘八盡力向別人吆喝道：「咳，站着幹麼，你們還等什麼？」有一個後備兵輕輕笑道：「是，你有虧心事。你今天大概吊了十二個人吧？」劊子手一聽這句話，駭得馬上就表示和氣了。覺得自己所造罪惡的報應，是無法挽救的，很快就要到來了。同時，不只他一人是這樣感覺：司令大人也像瘋了似的叫副官，喊書記，催車夫，忙個不停。被打潰的退軍，大砲，馬車，大汽車等已經慌亂的退到村邊上，互相擁擠，互相阻碍，互相壓軋着；摩托聲，車輪聲，馬嘶聲以及汽車夫，馬車夫，兵士等的叫罵聲，還有被健壯丘八從汽車中拋往大道上的傷兵呻吟聲，——這一切都匯合成了一個益加緊張的驚慌聲。司令大人曾在所謂「勇敢」的羅馬尼亞軍隊中謀職多年，對於這種狼狽退却的音樂聲是很熟識的。當天快黑時，俄軍一排排大砲的轟隆聲已經聽到，敵人車輪車轆開始震動折斷，汽車夫不分青紅皂白而兇猛壓軋他們自己人了，我軍坦克出現了，坦克轟隆隆鳴着，不顧一切而向前直衝起來。這時司令大人已明白是到了逃跑的時刻了。於是他命令兵士燃燒房子，而自己却向已敞開車門的小汽車跑去。跑到離汽車還有二十步的地方，忽然傳來了一陣喊聲，把一切喧嘩聲都壓住了：

「俄國坦克繞到前邊去了！」

於是在黑夜裏一切都混雜絞絆起來，在如此的昏亂中已經什麼也沒有頭緒，誰也不聽從誰，誰也不知道怎麼辦了，只是，亂嚷、亂叫、亂跑、亂竄，於是狼狽慌張開始了。司令大人也忘了自己的心臟病，也忘了自己的高官貴銜，便連蹦帶跳的上了汽車，

壓得座下的彈簧一陣聲響。在這一秒鐘內，那個劊子手丘八也從另一方蹣來，連車門也顧不得開，逕由車窗鑽去。「退回去。」——司令怪聲喝道。但是丘八已經完全失了理智，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想不出來了，只瞪着兩隻昏白眼睛向汽車裏鑽。司令欠起身來，抓着他就向外推，汽車夫已經開動摩托，汽車向前闖去，這時丘八身子失了均衡，重重的倒栽在車裏，連司令也壓到座上了。丘八的兩隻腳向上直立着，高高豎在車箱之上。汽車就這樣載着兩隻翹得高高的丘八皮靴在黑暗中開走了：

……黎明時，我們部隊已把該村的羅馬尼亞寇軍最後的掩護部隊擊潰，進入村莊了。廣場和街道上都塞滿了敵人拋棄的馬車，汽車，大砲，甚至還留下了五架坦克——只因摩托壞未及修理……

我們主要部隊繞往前去，經過該村的只有三營人。其中一連人停在村中。

在廣場統架跟前站着三個指揮官——一位疲憊已極而滿臉皺紋的少校與兩個年青中尉。兩個戰士，攀到凳子上，從統架上解脫瑪露霞的屍首——一人輕輕向上托着，第二人把繩扣從脖頸上脫下來。然後一人跳到地上，從另一人手中接過屍首，用隻手托着並帶着探問的神情望着少校。

瑪露霞的頭向後仰着，脖頸上被繩扣勒得又青又紫的深痕已經發黑了。

「放下吧，」少校說。「老托着幹麼？」

然而這位戰士遲遲不肯放下，另一個中尉急忙脫下自己的軍大衣，鋪在地上。這時

那個戰士才把瑪露霞放在大衣上——正確說，是瑪露霞的屍首。

當然想知道瑪露霞的一切是不可能的，可是根據她遺留在拘留所牆上的題詞，關於她的姓名和死的日期是查清了。同時也查清了她什麼話也沒有供出來。

「這就是說，她知道什麼事情」，少校沉思說。「可是沒有洩露。她當時還鼓勵了居民。這姑娘是個英雄，應當照軍禮埋葬她才對。」

把她按軍禮埋在鄉下坟苑裏，放了十槍作為安葬典禮。給她立了一個木牌，上邊的墓詞是少校親手寫的：

瑪露霞·克柳科娃慘遭法西斯敗類毒刑之後被吊死了。

他是英勇犧牲的，她把軍事秘密視若神聖而保全住了，沒有洩露給敵人，這是每個戰士應當效法的。我們要為她報仇！

前進，向敵人衝擊！

少校從坟苑回去時，說道：

「我們遲到了十二點鐘，不然很可把她救出來並還可以捉到羅馬尼亞人。現在他們早已過河了……」

少校的副官迎面奔來，一立正，報告道：

「少校同志，接到報告，說羅馬尼亞部隊已被截在河東岸。渡口為一個游擊隊佔據了。」

在渡口

尼古林部隊在黎明前飛快佔據了渡口。當時羅馬尼亞退軍已開始向橋方移動。步隊、載重汽車、卡車、砲隊等等，牽成一條長長的黑帶子，正從一個懸崖陡壁的濕谷裏爬出來，沿着朝河的一個斜嶺向橋方急馳，河上罩着一層白色濃霧，轟轟隆隆的響聲沿着水與霧氣，波傳到很遠的地方。

尼古林隊伍的兇猛襲擊是突如其來的；隊伍喧聲大作，猛向羅馬尼亞寇軍衝擊，綿延不絕的黑帶被截成兩段而停住活動了。那些已經上了橋的羅馬尼亞人，被機關槍猛火射擊得像鬼哭狼號似的，爭先恐後向西岸奔馳，互相擁擠，甚至有的人被擠到河裏。其餘的人則在東岸混亂起來，互相踐踏，狼狽不堪，儼如一團旋浪似的又向那個濕谷滾去。這時尼古林的戰士們按照計畫的佈置（福米喬夫的小本子有用）迅速佔據了壕、火力點、掩蔽壕並把他們人數不多的崗兵也收拾了。

過有十分鐘的工夫，隊伍已把渡口旁的要衝固守起來了。尼古林率同老伯伯，如科夫，福米喬夫各排，佔據了谷口附近的中心主要陣地；克雷洛夫佔據了向險峻河岸的懸崖右翼，哈爾琴科佔據了左翼。

「真是斷髮齊眉！隊長同志！」福米喬夫一面整理頭上的綳帶，一面得意說道。

「簡直像按照樂譜奏樂一樣！」

「先不要高興吧！」略帶迷信神氣的老伯伯（這是老年水兵所常有的）低聲止住他的話，「你看見大家的力量啦！」

他們都站在深難採裏，專憑指揮所的一個進口旁邊。右左都傳來了戰士們緊張森嚴的說話聲以及不時扳槍機的聲音。尼古林默然不語，精神緊張到萬分，竟有時覺得身軀輕輕發抖。現在才是最主要事情開始了。他當然懂得，現在是以二百人的隊伍去圍幾千人的大軍決戰，所以他的目的是除了計算怎樣贏得時間以外，再不能有其他目的。他曾向自己追問了十來次——計算的時間對不對？打擊得是否過早？羅馬尼亞軍隊在我們的連擊部隊尚未趕到之前，能否把我這個小小隊伍打潰或消滅？……

在隊伍出發之前，尼古林並不瞞着同志，他是要領着同志們去作生死決鬥的。他這時站在壘壕中，對於自己戰士們的堅決精神一點也不懷疑，他知道他們是絕不會退却的。可是有另一個思念苦惱着他，就是戰士們是否會珍重自己，不致過早犧牲？在佔領渡河時就已陣亡了三人，傷了二人。因而尼古林心裏戰戰兢兢的想道：自己還有一百八十五人。每個人都是很寶貴的，在這次戰鬥中，每支步槍要比在別的戰鬥條件下的一架坦克還貴重得多。

由尼古林派去檢閱兩翼的如科夫轉了回來，報告一切都佈置好了。這時已渡了河的

一部羅馬尼亞寇軍，清醒過來，向我方開火了。於是西岸活躍起來，喧聲震耳，火花像飄帶似的在霧氣中忽明忽暗。一顆顆熱烘烘的明亮子彈在尼古林頭上飛過，接着就是一排機關槍響。尼古林在顛簸的土台上坐着，眉頭皺皺，拍偶然中上流彈。

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都必然有這麼最主要的，決定生活全局的一天，這一天似乎要把一個人的全部生活中的一切工作，一切感情，一切思念，一切作一總結。這一天，是大受烤煉的一天。尼古林彷彿這樣一天到來，至於在搏戰中能否保全自己生命的問題，她完全沒有想到，因為這與主要目的——出敵不意並擊潰溝壑中的敵人——比較起來，是次要的問題，甚至是第三等的問題。這時尼古林的全部意志和理智都集中在這一主要目的上，其他一切思念都被拋到九霄雲外了。

他命令從自己後備方中再把兩架雙筒機關槍架起來。戰士奔去執行命令。這時空氣轟隆一震，於是一道火焰閃閃的黑柱立在尼古林的胸牆面前了。緊接着又同樣的第二個黑柱矗立起來。原來被阻在東岸的羅馬尼亞寇軍已清醒過來，開始用大砲轟擊了。

激烈戰鬥。

羅馬尼亞寇軍火力越來越大。他們知道阻擋渡口的危險，所以拚命射擊。大砲、迫擊砲、機關槍等都開起火來。從西岸，從凹地裏，從兩翼都一齊射來，四下都是轟鳴，狂號猛射和爆炸聲，火焰昇騰，爆竹鳴鳴得震耳，子彈環繞得駭人。

射擊了五分鐘……七分鐘……關於陣亡及受傷的情形已經有人跑到尼古林跟前報告

了幾次……開火開到十分鐘，這十分鐘火力的兇烈，甚至使那些還記得敦德薩和塞瓦斯托坡里戰役的有經驗戰士們都打起寒戰來了。顯然，羅馬尼亞人是企圖一擊了事。火力更增強起來，射擊得一團團的冷土直向戰士們身上翻拋，真使他們耳聾眼花了。剛剛昇起來的太陽本來還沒有侵犯到置在河上的朝霧，然而浮橋附近的朝霧却不因太陽而由於驚天動地瘋狂射擊自行消散。霧氣抖抖閃閃，漸漸稀薄，並在薄黃色的朝陽之下而消散起來，於是在自己乳色的牆壁上現出了一個空隙，河身出現了，靠岸的河水寂靜，中心湍急，浪花湧湧。不多時，在細紗似的薄霧中現出了灌木叢叢的西岸。可是在距橋稍遠，左右兩端的霧氣仍然濃厚如舊，什麼也還現不出來。

火力繼續十二分鐘……十三分鐘……十四分鐘……究竟什麼時候實行衝鋒呢？到十五分鐘的時候，幾個信號箭昇起來了。兩岸的大砲和機關槍的猛烈射擊也立即停止，喧聲也沒有了，只有機關槍和自動槍還間斷的射擊着，這也就好像是靜寂了。尼古林在顫壕中把胸脯靠在蓋了薄霜的冰冷斜壁上，只見在一百米達遠的地方，衝鋒者的散兵線在微微透明的薄光中出現。同樣的散兵線在左右兩側也已出現。羅馬尼亞人前來衝鋒了。

「開火！」尼古林發出命令，他面色慘白，心房忐忑。

「開火！開火！」顫壕中都應聲喊道。

「開火！」左翼克雷洛夫和右翼哈爾琴科那裏的喊聲。我們的火力開始向羅馬尼亞

人迎擊。

我們的火力非常密集又非常精確——機關槍手和自動槍手都很懂得，我們的子彈在這次戰鬥中是特別貴重的。羅馬尼亞人向前沒有衝到十五步就被我們的火力阻止住；有的彎下腰走，有的爬行，——開始逐漸向他們陣地前緣退去。福米喬夫聚精會神，怒氣沖沖，在稀疏而準確的開放着半自動槍，每當自己的子彈命中一個目標時，他就深深的唉哈一聲。

不，這還不是正式衝鋒——只是試探襲擊，可是在這個襲擊中，羅馬尼亞人已損失了五十來個。然而就是他們損失五百人，也是不會減輕尼古林之嚴重狀況的，因為敵人的新部隊仍繼續不斷的向渡口湧來。這時聚在尼古林面前的敵軍已不下兩團人，已逃往西岸的人還未計算在內。不過，敵軍的數量並沒有使尼古林的計劃怎麼爲難。尼古林之進行戰鬥只是爲的贏得時間。

尼古林知道哈爾琴科隊中已經損失八個戰士之後而憂悶起來。此數再與中央陣地上的損失共計起來則爲二十六人。他注視地上，一頭不抬，等着克雷洛夫的消息，不久交通員已到了他的前面：克雷洛夫隊伍中的戰士已損失了一半，排長也犧牲了，是彈片擊斃的。「瓦霞，朋友，永別了！」——尼古林心中念道。老伯伯脫帽默祝。如科夫望着

一方，一聲不響。

尼古林命令交通員傳告該排殘餘戰士，放棄右翼陣地，過到中央陣地上來。他決

定，損失太大，他將團團結自己部人員，縮小防守戰線。

福米喬夫走到尼古林跟前，說道：

「我們的人損失很多，大概有三十個人了。」

「四十個人？」尼古林答道。

福米喬夫聽竟不由地打了個口哨，並且把口哨拉得多長。

「真厲害！……還不到一點鐘的工夫。」

「一點二十三分，」尼古林看看錶更正說，因為他喜歡確切性。

不平衡的戰鬥

停息了一會，又開始了轟擊。四下又黑暗起來，砲煙騰騰，塵土飛旋，喧聲大作，一片轟隆聲。這時長着滿臉鬍鬚，瞪着兩個圓眼睛的老伯伯面孔閃在尼古林面前了。老伯伯的嘴像是在叫喊，可是聽不見他的聲音，因為轟隆聲太厲害了。

開始衝鋒了——這一次才是真正的衝鋒。

德寇部隊也向渡口開進，要知道德寇是善於驅使自己盟軍的。然而羅馬尼亞人今天也用不着要特別驅使而自動前進了，因為他們已經知道，無論如何也要趕緊往前鑽，不

然便會死亡。所以瘋狂地向渡口衝；他們看見救命的西岸就在眼前，近極了，至多有三百米遠，並且已經看見連到西岸的橋樑，真是不顧一切拚命往前奔逃。會從遠方觀察的羅馬尼亞上校們，這時也認爲事情已經解決了，——似乎要抵住這種攻擊是不可能的。是連想也想不到的。他們的第一道軍隊被火力削倒之後，接着就是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從遠沒有發亮的凹地中仍然毫不停息的擱放着機關槍，聲音溶成了拖長的吼叫。法西斯蒂前進了。尼古林看見一個軍官，手裏托着自動槍，走在衝鋒者前面。

手榴彈開始工作時，這是水兵所愛用的武器。於是在法西斯蒂面前的土塊亂動起來了。不過他們竟突過這壕轟隆火焰，彈片的牆壁，而突出來了。在前邊的那個軍官還活着，面色赤黑，帽子已落，額上黑髮粘成一團。

尼古林敏捷的跳過胸牆，轉身向着自己戰士喊了一聲：「跟我來！」之後就握着刺刀向衝撲去。那個急奔的軍官放了一排自動槍。尼古林向旁一閃，子彈飛過去了，尼古林拿着刺刀大步向前一躍就比那個重新拔機的軍官先了一着，結果把軍官捉住了，軍官一面叫喚，一面又想轉身去抓步槍，可是刺刀已穿透了他的身軀，倒在地上了。四個沒有趕上拯救自己軍官的丘八便兇惡惡的向尼古林撲來。尼古林一面抵抗，一面退走，——若不是福米喬夫來援救的話，真是危險極了。福米喬夫連吼帶號瞪出兩眼，像猛虎一般向前撲去，抓住槍桿，左衝右揮，兩個丘八被槍托打得瞬息倒地，第三個腦蓋裂開，第四個則由尼古林親手救拾了。

「把他們叫回擊壕去。」

「熱得很，把尼古林用袖子，擦着臉上的汗水。」查哈爾，謝謝你，——這是我永遠不忘的！」

「你爲什麼要上前衝？」福米喬夫生氣地問。「你不去我們也辦得了。」

他這時兩手顫動，咬牙切齒，還完全像在搏戰時一樣激憤，頭上的綳帶由於搏戰時的滾燙的烟氣，汗水都沾得發黑了。

「到左翼去，」尼古林喊道。「看看哈爾琴科那裏怎樣。若是戰士剩得不多的話，那就把他們都帶到這來吧。」

福米喬夫馬上彎着腰，沿着擊壕跑去。

他與哈爾琴科一同回來，原來攻擊左翼的敵軍，完全是德寇的精選部隊，有半連火。戰情與中路一樣，演成了交手戰。德寇被逐退了，而哈爾琴科部下只剩下十八個戰士。哈爾琴科把他們帶到尼古林這來了。這時哈爾琴科皺着眉頭，直摸腦袋。

「德寇照着我打來一槍托，」他解釋。「幸虧我趕急一閃，打偏了。」

「那德寇呢？」

「那德寇可沒有閃避呀。」

「我們還剩有一百廿四個戰士，」尼古林說。「福米喬夫，你看怎麼辦呢？」

「難道你想要退却嗎？」福米喬夫反問。「要知道，他們羅馬尼亞人也不是沒有手的。但是無論如何不要放他們到橋上去，」他又肯定補充道。「就是剩我一個人，我也要擋住。」他低着頭。「我心裏像着火一樣……焦得真厲害！簡直忍不住了。越來越焦得難過……真要碎裂了！」

「他沈住氣，」尼古林說。「我若是有什麼意外的時候，你就負起指揮責任。不要忘記……」

經過第三次激射及隨之而起的衝鋒之後，尼古林隊伍只剩下九十三個戰士。這只經過一次的新衝擊是最厲害最兇猛的；法西斯蒂曾倒退了兩次，接着又衝上前來，甚至在狹窄的塹壕裏進行了兩次激烈交手戰；福米喬夫打死十一個敵兵，老伯伯打死三個，五八和一個軍官。

當他在早晨九點鐘的時候，渡口要衝仍然在尼古林手中。他支持到早晨十點鐘，十一點鐘；這似乎是很奇怪，莫明其妙，與不可能的！法西斯蒂底人數和武裝超過尼古林隊伍至不十倍也不只二十倍，不只五十倍而是幾百倍，看起來他們甚至用不着遲緩自己的移動；隨便就可把這一小組勇士平下了。那知他們竟耽誤在渡口跟前。尼古林不放他們過去。敵人的掃射，衝鋒，猛擊，仍未間斷，到太陽漸漸升高時，橋對於法西斯蒂仍然是不可接近的。

尼古林的隊伍疲憊已極並已損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員，但他們仍然繼續搏戰，違反算

術上一切數學對比的定理，戰得更加厲害，更加頑強了。

在這樣空前未有不平衡力量的戰鬥中究竟是什麼在袒護戰士，幫助他們呢？勇敢精神嗎？……同時要知道，羅馬尼亞人是很會打仗的，尤其在其背後有德寇架着機關槍不衝則別無出路的時候，他們打得更兇猛，在渡口這裏羅馬尼亞人那種衝鋒的衝擊，甚至也可使法西斯蒂每個保衛隊員都望而避讓了。可是他們畢竟沒有衝過去，也不能衝過去，因為與他們瘋狂烈火和殘暴衝擊對峙的，是一種理直氣壯和高尚道德的力量。尼古林率同自己的戰士們站在俄羅斯祖國的領土上，保衛自己祖國的河川；他是爲真理，爲正義，爲自己的人民，爲光明，爲幸福，——爲世上所有的聖潔、純潔事業而鬥爭！而被趕到戰場上來的法西斯蒂只是因爲卑鄙醜陋的害怕承當自己所造的罪惡而戰。他們只抱着一種卑鄙希望——躲避人家的復仇，拯救自己的狗命。他們有什麼能與尼古林對比呢？……在渡口這裏並不是兩個鬥爭軍隊，而是已被擒獲並被擠在牆上的罪犯和以尼古林爲首的鐵面無情的法官。而在法官背後站着要求正義和報仇的全體人民。

……在十一點四十分鐘時，羅馬尼亞人又來衝鋒，可是又被擊退。尼古林隊伍中剩了五十二個戰士。他自己也中了兩顆子彈——一粒打到肩上，一粒打到臂上。老伯伯和福米喬夫給他綁傷。

「子彈穿出去了麼？」他歪着發白的嘴唇問。

「穿出去了，些老伯伯向福米喬夫擠一擠眼答道。他怕尼古林受驚，所以沒有說一

顛子彈鑽在他的肩骨裏。

尼古林頭暈了，坐在寬士凳上直攏，眼前一片灰白，什麼也看不見了。他只聽老伯伯說：「福米喬夫，趕快拿水瓶子來！」

「不要緊！」尼古林吃力說。「我馬上……不要緊……」

他的面色由於內部的緊張，更加慘白了。他睜開眼簾，只見霧氣騰騰，老伯伯的面孔也似乎看不清楚了。尼古林氣沖沖的咬着牙關，心中想道：「這樣還行！指揮官在搏戰時是無權失掉知覺的。」他終於把自己的痛弱軀體克服了，看見了光亮。

「我們人剩的不多了，」他說。「我們還可以再打退一次衝鋒，至於以後怎麼辦，那我就不知道了……需要把橋炸毀！」他堅決結束道。

伊萬·尼古林名垂不朽

尼古林在此以前，總是保證這座橋樑的完整：以備自己軍隊到來使用。現在只好把它炸毀了。

福米喬夫氣沖沖的罵道：「我們軍隊究竟在什麼地方？到底是衝的一回事，難道是乘着牡牛爬進嗎？」

他原來不知道，我們向渡口前進的部隊這時在草原上快要把德寇一個六十五架坦克的隊伍打潰了，其中有十二架衝過來，正加速向河方馳進。這個消息，就是連羅馬尼亞人也都未曾知道。爲游擊隊抵抗力量所挫折的羅馬尼亞匪軍，這時平靜起來。機關槍也不響了。

「他們又想打什麼主意了，」尼古林又小心懷疑的說。「需要把橋炸毀，沒有別的辦法。」

「可是怎樣到橋跟前呢？」老伯伯應聲問道。

尼古林默不作聲，覺得老伯伯問的有理。

羅馬尼亞人不能到橋跟前，然而水兵們也不能到橋跟前。沒有一點遮擋沒有一根樹枝的河岸簡直被機關槍、大砲、迫擊砲等的火力封住了。每一個敢到橋跟前的人都會立刻被颶風似的火力消滅。

「是，是！」尼古林拉長聲調。「對，無法到橋跟前去……我們現在怎麼辦呢？」他向自己的各個指揮官徐徐地注視了一番。「這就是說，羅馬尼亞人該過去了？」
各指揮官默然不語。老伯伯眉頭直皺，福米喬夫隨着眼在探望那被太陽照得刺目的河中浪花。

「那麼說，我們犧牲了這麼多人是爲什麼？」哈爾琴科發火了。「如果說羅馬尼亞人終歸會過去的話，爲什麼我們要這樣犧牲？」他的聲音發顫了。「隊長同志，請允許

我吧！我去試試看。或者可以達到！……我緊沿着水邊……」

「或者達到什麼地方？」福米喬夫截住他的話。「你馬上可以達到陰間去，再不會達到別的地方。」

「哪麼你說現在怎麼辦？」哈爾琴科把身子一挺，甚至微微一跳。「那麼弟兄們就算白犧牲了吧？」

福米喬夫把眉頭一皺，很悲憤的把手一拂，說道：

「你不要吵吵；總在耳朵邊騷擾，只會妨礙別人想事情。我懇求你不要妨礙人！」然而哈爾琴科很難安下心情。急得兩眼發火，仍然在糾纏尼古林。

「我要去試試！……隊長同志，讓我去吧。打死就打死，我並不怕死！」

「我看你就是個傻子！」福米喬夫莊嚴有理的說。「現在是要作事情，要把羅馬尼亞人擋住，可是他卻談什麼送死的話。也真會找機會！」

他現着獸人的神情把頭轉向一旁。

「那麼你想什麼？」尼古林問。「你的意見怎樣？」

「不能從岸上往橋跟前，」福米喬夫不慌不忙說。「連試都不用試，絕不會有益處。我說，要繞着去才行。需要使用軍事計謀。」

「從水裏去？」尼古林應聲說，他高興自己的思想在福米喬夫的話中找到了據根。「很對！」福米喬夫說。「沒有別的道路。……我們不枉為水兵，我們會浮水……」

若是逆流而爬一百五十米遠，然後入水順流而下，水就可以把人漂到浮橋中心地方。」

「游是每榴彈怎麼辦，帶到身上嗎？」

「可以背個小筏。推着小筏前進，就行了。水會遮住敵人的視線。太陽非常照眼——他們晃著不清河中心的……隊長同志，不過我覺得爲要靠得住些，還是派兩個人去好。一個人出守事，第二個人可以代替。」

「派誰去呢？」

「我自己是個……科爾米喬夫簡截說。『派陸地上的人是不行的，因爲他們游泳的不好，並且現在的水又冷。陸地上的人不能執行這種工作。』」

「那麼第叁個人呢？」尼古林問。

「派我去好了。」哈爾琴科趕緊說道。

「你游的好嗎？」福米喬夫問。

「反正可以游到了。」哈爾琴科含糊地回答：

「你自己不要使大頭暈吧！」福米喬夫生氣了。「這是很嚴重的事情，你却要使人頭暈起來！你乾脆回答我：你游得好不好？」

「哈爾琴科勉強承認了是中等，就是說游的不很好，可是不顧生死，非要到橋跟前去不可。」

「那麼說，你游的不好。」福米喬夫打斷他的話。「可是硬要往前鑽，不行！」他

轉回頭去望着尼古林。『哈爾琴科不适宜。』

那位尙在默默不語的老伯伯沉重的嘆了口氣。

『隊長同志，我要去。』

尼古林考慮了一下。

『老伯伯，我不願派你去。』

『爲什麼？你怕我浮不到嗎？我在年青的時候還浮過克爾契海峽哩。』

準備工作迅速完結。老伯伯下到指揮所的地窖裏（這裏有傷員躺着），拿了幾塊破

板子及自己盛錢的皮囊。福米喬夫開始釘小筏。老伯伯把錢囊遞給尼古林，說道：

『這裏是一萬二千五百盧布，另外還有些零的，不認得有多少子。賬單和收據都在

口袋當中，用漆桶包着。因爲是用化學鉛筆寫的，着濕就會溼的，所以用漆布包着。』

他停了一下，補充道：『那裏邊也有我的通信地址。』

福米喬夫跪着，用自己有力的手纏緊釘在板子上的鐵絲。

『作成了！』

他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粘的土。

尼古林看了看小筏。

『太小，托不住。石榴彈很重，並且還有衣服。』

老伯伯和福米喬夫却默不作聲。尼古林懂得他們是不打算把自己的衣服載到小筏

上。

「不，你們這種打算不行，」他回答的口氣好像是他們已經把自己的決意告訴了他似的。『一定要帶上衣服。想不到的事情是有的……或者可以脫出險來。』

他們仍舊沒有作聲。

尼古林也再沒有向他們說別的話。

福米喬夫把手榴彈裝到口袋裏，隨後就把自己的一隻大黑手伸向尼古林。

「隊長同志，我們一塊玩的很好，過的很親熱。現在我的時間到了……」

「別離了，查哈爾！」

他們互相對望了一下。福米喬夫看透了尼古林的心思，乃睜眼一笑，說道：「主要的不是這個，隊長同志，一切都弄妥貼了，你不要懷疑……頂要緊的是……」他沒有說完，可也用不着說完；尼古林已經明白了。

老伯伯與尼古林的告別，照舊規矩，是三個短短的接吻。

他倆拿着手榴彈袋和小篋走出。尼古林下令開放機關槍，以轉移羅馬尼亞人的注意力。雖然橋的右岸上楊柳叢生，（是羅馬尼亞工兵沒有來及砍掉的）然而這種預防辦法仍然不是多餘的。

時間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尼古林手上的錶吐噠吐噠響着。他的心靈却跟隨着老伯伯和福米喬夫。顯然羅馬尼亞人沒有看出樹叢中的任何動靜。也就是說，他倆平安無

事。大概已經爬到地方，正在岸上脫衣服，把手榴彈放在小筏上，把自己衣服卸丟下了……

「哈爾琴科！」尼古林喚道。「你到地窖裏去看看傷員們吧。」

哈爾琴科走了。剩下尼古林一人，坐在地下挖的土台上，臉向着潮濕的土牆。

哈爾琴科從指揮所的黑洞裏出來，彎下身子，向尼古林走去，走到在離他有五步遠的地方站住，望了一望又退回去了，因為他不願驚動……

法西斯蒂却驚動了尼古林。敵人忽然活躍起來，又騷又叫，許多人竟大意的跳躍起來，舉着帽子搖擺，甚至完全站起來了。並且也沒有開火。這一切舉動都使尼古林覺得怪異得莫明其妙，就不能不更加小心了，於是他的胸牆外邊瞭望，極想知道敵人這種狂躍的原因。

這並沒有久費思索和猜疑。

「坦克呵！」哈爾琴科臉色慘白的說道。

尼古林用望遠鏡向他所指的地方一望，只見一些帶敵人十字標號的坦克，笨重重的爬過遠方的高坡，沿着經那個窪地到橋方去的主要大道馳進。坦克開的很快，至多再走十分鐘就可到橋跟前了。「坦克！坦克！」——在尼古林塹壕左右都這樣吶喊起來。尼古林從戰士們這種喊聲中而聽出了他們的驚慌、恐懼與不安的心情。他這時的思想比任何時都緊張，都清楚。這就是在他生命底當前考驗中的一個最困難、最嚴重的試驗呵！

這就是福米喬夫在與他告別時所未說完的那句最主要、最重大的事件：到來了。

「給我的手榴彈！」尼古林命令道，他這時覺得自己全身都充滿着力量，光明和無限快感。那隻健全的右手接過一束手榴彈，順便看了一下。

「如科夫，你留在這裏指揮。我最後命令你——絕不放他們過去！就是剩到最後一人也要擋住！」

甄壕離那個窪地要道有七十米遠。自動槍與機關槍照着尼古林掃射。他本能的向前跑着，他覺得這些子彈對於他並不危險。當他覺到有危險子彈飛來時，也同樣本能的向地上仆倒。子彈從他頭上飛過，打到離他後邊四五步的地上。他跳起來就又往前跑。

他到了窪地一個最窄狹的地方，看見了一個坑，有半坑水，他於是就跳在這個坑裏。他把手榴彈提在手中不使着水。他聽見了坦克越來越近的轟隆聲。

坦克是一個跟一個，沿着這狹窄窪地馳進的。當頭一架坦克已經走到他跟前，那滾熱的浪潮把他籠罩起來的時候，於是從坑裏站起來，就輕快地向轟隆的蓋輪下撲去了。

前進，到西方去！

轟然一聲，領頭一輛坦克向上一躍，打了幾轉就橫在溝裏了，其餘的坦克繼續往前

進路。在懸壕的戰士們都聽見了這個爆炸聲。

福米喬夫同老伯伯也都聽見這個爆炸聲了。

他倆是從浮橋中段的兩端接放自己手榴彈的，把手榴彈按在浮橋的接合處。他倆隔着浮橋說話，誰也看不見誰。

「按好了麼？」福米喬夫喊道。

急急的流水，沖得他搖動不定，他緊緊握着鐵絲索。水潑潑地沖來一團團的浪花和白沫。

「等一等！」老伯伯的回聲。

岸上的射擊聲加緊了，喧聲大作。「入家衝鋒了！」——福米喬夫想道。

羅馬尼亞人衝鋒了。他們看見自己想藉坦克來打擊水兵的指望已經垮台，狂怒到極點而實行衝擊。在橋跟前發生了交手戰。已兩次受傷的哈爾琴科向前一刺，刺倒了一個肥胖的羅馬尼亞下士，又向後用槍托一搗，結束了第二個。按着一刀又刺倒了第三個。與他並排搏鬥的，有杜科夫，火夫阿傑哈，以及胸前佩着「勞動」獎章的那位老哥薩克……羅馬尼亞人漸漸逼緊海軍戰士，每秒鐘都有闖到橋上的可能了。

「你快點呵！」福米喬夫向浮橋另端喊道。「聽見沒有，快些吧！快衝過來了！」

「好了！」

『我數一，二，三。』

『來吧！』

福米喬夫抓住一束手榴彈中一個露出的長柄。

『一！』

『一！』老伯伯從浮橋牙端的應聲。

『二！三！……』

福米喬夫趕快把手榴彈柄一拉，就拚命順着水往遠處游，他是本能的想離開爆炸。可是四秒鐘的工夫能游多遠呢？……

橋沉重的轟隆一動，轟地從當中冒出火焰來，馬上被一團熱烘烘的黑烟罩住了。一個被炸壞了的環節，沉重的在河浪上掙了幾掙便順流而下了，在隨着這段橋而下的碎片木屑中，有一個隱隱約約閃現了幾下的白東西，究竟這是福米喬夫，還是老伯伯，或者是一塊新沖起來的木片，未得而知……

羅馬尼亞人狂吠起來。他們已經把我們人從壘壕打退，逼向河岸了。他們還剩有一個希望，就是把橋恢復起來。不過離橋的這最後四十米遠，竟成了他們不能克服的路程。

『哈爾琴科，你還支持着嗎？』

『如科夫，我還支持着！』

火夫阿僚哈陣亡了。老哥薩克也流出血來……

當我們的坦克聯隊和驍勇的哥薩克團已向河岸開進時，我們的海軍戰士已剩無幾，總共剩有三十來人。刀槍砲火，震耳奪目的這一大隊人馬逕向羅馬尼亞寇軍追擊……

把渡口兩岸的羅馬尼亞人完全清除之後，我們的工兵就馬上工作起來。工兵們把截斷的橋樑又接了起來；至黎明時分，已經把橋恢復，我們的隊伍川流不息的渡橋了。

向西去，向西去，前進，攻擊！我們的步隊儼如流水一般長得沒有止境。載重汽車嗚嗚的走着。向西去！向西去！向西去！哥薩克馬隊踏的橋板轟轟亂動。為祖國領土光榮和自由，向西去！被水激得砰砰直響的浮橋在龐大坦克的重壓之下幾乎沒到水裏了，這些坦克在霧氣中好像更現得龐大與沉重了。開過去的砲，有大的有小的，有反坦克的，有高射砲。隨後就是迫擊砲聯隊，接着又是步隊，再後是哥薩克騎兵隊，坦克，大砲，然後又是步隊，步隊，步隊……

隨着軍隊一同向西馳進的有水兵哈爾琴科，有如科夫，還有尼古林隊伍中的其他戰士。

然而這時的情形，尼古林一點也看不見，一點也聽不着了。

關於黑海海軍水雷手伊萬，尼古林及其戰友的歷史與永垂不朽的光榮也就此告了結束。將來敘述這次偉大衛國戰爭的歷史家絕不會不注意到這些名字，一定會把這些人的大名撰述下來留傳後世。

在我國南方，一個海軍醫院的總醫生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安古金諾夫底住宅裏，可以看到伊萬·尼古林的像片，這是由照相藝友撮成，放到一張信紙大的照片。這位水兵本是俄國一個普通老實人的面貌，但是在他那兩道眉毛的皺紋間，在他那圓下額的微陡處，在他那倔強形的嘴唇上，隱約着他那內部無窮的力量。而他那沉思的兩隻眼睛，似乎在說：「我知道我是爲什麼活着，我知道，我以後應當怎樣過活！」

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把每次來的新客人都必須領到這張像片跟前，說道：這是伊萬·尼古林。當然您聽見說過：

並且每次總是帶着傲然的神情又補充說：

「他是從我的軍醫院裏出去存大事情的！」

(未完)

4/60

